

南大校友丛书

追逐阳光的人

风沙雁◎著

创意圈工作室出版

初版 2003 年 2 月

First published February 2003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追逐阳光的人

作 者 : 风沙雁

策划/设计 : 方桂香

封面绘画 : 陈建坡

出版/发行 : 创意圈工作室

Candid Creation

Tel:(65) 6273 7623 Fax:(65) 6275 6984

E-mail: candid_creation@lycos.com

Webpage: <http://go.to/candidcreation>

总 经 销 : 商务印书馆

Tel:(65) 6278 3535 Fax:(65) 6278 6500

国际书号 : ISBN 981-04-6594-7

定 价 : S\$12.00 / RM24.00

本书获:

国家艺术理事会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列为南大校友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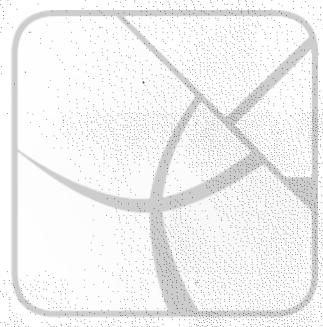


李氏基金

赞助出版经费

追逐阳光的人

张作良著



的草图工作室出版

目录

6 出版《南大校友丛书》缘起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8 序 / 又见芳草绿天涯 马阳 (中国)

15 前言

17 相思遗恨 枫叶飘情

74 万顷碧波，一脉清流

82 雪花飞扬，前景苍茫

100 湖光潋滟 心系何方？

145 海天迷蒙 春无归处

192 附录 / 三声清啸醒文苑 马阳

出版《南大校友丛书》缘起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前身是南大事业有限公司，经过公司全人3年全力策划与推动的孕育之下，“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于1998年4月4日注册成立，作为更全面贯彻与发展南大同学宏愿的延续形式。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虽然是一个成立不久的组织，但已定下目标，希望在2010年之前成为提供各种教育与研究相关的基金会。

一如工作计划书所拟定的使命，本基金会极重视发掘人力资源与素质的发掘与发展，因为人才培养，对国家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是无可计量的。21世纪是讲求知识的资讯时代，人才不但可以掌握资讯，更能转化知识为财富，造福人群与国家。因此，大力投入发展教育与研究，乃当今一些高瞻远瞩国家的首要任务。

顾名思义，本会是以教育与研究作为活动之本。沿着创会的宗旨，本会已拟定多项中、长期计划，在高级人才(特别是研究人才)的栽培，社会与经济课题的研究，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文化学术贡献的表扬等领域，有意作些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与努力。在推广教育与研究大业的同时，本会亦视情况的需要，出版一些高水平的著作，以鼓励文字创作，传播知识与思想。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是由一群南大校友(包括非校友)所发起的公益事业，是为承传与发扬南大精神的永继概念。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文教史上光辉的象征，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茁壮成长，却最终于环境的压迫下陨落，留下巨大的民族文教遗恨与创伤，让众多南大培养出来的学子与支持者悲恸不已，云南故园“独留青冢向黄昏”。然而，25年来的春风化雨所散播的种子，栽培扶植了不少英才。如今南大校友遍布世界五洋七洲，超过15个校友会与7个网际网络，大则为人类人文科技的进展贡献，小则为国家社会默默耕耘；南大所培育逆境中自我奋斗的南大生，相互磨炼出特有的南大精神，我们希望，这股难得的精神，今后还能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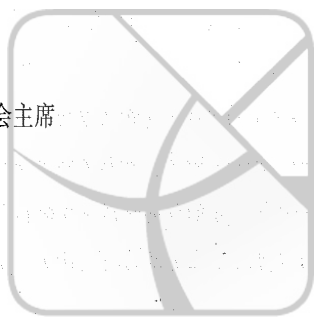
绵不绝，远播盛传。昨日我以南大为荣，今日南大以我为荣，应是南大校友有生之年不断努力的新方向。

《南大校友丛书》的出版，是本会出版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的结果。出版丛书不外鼓励校友继续从事文字耕耘的工作，通过结集出版的思想结晶，照亮后人。在此，我要感谢出版委员会主席林忠强博士、校友杨天德博士、张灿泉先生与黄宏荫先生的热忱资助，使这项丛书的首四本校友著作能顺利出炉，也希望此举能起抛砖引玉之效，鼓励各界人士慷慨资助，使出版系列《南大校友丛书》的理想，能连绵不断地推展下去。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

2003年正月



又见芳草绿天涯

——序风沙雁的《追逐阳光的人》

马阳（中国）

从表象看，风沙雁这部介乎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追逐阳光的人》（下称《追》），似乎有点“移民文学”、“留学生文学”、“侨民文学”的影子，但细读却又不是这回事。风沙雁《追逐阳光的人》、努山塔拉《岸海蒙蒙》、流军《归去来兮》，可视为新加坡文学跨入新时期带有“标志性”的作品。新在摒弃“小岛心态”，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扑面的历史风云，以及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激情。

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读到激动人心而又醒世警世的作品了，尤其在华族文化式微的时候，得见久违的“海燕”归来，世道人心怎不惊喜于其俏丽的容颜。检视其翼上残损，三十年风雪长路的壮美壮烈全现眼前。豁然醒自“反思”的大寐，我们终于听清辨清了穿过重重迷雾的历史回声：“不是告别，不是告别，是整装重新出征！”

历史迂回在物欲横流的功利社会，容易被误导而产生“历史终结”的错觉。无处不在的矛盾，注定这世界丰富多彩。独尊独霸独裁的“单边主义”，岂可主宰事物发展的命运？“不平则鸣”的文学，“言志载道”了数千年，倘若未曾窒息于“个体主体”的“洞穴”，在这思想灵魂充满电光火石的新世纪前面，必然有所回响。《追》无疑是回响中的清音，清音袅袅，能否催醒多少浑浑噩噩的浊世？文学功能抵挡不了刀枪棍棒水龙瓦斯，但总有被清音唤醒的智者，真的都无半个智人，这岛国便毫无希望了！

奇怪，近年境外有人非常起劲地鼓吹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断奶”的伟论。是无知吗？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种种蛛丝马迹透露，似是“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的外延，目的乃在“拓展生存空间”。断“人奶”，吮“狗奶”，岂不成

了世人唾弃的“狗崽子”？才挣脱旧殖民主义的枷锁，又堕入新殖民主义的桎梏？新马华社华教真会变得如此弱智而被鬼迷心窍？我从《追》中看到一群灵魂醒着的智者。他们从南洋大学一毕业，就遭到歧视排挤，不得不离开岛国，出洋留学工作，成为把青春才智献给异国他乡的天涯游子赤子。这些被“海峡殖民意识”打入冷宫的“下等公民”，在异域却是有大贡献于人类社会的专才英才，半点不逊甚至超越受英文教育的人，谁说“南大生”不行？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地区，不比你东南亚素质高和竞争激烈？“南大生”在那些地方，却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历史的进程证明，不是“南大生”不行，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对时代作出了错误的“研判”。

《追》的创新成就，在于以文学形式为华族文化正名正声正道。一群被迫而自我放逐海外的“南大生”，或留学，或工作，经过一番拼搏，成为令人艳美的教授、学者、专家、经理等等杰出人才，以自身的辉煌成就，足证受华教的学子，完全可以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不愧色。虽然作为母校的南洋大学，早已关闭，但它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日益凸显其有过的历史贡献而永垂青史。为了彻底“去南大化”，几乎把原南洋大学的硬件软件全部拆除，只留下一个铲掉了“南洋大学”校名的牌坊，孤零零地屹立在荒烟蔓草中。听说当年南洋大学建校时，曾发过重誓，谁拆牌坊，谁就“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可见始作俑者，在“弹冠相庆”得志得意便猖狂时，心里还是很虚的。

“去南大化”和“去中国化”一样，能“去”得了吗？我看很难，“难于上青天”。诚如《追》里描写的，流落世界各地的“南大生”，已经组织了一个“全球南大校友会”，常以各种形式聚合，形成了一股海外华族知识分子的“清流”、“清音”，其影响不会随他们老去而消失。在新马更难“去掉”，“南大精神”已融入华社华教。历史不是将而是已证明，南洋大学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它的不幸，就在于“功高震主”。华文教育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发展，光“留声”不行，更要“留文”，文字才是“族根”。无根的一代，即使富得流油，最后剩下

的，不过是一副“黄皮白心”的奴相。只有被世界各国瞧不起的份，如此贱格的“新人类”，能有前途吗？《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只要刮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为什么？因为这些树是在别处种大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们的根不深入泥土，一有暴风雨就会连根拔起倒下”，拿来比喻“无根的一代”，那就再恰当不过了。他们与“福摩沙之子”处心积虑欲要泡制的，满嘴“闽南话”（也是中国方言）大吹特吹“台湾的历史比中国历史更加伟大悠久”的“台湾民族”，一样滑天下之大稽。

《追》里描写的知识分子群像，有台湾留学生，但大多是“南大生”。尽管他们性格各异，如瑶岗的深沉苍凉、李世雄的慷慨激昂、高思民的睿智多思、薛春生的浮躁偏颇、惠慧的孤独清高，等等，然而都有一个几乎一致的信念：弘扬中华文化、关心中国前途、切盼中国富强。中国的复兴，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妖魔化所能阻挡的，它的成功和失败都系着全世界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心。这是历史的必然，过去现在将来甚至永远如此。中华民族本无宗教信仰，它信仰的是，五千年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这是任何历史恶浪逆潮所不能使之溃散的中流砥柱，有这亘古不撼的民族凝聚力之源，中国幸甚，海外华侨华人幸甚！

书中最能击中时弊的警世之笔，乃作者着意描写有“台独意识”的薛春生如何“改邪归正”的心路历程。他在同学好友的开导劝勉下，蓦然悔悟，拒绝“美国某机构资助一百万美金”，作为“办杂志鼓吹台独言论”的“运动费”。而且后来毕业在日本公司任职期间，代表日方与中方贸易代表团谈判时，更是经常暗中帮助中国，与中国的部长政要建立了良好关系。同学重逢时，竟情不自禁地说：“我改变立场了，我要做促进中国统一的事业！”同学们大赞他，“爱国变得多么热烈，每次当完日本人的通译，也不管三更半夜，总要邀中方的要员出来喝茶谈天，教导他们怎样与日本人讨价还价”。薛春生的思想转变，是

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为前提的，因此，又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信息，一只预示着“一国两制”东风浩荡的春燕。

不过，《追》中用墨最多的，还是“南大情结”。与其说是对被关闭的母校南洋大学耿耿于怀，无法忘却；不如说是对华族文化的深层意蕴，生死与共。历史的年轮铭刻着，新马华社倾全力创办于风云激荡的50年代的华文最高学府南洋大学，是华族文化传承薪火的灯塔，光辉煌彻环宇的一刹那，便成永恒。浪迹天涯的南大学子，永生永世追思追寻那段在“云南国”渡过的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飘晃在眼前的一道人类的彩虹式的理想”，激励着他们“朝向与众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目标迈进”。看着一万二千名“南大生”，一年比一年少下去，心中难掩悲情。但无须悲观，有哪个与五千年中华文化为敌的政客，能够一辈子“风光”？君不见周边某国，曾经来势汹汹地把中华文化几乎禁锢了半个世纪，连华人取名也不能用华文。现在怎样，不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追》由揉合着散文小说的甲乙丙丁戊等5篇“日记”，组成不是很规范的中篇小说。其实规范与否，并不重要，只要能比较充分地表现内容，这形式就是可行的。小说散文化早已有之，近年还有小说“辞典化”呢。创新与标新，有时难免混混，混不下去了，它就会改弦更张，用不着太过大惊小怪。我们说“现实主义道路无限宽广”，是指创作思想和创作精神，决定它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是无止境的。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杰作，是经受历史时代考验的真正经典。其中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祝福》、《铸剑》等不朽篇章，就融入现代、浪漫、象征、意识流等等手法，是真正的“以我为主，有容乃大”。至于热烙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在我们的《山海经》、《聊斋志异》等经典中，就已俯拾皆是，没有必要为“洋标签”匍匐在地。中国现在有不少很“现代”很“先锋”很“黑马”的作家，但仍然没有谁的中短篇小说，能比肩鲁迅的《呐喊》、《彷徨》。究其原因，是他们“先天不

足”，缺乏厚实的传统根基；“后天失调”，乃全盘西化，把“国际口味”一股脑儿吞进肚里，却消化不了，只好胀死。这些曾经叫得很响的“黑马”，都一匹匹荏了，没有一匹成长为“千里驹”，就是这个道理。

风沙雁留洋多年，见过“大蛇病屎”。他的不似那些仅“留台”或“足不出岛”的“现代汉子娘子”搞搞震，在于他原味民族文化传统根脉，决定着创新的成败得失。风沙雁的古典文学学养和“五四”传统比较厚实，所以行文造句，便见功力。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品味。激情文彩兼备，以人格和艺术力量撼人心旌。同样是海外华族知识分子，风沙雁笔下挥洒的是高尚，高行健嘴里吐的是无耻。“完全退回到自己的角色里去”，“把国家民族彻底从自身抛离出去”，只有人渣文痞才会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如此咬牙切齿，情义俱绝。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是民族败类。老实善良的无知者，以为他们是在为发展创新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着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一方面在“回报”洋大人奖授“门下食客”之恩；另一方面则为了极大地满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欲望。高行健就一再声称，他寻到的“灵山”和“天堂”，“就在女人的洞穴里”。这一“艺术语言”，最典型最维妙维肖地诠释了这伙民族败类的心态。

我论述过努山塔拉的《岸海蒙蒙》，有很强烈的“哲学”。我觉得风沙雁这部《追》，也有炫丽的“景诗”。也就是说，两人都以浓浓的诗情从事小说写作。正因为有“诗意”，文章便不同凡响。由于曹雪芹“诗意”特别强烈，《红楼梦》才无限凄美和精深博大。我欣赏风沙雁写景的诗笔。同样写日本上野的樱花，鲁迅先生这样写，“上野的樱花灿烂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风沙雁则这么下笔，“上野公园不带叶子的白樱，盛开时远远望去，像扑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白云，偶尔飘着春雨，微风吹拂，樱花就片片飘落下来，凄美极了”。都把樱花比作云，鲁迅先生只用两句，很传神，留下很丰富的联想空间。《追》回忆在南洋大学生活学习的文字，也充盈了撩人伤怀情绪的诗情，无愧无悔的青春岁月，永远是生命的亮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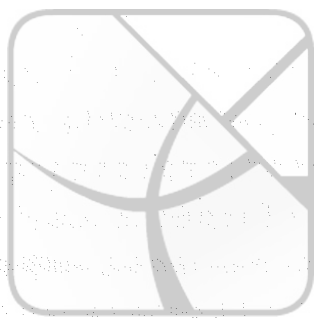
也许《追》的散文化，取决于它所反映的题材。不是吗？“形散神不散”的形式，正好表现萍踪四海、浪迹天涯的游子赤子的心境。五篇“日记”，叙述五次异国他乡的聚会。身世飘零，聚散依依。没有在落泊江湖中沉沦，得道于心灵维系着五千年绵绵不断的中华文化。如今“八千里地山河”，正在“细雨随心”、“青山着意”地蜕变成令中华儿女更加眷恋的“精神家园”。其实这五篇“日记”，只是匆匆一瞥，远远容不下这群“南大生”风雪长路的人生故事。《追》里写景状物叙事多是带感情的提纲式文字，若能展开来精致经营，便是很有创意创新的反映国际题材的长篇小说。风沙雁是有优势的，已过不惑之年，且眼高手不低，应该是可期许的吧！

最后谈一下关于所谓“地球村”和“国家意识日渐模糊”的问题。这仿佛有点“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诱人迷人味道，是否意味着康有为、孙中山所向往的人类社会快要实现了？非也！首先得弄清楚，从眼前唯一“超级大国”“单边主义”说了算的国际形势看，这“地球村”村长，它是要当定的了，决不会让“联合国”来维持秩序。既然如此，就绝对不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那么可爱了。至于“国家意识”是不是“日渐模糊”了？也得首先看看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嘴脸，它们模糊了没有？君不见“911事件”后，美国“星条旗”曾做得几个足球场那么大，从总统到平民，人手一面“星条旗”地振臂高呼“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万岁！”并且趁“反恐”之机，随心所欲地、“单边”强行将美国大兵派到世界各地，或入侵驻军，或狂轰滥炸，动辄撇开“联合国”摧毁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在其“国防政策报告”中，反复叫嚷不惜动用核武器，企图阻止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美国的“国家意识”哪有丝毫模糊，恨不得用“星条旗”把整个地球裹成它的“囊中物”，把世界人民圈成它的“西部印第安”。日本至今仍不承认不道歉“南京大屠杀”等等侵华战争罪行，连战犯僵尸都想从“靖国神社”里站出来耀武扬威，其军国主义“国家意识”有多么浓烈！还有那遭海内外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唾骂的两个

臭名昭著的“台独小丑”，白日做梦也想把中国固有领土台湾省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正在“潜进式”地搞“偷天换日”呢！人家不“模糊”，我们却一厢情愿地在“模糊”，除了自讨苦吃，决不会有好果子尝。国际形势如此严酷，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来不得半点天真烂漫啊！

多涂鸦了有关“地球村”的一段文字。如果“离题”太远了，那得请风沙雁多多海涵。是为序，如何？

(2002年4月6日改于广州珠江左岸)



前言

前年六月，我代表公司前往伦敦出席一个反毒品研讨会。在樟宜机场上英国航空公司班机时是晚上十点半。由于飞机刚从澳洲珀斯飞过来，机上乘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洋人，听语音与谈话内容，又以到英国探亲度假的澳洲人居多。

幸运的是，坐在我座位左旁的是位华人，他戴着副黑框眼镜，举止斯文，一入座后就打开手提袋，拿出一本英文书在阅读，我斜眼偷看，是一册介绍阿曼的小书。

因为机上有色种人搭客不多，我和他自然就倍感亲切。没多久我们就闲聊起来。他说他姓曾，名叫民颖。此次是从西雅图远渡重洋来参加全球南大校友会聚餐晚宴，归途因有事要到阿曼走一趟。

“我六十年代南大一毕业就到美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美国谋生，我太太也是南大生，她在西雅图当房地产经纪。”曾民颖说。

“这比在岛国生活更愉快嘛！”我说。

“愉快是愉快，但我的女儿和独生子却没机会念中文，我们为子女找华文老师找得好辛苦。”

“有机会在外国生活，总比终身在小岛上好。”我说。

“那倒是真的，但也有许多辛酸，是局外人所无法想像的。我这半生所见所闻，足够写成一本海外华人小说集呢。”民颖说。

我们就这样闲聊着，漫谈着，直到机座上的灯熄灭了，大家都倒头假寐为止。

飞机在凌晨两点十五分抵达阿曼，曾民颖匆匆与我告别，提了行李箱就下机。

飞机续程伦敦时，我才想起忘记与民颖交换地址，我有点啞然若失，悔恨

失去结交这么一位南大生的机会。

当我再上厕所回到座位时，突然发现曾民颖的座位上有两小本日记簿，我随意翻翻，里头写的都是异乡见闻录式的小说。我知道这两本日记对民颖来说，很是重要。他刚才说他半生所见所闻可以写成一本小说，这两本日记不就是他的创作吗？我赶紧把它们收了起来，这两年多来，我多方打听曾民颖的通讯处，却无法打听到，渐渐地我也忘了此事。

最近整理旧书堆，赫然发现了一册曾民颖写的日记，另一册却找不到。细读此册日记，发觉曾民颖在这众人都追求物质享受的年代，似乎特别关心华人与华族文化问题。曾民颖的感情真挚，他的想法或许天真了点，但在此时此地，有些人装模作样自认为进步，有些人又夜郎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更多的人则是在蝇营狗苟中过日子；比较起来，曾民颖算是清醒者。也因此，我花了好些时间，把曾民颖的日记整理，加上篇名，故事中的人名也略加更改，以免触及真人真事，就这样我把他的日记拿来发表。

相思遗恨 枫叶飘情



从密密的雨帘中看过去，南大校门牌坊耸立在野草丛中，狂风挟着密雨飘打牌坊，吹着野草瑟瑟作响。

赤道的六月闷热无比，又没有风，中午时刻，树叶在骄阳的直射下，闪闪发亮，好像就快燃烧起来似的。

于深思最怕在这样的天气下出门，但今午由于四位南大同学千里迢迢从温哥华赶来参加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作为东道主的他，就非得在酷热的艳阳下赶到机场去接机不可了。他气咻咻地从车子出来时，已是下午两点正，离这四位同学乘搭的班机抵境已过半小时许了。于深思有点紧张，这四位同学虽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但出国多年，最近一回回国时在1990年，离今已五年多，

怕他们对机场的一些新风貌与设备是会很陌生的。

上了抵境厅，一查班机着陆时间，还好这四位同学的班机才刚降陆15分钟，于深思松了口气，就站在19号闸门等待着。于深思的这四位同学都是在加拿大温哥华落籍的新加坡人，他们都学有专长，社会地位高，收入颇丰，就是有点人在异国，在文化上感觉到有些隔膜。也因此，他们经常到中国免费讲学，由此取得一点参与感的欢欣，也多少品味品味中华文化的芬芳。像李利民这位于深思南大时代同学的化学系高才生，他学的是尖端化学，人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业余则在家中为工厂化验产品，收入丰富得不得了。李太黄慧萍，也是当年于深思的同桌餐友，她在加拿大考取商业管理硕士文凭，如今在温哥华当房地产经纪，收入也不差；李利民夫妇几乎每年都自费到北京或上海多所大学讲课。于深思的另一同桌餐友何秋韵同样学的是高级化学，整天都为工厂化验产品，后来她觉得“一生帮商人制造有毒化学产品是罪过的”，因此，就辞职不干，如今在《世界日报》当广告经理。秋韵的丈夫吴思中则是于深思的同房同学，他学的是尖端物理学，也在哥大任职。思中与秋韵也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旅游，思中担任加拿大高级物理研究院院士，兼负责遴选海外学者前往加拿大作研究工作，因此他提拔了不少中国物理学家，也因此与中国学术界关系密切。

随着不少乘客出境后，于深思终于见到了这四位感情颇为深厚的同学。

“新加坡实在太热了，热死罗！”何秋韵拿下外衣边走边说。

“真是热死人。”李利民也附和着说，他一边脱下大衣，一边说：“深思，来来来，今天我特地带来了这位南大闭门前的最后一届的中文系学生余敢笑，他目前在哥大亚洲文化学院图书馆任职。”

于深思看一看敢笑，他四十出岁，眉清目秀，脸上颇有书卷气，就只是眉宇之间有股忧郁之气，深思说：“欢迎敢笑同学也来参加这盛会。”

“我算是海外的一个遗孤子吧？我在南大念书时，当局还建了游泳池与室

内体育馆，但想不到一年后就与新大合并了。”敢笑幽幽地说。

“他原来想回来南大图书馆任职的，后来只好在哥大找工作罗。”吴思中说。

“慧萍近况可好？利民时常欺侮你吗？”因为慧萍始终沉默着，于深思就这么打趣地说。

于深思与李利民及吴思中的感情最为深厚，在南大求学时，他们三人就经常在一起吃午餐和晚餐。这些年来，于深思夫妇曾先后去过温哥华三次，就都住在利民和慧萍的家，几次的漏夜长谈，他们的感情更为深厚了。于深思虽然是念中文系的，也爱思考问题，但为人活泼乐观。正如他当年的同房吴思中所说的：“你虽然念中文系，却不像一些中文系同学那样有‘孔夫子气’。”深思热情洋溢，活泼好动，利民和思中都是他当年篮球场上的队友。他们三人几乎每个黄昏都在篮球场上打球，四年的长期相处，毕业后又书信联络不断，结果他们三人连同慧萍及于太太萧湘涵也都成为好友了。

“湘涵为什么没来？”慧萍开口问：“她在忙什么？”

“刚好有个客户来见她，一时分不开身，今晚她就会来与大家聚餐。”于深思说。

“敢笑在温哥华生活得还如意吧？”于深思问：“家人这次都没跟着回来？”

“哎，敢笑到如今还是一条好汉。”利民笑着说。

“一条好汉”是当年深思、利民、思中等几位男同学之间的一句戏谑语。这戏谑语源于这几位男同学在大一时都曾追求过同班的女同学，结果都败绩累累，满身伤痕，而刚好南大那几年已开办研究院，他们就都誓言要报进研究院，从此不看同班的女同学，而愿当一条好汉。其中利民话说得最为绝情：“我老李从此专心读书，不再看任何女同学一眼，待毕业后我在报章上登诚征伴侣广告，到时应征者如过江之鲫，让她们去做尼姑。”

自此，他们几位不论在山岗上的任何角落碰面，就恶作剧地问对方近况如何？对方总是以一句“一条好汉”来回答。但事实发展的结果是，李利民到了第四年竟与同桌餐友黄慧萍谈起恋爱来，借句利民尖酸刻薄的话，那就是“捡到一块铁。”所谓铁是指第四年的南大女生，这是南大男生发泄心中失恋之恨的一句暗语，即“金银铜铁”。因为南大女生18岁读大一时，青春貌美恰似黄金一块，随着岁月流逝，再经过大学青灯黄卷式的僧侣生活的折磨，她们的美貌就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有此戏谑语产生。但这都只是戏谑对方的噱头，男女南大生都不以为忤的。

“啊，是吗？那倒无所谓，男子汉何患无妻？”于深思赶紧又开话题。

“根据当年我们非正式的统计显示，第一次恋爱成功者绝无仅有，也不够甜蜜。我们都是屡败屡战的过来人，身上伤痕累累的。”思中又调侃着说。

这话倒是真的，当年的深思、利民和思中可说是感情骨牌论的应验者，他们三人一年内都先后失恋，也因此他们相濡以沫，一起打球发泄怨恨，一起讨论问题以渡过艰难日子。尤其是吴思中，有一次睡到半夜突然惊醒过来，叫起于深思，问他某某女同学对他笑一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头大如斗，因为你吃了太多大头菜，白天夜里都作梦。”于深思生气地说，也难怪他，他明天要考宋词选。

“如果白玲对我没意思，那她为何对我微微笑？”思中继续说。

“微笑也有多种含意，那不一定是爱你的表示。”深思说完，倒头便睡。

“明天我找利民分析分析。”思中意犹未尽地说。

深思、利民、思中的深厚感情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他们也并不把当年的稚气的作风当作一回事，而是经常以此调侃彼此。

六人就这样嘻嘻谈笑声中出了机场，上了于深思借来的小巴士。

车子朝着东海岸公园大道穿行，利民、慧萍、思中、秋韵和敢笑都为沿途的鲜花绿树迷住了，频频赞扬新加坡市容的整洁美丽。

“新加坡的行政效率是没得说的，绿化也很成功。”于深思说：“许多外国政要来访问时，都很赞扬我们的成就，但事实上也有不少问题，比如说，我们路旁的树，表面上看起来，葱葱郁郁的，雄伟极了，但只要括起风下雨，总有路旁的大树倒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树是在别处种大才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这些树的根就不会深入泥土，不会破坏路的根基，但正因为它们的根不深入泥土，一有暴风雨就会连根拔起倒下。这些树叫做移植树。有人因此戏谑地说，我们引进外来人才政策的一个后果，就会像移植树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外来人才也会远走高飞的。另一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也落后得很。”

“我们在外国住上二十多年，也不感觉到遗失了什么？温哥华唐人街的华人色彩，比新加坡还浓呢。”吴思中说。

“这是地球村时代，国界已模糊了，唯一能系住人心的还是民族文化，还有有个可献身的场所就行，我在哥大亚洲文化学院当图书馆长，不只进一步品尝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连日本文化也了解了不少。”余敢笑感叹地说。

“我每年到北京或上海讲学，看到莘莘学子那股追求学问的热忱，我就无限感慨，异乡的知音有时比故乡的俗人是更可爱的。”李利民说。这怪不了他，二十年前他考取了华盛顿大学的高级化学博士，回来应征工作，主持人冷言冷语对他说：“李博士，你所学的知识太专门了，我们的社会还不需要。”就这样一句话把利民赶回西雅图，几经波折，利民与慧萍才跑到温哥华去，从此他俩就在这四季如春的太平洋旁的都会生活。

“我每回国一次，我就越发觉得自己无法融入这社会。表面上我们的社会保留了许多民族习俗，但那尽是些无关痛痒的小传统，我们的大传统诸如文学、历史、哲学，有多少人懂？”黄慧萍也发起牢骚来。

“慧萍说得好。我在《世界日报》工作，我对温哥华华社的情况较了解。真的，加拿大在提倡多元文化，我在那儿比在故乡更能看到有实质内容的民族文化。”秋韵也附和着说。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校门的那个牌坊。”车子来到南大附近，于深思不转向南大现校门所在处，却转向裕廊路上段的旧校门口所在处。

这时天竟阴暗起来，且下起倾盆大雨。这是热带特有的云阵雨，而云南园最常见到云阵雨。这雨铺天盖地而来，顿把热气全淋消了，车子靠近校门牌坊时，六人从密密的雨帘中看过去，南大校门牌坊耸立在野草丛中，狂风挟着密雨飘打牌坊，吹得野草瑟瑟作响，整个意境就像一幅凄风苦雨中的荒冢的景致一样萧杀。

“要下车来凭吊凭吊吗？”于深思问。

“不要啦！”秋韵嘶喊着，她的咽喉哽住了。

“我们到底是回来凭吊还是聚餐？”思中咕哝着。

“都有。但主要是聚餐，是找朋友深谈。”利民说。是的，自1992年首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举办后，会上由汉素音宣读的复办南大的计划，就一直萦绕在有心人的心中，利民就是其中的一位。但经过众人再三检讨研究此计划后，由于时过境迁，当年华人办学的热忱已消磨殆尽，大部分人都认为已无法复办南大了。

车子转进南大现校门后，深思六人就直往登记处办理领取宿舍钥匙手续。由于于深思事前的特意安排，利民、慧萍、思中、秋韵、深思与湘涵都住进工字型宿舍。只有余敢笑因事先没通知，只好安排在当年的第2座宿舍去，但也在工字型宿舍附近。

当六人在嘻哈谈笑间，于深思的太太萧湘涵到来。慧萍和秋韵一见到湘涵就惊叫道：“湘涵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貌美，你看我们都老了。”

“别嘲笑我，都五年没见面了，那能不老？”湘涵说：“旅途还愉快吧？从温哥华直飞新加坡，十四小时航程，真闷，也真累。”

“还好，在航程中我们看了三部好电影，其中以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

妮娜》最为精彩，我饱览了莫斯科与意大利的名胜风景。”利民说。

“哇！工字型宿舍的内部装修得实在美，与我们当年的一比，实有天渊之别。”思中坐在床沿边说。

“真的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秋韵感叹道：“从踏进新校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觉相思树全被砍尽了，从路边走着的学生的脸上，也感受不到当年我们那股追求理想的毅力与神情。

“这就是人家要邀请你们这些游子回来的用意，因为只有我们这些年近半百的老校友，才有希望唤回‘南大精神’。”湘涵语中带刺地说。

“我们已走到人生的秋天了，那有能力唤回春的活力。”慧萍幽幽地说。

“那倒未必，雪莱不是说过‘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于深思语带讽意说。

“好了，好了，大家先坐一坐，待我去第2座宿舍放置好行李，就回来与大家聚谈。”余敢笑着说，就提了行李走了。

“待会儿在永祺厅见面，我们先去那儿喝茶聊天。”于深思向走下楼梯的敢笑喊着。

二

坐落在女生宿舍旁的永祺厅基本格调并没变，但格局也与二十多年前的不一样，餐厅被分成几个摊位，有卖面汤的、印度饭的、冷热饮的，也有卖西餐的、煮炒的，形形色色，很像是个小贩中心。永祺厅旁的那间合作社，已改为电子游戏场。总之，一切都变了。于深思他们六人边说边走边感叹着。

六人坐下来后，就叫了茶与咖啡品尝着。不久，余敢笑也气咻咻跑来了。他提了十多罐啤酒来。

“这家伙，倒想得周到。”利民笑着说。

“高等学府嘛，可能不卖啤酒的。而且，加拿大的啤酒也不赖。我带来ice beer，是加拿大有名的啤酒，大家尝一尝。”余敢笑着说，显露出一身的活潑气。

七人喝下啤酒后，话题就来了。于深思先打开话匣子说：“这次重聚，我是把它当作好友的另一次重逢，人生短促，离多聚少，应该借此机会多谈一点对人生的看法。我是这样安排的，我们七人再加上湘涵的好同学冯欣菊，我们那年的同学章夏木医生与程英豪医生，恰好十人，还有李秀乐本来也在我们这桌的，但敢笑临时来了，只好叫秀乐到别桌去。”

“那不好，秀乐会不高兴的。而且，我也想问问他马来西亚的近况如何？”秋韵说。

“那就勉强挤一挤罗！”于深思说。

“今晚晚餐在哪儿吃？”利民问。

“我报名参加了‘南大式’晚餐，就是当年我们包膳的那种四菜一汤的方式。”于深思说：“真抱歉，我没时间一一征求大家的同意，都代你们报名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不过，最后那两天是自由活动，我倒想带你们到东海岸公园去吃海鲜，欣赏黄昏落霞映照海面的热带风情。”

“你安排得很好，我们是宾，你与湘涵是主嘛，应该由你们决定一切。”思中笑笑地说：“对了，谁是冯欣菊？”

“欣菊是我的同房同学，她念工管系。我们都比你们迟八届，是南大最后第二届学生。欣菊毕业后在建屋局任公关，后来辞职到夏威夷大学念旅店管理学，现在武秀旅馆当高级经理。她待会就会来与我们共进晚餐。”湘涵介绍道。

“章夏木与程英豪近况如何？”慧萍问道。

“很好！夏木在仙台行医，是妇产科专家，日子过得蛮写意的。英豪在东京的丰岛园医院任眼科主任，他是眼科专家，生活也过得舒适极了。不过，这两个家伙有很多牢骚，总诉说儿女会变为外国人，会失去母族文化。听林为佳

说，前几年他们两人曾去新加坡驻日大使馆询问有关回国后的就业问题。后来不知何故，就不再听到他们要回来的消息。”于深思灌下半罐啤酒，滔滔不绝地说：“哎，南大生都一样有失落感，回国后人家不重视你，留在可发挥所长的外国又担忧失去根，矛盾得很。”

“哎呀，算了吧，在这地球村时代，还怕在那儿生活会失去根，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你每天从网际网络所能取得的民族文化资料，恐怕比你在故乡一个月所能取得的还要多呢！”余敢笑说。

“林为佳近况可好？”利民插嘴问道。

“现在上海担任总领事。他说会抽空来参加聚餐，但到今天还没接到他的电话，可能是抽不出空来吧。”于深思说。

“秀乐在做什么？”思中间道。

李秀乐是中文系篮球队队长，与于深思感情不错，深思人长得高大，打中锋，两人合作无间，为中文系在系际篮球赛中争光不少。秀乐、利民、思中、深思等人，在南大时期每逢下午例必在一起打球，大家熟络得很。

“秀乐发罗，全马来西亚的轮胎代理都由他包办，钱赚得不少，但他为人慷慨，又热爱民族文化，听说他赞助了不少独立中学，也赞助了东方学院与新世纪学院。”于深思谈起秀乐，热情洋溢，勾起当年的美好回忆。

“东方学院办成，我在温哥华听说过。新世纪学院又是什么性质的学院？”思中间道。

“东方学院坐落在新山，新世纪学院在吉隆坡，就是当年我们在南大时有人倡办的独立大学，听说现在也已批准了。这两所学院都办中文系，可说是南大关闭后，海外华人毁家办学的另一次精神总体现。”于深思介绍着。

“啊！我记得当年我还捐过钱给马来西亚同学黄顺民呢。”思中回忆着说。

“我也捐过钱。”秋韵说。

“我也捐过。”利民说。

“我一样也捐过钱。”慧萍说。

“我们迟进南大，不知道有这回事。”湘涵说。

“真的，我也不知道南大存在时，马来西亚已有人在筹办另一所华文大学。”余敢笑也笑着说。

“噢！怎么又再下起雨来呢？”慧萍望向女生宿舍那儿，真的天正下着细雨，与刚才的云阵雨有所不同，这细雨像粉一样纤细，洒在盛开的九重葛上，把九重葛滋润得叶更绿花更红，灿烂极了。

这样的细雨飘洒的午后最有情调，它把右边的南大湖朦胧化了，它把南大行政楼烟雨化了，它更把屋子和花草诗意化了。这样的天气，是故人相聚谈心谈的好时机，更何况大家都喝了些啤酒，谈兴就更浓了。

“深思，这些年来你在文化界工作还得意吗？”思中间道。

“怎么说呢？在文化界工作，也不见得就能有所作为，就是一份职业，但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的来源全都靠这份职业。大势已去，华文水准一日比一日低落，年轻人能阅读华文书报的与日俱减，我们的行业是夕阳行业，文风不振，受华文教育者士气低沉，大家都相当消极。”于深思幽幽地说，语气哀伤。都二十多年了，当年他抱着到外国深造后再回南大执教的梦，随着1980年南大关闭后已破灭了。这些年来，他潜心钻研一两个课题，博士学位已获得，但年过半百，在事业上再度出发，为时已晚矣。于深思目前所想的是退休后，浪迹天涯，游山玩水，躲进世界任何国度的一所大学，研究一些海外华人的思想课题，以此娱度余生。他此时的心境就如这山岗的迷朦雨那样苍凉。

“你太过悲观了，深思，风物长宜放眼量，凡事要看得长远点才是。”思中批评着。

“我并不悲观，只是我前半生所走的路与你们的不一样，你们把青春掷在国外，我把光阴丢在故乡，都一样。我担忧的是，一个民族若失去了文化的根，将变得异常脆弱与没有生活方向。我常想起楼兰古国，这曾经繁荣过的西域古

国为何会在历史上消失掉？我们的国家会是现代的楼兰吗？”于深思望着南大湖那角的蒙蒙雨景说。

“这叫人黯然神伤的时代，若在故乡有可献身之处，我们又何须长年流落在外国。”利民伤感地说：“我能理解深思的悲凉心态。一个人若苦于无献身之处，那是很教人气馁的。深思所写的文章，是要有读者群才有意义的，而现实是，每死了一个受华文教育者，深思他们的报章就是少了一个读者，而新的读者增加得非常慢，去者远远超过来者，你要是报人，你能不情伤吗？”

“我在温哥华的《世界日报》工作，也有同样的感受，移民的第二代都逐渐丧失本族的语言文化，我们的报章读者全靠新来移民，这是很无奈的。但在新加坡，这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却也要面对母族文化日愈消失的局面，那是无法教人接受的。”秋韵说：“但一味悲叹也于事无补，深思，你应该做些在实质上可促进文化繁荣的工作。”

“深思他们刚组织了一个文学艺术研究会，也拟办一份学报，探讨国内外的各种文化、历史、艺术等等课题。欣菊担任总编辑的工作，目前正在收集稿件。”湘涵说：“我们也要向大家约稿。”

“这就对了。”慧萍说：“于无声处听惊雷，南大生最可贵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我可以帮你们审阅加拿大的同学的稿件。”余敢笑自动请缨。

“湘涵，我到处找你，你们怎么都跑到永祺厅来。”说话的是冯欣菊，高挑的身材，瓜子脸，单凤眼，一脸秀气。

“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学报的总编辑冯欣菊。”湘涵笑着说：“这位是余敢笑同学，是哥大亚洲文化学院的图书馆长。”

“余敢笑同学？”欣菊吟着：“我们似乎见过面吗？”

“我比你后一届，是第21届中文系毕业生。”敢笑答道。

“那就难怪罗，我是第20届工管系毕业生，相信路头路尾一定碰过面。”
欣菊说。

“都五点了，快到吃晚餐时间了。”湘涵看一看表说，并把利民、思中、秋韵、慧萍也逐一介绍给欣菊认识。

“我要先向大家拉稿，我们的创刊号的稿件收到很少，需要国外的同学支持。”欣菊说：“稿件可寄给我，也可寄给我们的学报设计员湘涵。对了，我忘了告诉大家，湘涵这些年来在创意公司搞广告设计搞得非常出色，是广告界的红人，名扬海内外。”

说完，欣菊就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大家看到雨丝渐渐小了，便走去第一餐厅吃晚餐。八人走进餐厅时，难免要跟东桌的同学打打招呼，跟西桌的朋友问问好。当他们走到第52桌时，夏章木与程英豪已坐在那儿了。

深思一见到他俩，赶紧拥向前去，紧紧握着夏木与英豪的手说：“抱歉，抱歉，我们一直在闲聊着，竟忘了晚餐时间。”

“没什么，我们才来了十分钟。”夏木说。夏木52岁，中等身材，粗眉毛，薄嘴唇向左右两边翘上，有股刚毅之气。由于长期在一所妇产科医院工作，接触的女病人也不多，夏木为人木讷，见了生人总会流露出腼腆神情。他此时站在餐桌旁，静静地，深思赶紧把他介绍给欣菊和敢笑，然后转向英豪说：“这位是我们的眼科专家程英豪。”说完后，也同时把欣菊和敢笑介绍给英豪认识。

英豪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脾气有点暴躁，一遇到不满的事，就会慷慨激昂地争辩。那年他在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的国庆宴会上，便当众演讲，诉说当局不批准他在新加坡行医，要考考他的英文程度的不是。

“我的英文已整二十年没说没读没写了，早忘得七七八八了，我要他们考考我的德文。你们知道的，在日本进入医院深造是要选修德文的，而不是英文，他们却不答应。我一气之下，就再跑回日本行医。这是什么道理？他们到底要我的医术还是我的英文？”程英豪的近乎嘶喊的声调，教国人与外宾都惊讶。

十人闲谈了一会儿，看看别桌的校友都开始用餐，而李秀乐却还未到，也就先行添饭用餐了。

晚饭开始不久，李秀乐才气吁吁赶到。他解释说：“抱歉抱歉，关祝安同学的手指在搬运其他同学的行李时被车门夹伤了，我们送他到医院施药，因此我来迟了。”

“坐下来，坐下来。”于深思边夹菜给秀乐边说：“我们刚开始。”

“这位是余敢笑同学。”深思向秀乐逐一介绍：“她是我太太湘涵，她是冯欣菊同学，其他七位就都是我们当年的同学，不用介绍了吧。”

饭吃到一半时，思中就问起秀乐有关东方学院与新世纪学院的事。

“都批准了。”秀乐说：“东方学院先开办中文系、电脑系与商业系。新世纪学院后年开学，也先开办几个重要学系，当然少不了中文系。而且，两学院的中文系都开设马华文学。在座有哪一位同学愿意回来效劳的？”

“我们都垂垂老矣。”利民感叹道：“我现在策划的是如何娱度余年，游山玩水，而不是再次冲刺。”

“话也不能这么说，老当益壮嘛，何况我们才五十出岁，这年龄对学者才是学问成熟的开始呢。”乐观的秋韵说。

“说得对，说得对。”秀乐赞扬道：“深思不是一向都想献身于推广中华文化的队伍吗？考不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再过几年我退休后再说吧！”深思说。

晚饭吃完时才六点十五分，深思等十一人就沿着南大湖漫步。雨后的山岗空气异常清新，树叶绿油油的，草地散发着清香味，湖畔的三几株柳树在晚风中摇曳着，颇有几分暮春的况味。行政楼前的那一长排槟榔树在雨后的清新空气中，纯白的穗状花儿开得很灿烂。利民、慧萍、秋韵、思中一毕业后就到加拿大留学，都二十多年没再回到这山岗上来；秀乐、敢笑、欣菊也整二十年没来，只有深思和湘涵时不时都上山岗凭吊一些旧景物。夏木与英豪当年

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远赴东京深造去，也一去二十余年没再到云南园。因此，这些对在籍的现南大生来说，是再平凡不过的景物，对这十一位在人生道路上饱经沧桑的老南大校友来说，却是充满辛酸苦辣滋味的媒介物。

凡在七十年代或甚至更早的六十年代，曾在云南园寄读过的南大生，谁没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风云激荡的年代，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混和着对飘晃在众人眼前的一道人类的彩虹式的理想的追寻热忱，使那二十年间的南大生都胸怀宽阔，满腔热血。他们不是没有儿女私情，不是没受过失恋的煎熬，都有的。但那年代的南大生，有更多理想令他们向往，有更多远大目标教他们追寻。他们很容易在感情的痛苦深谷中爬上来，并朝向与众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目标迈进。

这绝不是口号，当年摆在每位南大生面前的是这样的一道难题：毕业后到何处去觅职。受尽社会歧视与冷落的南大生，有些毅然远赴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等等先进国继续深造去。他们考取了硕士学位，更多的是考获博士学位，但出身不好，回来祖国依然受歧视。他们又出去了，并在外国找工作，把所学贡献给异国。世上有哪一所大学的校友聚会是在外国举行的？第一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就在数千里外的多伦多举行，第二届在美里举行，第三届在峇厘举行，只有这次的第四届联欢会才在新加坡原南大校址举行。南大生散居在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加拿大、美国、纽西兰、英国、芬兰、澳洲、日本等国或地区。

对前途的担忧，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这使南大生纵使多么柔情似水，也必然兼有几分刚毅之气。也因此，即使不少南大生称《绿岛小夜曲》是校歌，他们在歌唱时，那歌词中的“姑娘”很可能也代表着民族文化，而不只是恋爱中的“心上人”，这就是“南大精神”的其中一个要素。

什么叫做“南大精神”？有位校友这么说：“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和

语文的完整的根的需要。”这定义相当全面，但或许还有可补充之处。南大与新大合并为国大，南大生成为一些校友所称的“亡校奴”，这悲怆的情怀是南大生团结的力量，这团结的力量使南大生即使生活在天涯海角，也永远忘不了民族文化，也使任何南大生只要是遇上另一位南大生，纵使素未谋面，也会倍感亲切。如果可以打个比喻，那每位南大生就都是一把燭火，且是深具引力的燭火，可以彼此吸引并聚在一块，也因此，南大校友会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些校友会犹如一团团带着期望的大燭火，它们每次汇集就想追寻一个共同的理想，以发挥本身的作用，在一万两千名南大生逐渐在世上消失掉的过程中，它们所追逐的理想能一一实现吗？若不能，那它们就是一团团的流星的殒石，只供后人的凭吊，而这将是中华民族海外一支的余哀。

深思等十一人慢慢漫步到云南园来了。他们分为三批：湘涵、欣菊与敢笑一组；利民、慧萍、思中和秋韵一组；秀乐、深思、夏木和英豪一组。

云南园的景致大体上没变，只是园外的旷野建了好多座组屋，破坏了园林的宁静美；园内花草竹丛依旧，八角亭子的刻有“南大”二字的瓦片都被拆掉，一片不存，换上新的无刻字的瓦片，提到瓦片的事，思中开口了：

“当年瓦片被拆时，我托深思上去云南园捡了几片留作纪念，深思为我们每人寄来一片，我保留的那片现存放在我的古董摆设柜中。”

“哎！八角亭的瓦片没了‘南大’二字，这亭子就与一般公园的亭子并没两样了。”夏木插上一句。

“我在东京听人家说，本来连校门口的牌坊都要拆除的，但据说当年建牌坊时曾下过毒咒，谁拆牌坊会祸延子孙，所以承包商都不敢拆。”英豪大声说着。

“行政楼的保留，则要感谢日本名建筑师丹下健三，没有他的力陈行政楼风格独特，有保留价值，那也早被拆掉了。”

在游园过程中，这八位年纪较大的校友感慨较深，湘涵、欣菊与敢笑就

没那么在意园景与事物的变迁，尤其是敢笑和欣菊，尽在交换有关温哥华与夏威夷的资料，两人谈得十分投入，倒把湘涵给冷落了。

走上云南园的斜斜的坡道，就是文学院的所在地。但文学院早几年拆掉了，现在是建了很现代化的建筑物了，再也找不到当年流泛在文学院的那种朴素气氛。众人见此，难免又再叹息了好一会。

文学院再过去的商学院，与文学院左边靠近南大湖的理学院，也全拆除了。总之，这一切变化都教大家哀伤。这点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这从当晚游云南园的其他南大校友的对景物的指指点点，与偶而随晚风飘来的叹息声，就可获得证明。

众人步回宿舍时是八时许，谈兴犹未尽，便继续聚谈到十点。这时大家实在有点撑不下去了，尤其是利民、慧萍、思中、秋韵和敢笑，因从温哥华飞了十四小时才抵达新加坡，人更是疲乏得连眼睛都张不开。因此，在深思说出“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再谈”的结束语后，各人都起身回到自己的宿舍去，敢笑最先走下楼梯，步向第2座宿舍去，欣菊则单独住在工字型宿舍，与湘涵和深思相隔邻。

三

云南园的早晨是宁静幽美的，天气略冷，有点暮春的况味。

今早的山岗，与往常的并没两样，只是山岗这儿那儿，都悬挂着大中小红灯笼，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氛。昨天傍晚，深思他们忙着谈话，对周围的装饰没去关注。今早余敢笑很早就起身，洗刷好就下楼来到处逛逛，在宁静而微冷的清晨的空气里散步，不知不觉中就沉入回忆的思绪中。

快近二十年了，余敢笑离开这山岗后的第二年，就飞去温哥华深造，他念的是图书管理学，原本打算毕业后回来母校服务，想不到那年刚好碰上南大

与新大合并为国大，一切乱糟糟的，而刚好哥大亚洲文化学院图书馆又缺人，敢笑就在那儿工作，光阴似箭，一晃十八年就这样过去。在温哥华的这些岁月里，敢笑颇有成家立业的念头，但前后换了三位女朋友，都无法与对方缔结良缘，孑然一身在海外生活，日子过得很平淡，此次前来参加联欢会，昨晚与冯欣菊见了面，倒觉得这位可称为师姐的同学，在言谈上颇合得来，敢笑边遐思着，边往学生岗的方向走去。

学生岗是敢笑在南大时期经常上去的地方，那儿较少人，尤其是在清早里，更为宁静。在岗上可远眺校景，可听风涛，是澄清杂念的场所。敢笑此刻上山岗，还是为享受一下这宁静的气氛。

“喂，敢笑，这么早。”有人叫敢笑。

敢笑一看，欣菊正从工字型宿舍梯级走上来，笑咪咪的。

敢笑的心略为震荡了一会，就倒回头来等欣菊，并说：“早安！想不想上学生岗散散步？”

“好呀！欣菊爽朗答道。”

两人肩并肩上到学生岗时，朝阳正好照到山坡来，周围一片灿烂。

学生岗本身的改变也不小，学生楼已改为健身室了，学生楼角落的那间小餐馆也不见了。

“一切都变了，连个坐下来喝茶歇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欣菊埋怨道。

“南大变化实在太大了，以前我站在这儿远望，疏疏落落的乡村的屋宇这儿那儿散布着，早晚看炊烟从农家的烟囱冒出，那迷迷蒙蒙的虚无景象就会把人带进诗的意境中去。”敢笑回忆着：“现在却是一座座的组屋耸立着，是够整齐美观的，但缺少了一种教人留连的韵味。”

“连这儿的两棵松树也砍除掉，使这山岗显得光秃秃的，多难看。”欣菊说。

晨风相当大，刮得草地上的一两丛灌木歪歪倒倒。凭栏远眺，近处斜坡

上的讲师宿舍鳞次栉比依山坡的倾势整齐排列着，有点欧洲矮屋的风情。欣菊看了这些景象，不禁想起留学夏威夷大学的那两年生活情景来。

那年她二十五岁，单身到夏大读酒店管理，只身孤影在异乡生活，颇为寂寞，课余就经常与一些亚洲留学生交往，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河南省的，叫余斌彬，是学电脑的，人长得清秀，举止也文雅，与他交往半年后，欣菊觉得可以深交，隐然有点想寄托终身与他的想法，那年暑假，就跟着他到开封走一趟，才赫然发现他已有妻室儿女，欣菊的心碎了，在南大求学时，年纪尚轻，一晃四年过去，同班同学都四散了，昔日情谊无法延续，在建屋局工作的那几年，也没遇上可深交的对象。此次到夏大来深造，好不容易交上余斌彬，大家都谈得来，但他却已成家了。欣菊失恋了，在哀伤中渡过另一年半的苦读岁月。

回国后加入武秀旅馆当高级经理，交际面广了，见的人也多了，但都是萍水相逢，难得有机会深交。在旅馆工作十多年来，欣菊凑合了不少对情侣，却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理想对象。前年六月，在公司的晚宴上欣菊认识了富昌金融公司的财务经理莫楚生，他四十五岁，身高一米八，学识丰富，见闻广，为人风趣。欣菊与他单独相处几次后，的确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莫楚生坦承，他结了婚，有二男一女，与太太感情不是很好，但也没坏到须离婚的地步。欣菊曾挣扎了好几个月，最后决定与楚生断绝来往。欣菊为人善良，她不做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事。欣菊自昨晚与敢笑见面后，不期然地就对敢笑产生好感。敢笑为人虽不那么活泼，但谈吐举止文雅，做人态度诚恳，欣菊就是喜欢他的这些优点。

“你在温哥华生活还写意吗？”欣菊问敢笑。他们沿着陡斜的扶梯走下运动场，来到游泳池畔，两人就坐下来歇会儿。

“我非常喜欢那四季如春的气候。温哥华的春天非常美丽，伊丽莎白公园的花丛，在春天盛开时，真的是万紫千红，美得教人沉醉。秋天一到，温哥华处处的枫叶都醉红了，那更撩人情思。哥大的景致也不错，亚洲文化学院那一

和来自日本的两位同学，还有欣菊、湘涵和深思，一起跟我到东方学院参观，然后我们才转去迪沙鲁海边吃海鲜、听浪涛，并在那儿过一夜，六月七日才各自回去定居国。”

“明天傍晚我已安排好大家去东海岸海鲜中心吃海鲜，看晚霞。”深思说：“我们大家都同意了。”

“那后天清早我们才出发，先到东方学院，吃了午餐才续程前往迪沙鲁。”秀乐坚持着：“有反对的意见吗？”

“就这么办吧！”湘涵说，并询问欣菊与敢笑：“你们二位有其他意见吗？”

“也好，我赞成。”欣菊说。

“我没意见。”敢笑说。

“来，继续干杯。”秀乐乐极了，他也站了起来，逐一向每一位同学敬酒。他意气风发地说：“只要广义的‘南大精神’永存，我们就可以创办另一所南大，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这话基本上没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在任何一个角落寻求到经济独立与政治认同后，该民族就会有在文化与语文上寻求落地生根的强烈愿望。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这是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权利。华族的这种生存权利，在殖民地时代遭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压制与阻挠，华族的民族教育才得经历这么多苦难，且始终无法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

晚宴在十一点左右结束，但许多校友仍然不舍得离去。有些在湖畔闲坐，有些趁着月色在云南园漫步。于深思等十一人则带着喝剩的一樽半的色酒，来到一座八角亭，借着月光与昏黄的灯光继续喝着。

在闲谈中，敢笑突然提起新加坡人向外移民的情况严重不严重的问题，这激起深思的愤慨。深思说：

“直到今天，国人向外移民问题还是很严重，据说每年总有三千人外

移，多是有真材实料的优秀分子。最近的两项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想移民。当局对此甚为担忧，实行了多年的招揽外来人才政策虽收效，但外来人才会不会长久留下来也是个问题，整个社会的根基因而显得很松弛，无法削减移民的色彩，开埠百多年了，如果我们依然无法扎下根来，那这儿就会像旅馆一样，人去人来，却始终没有人想永远在这儿安家落户。”

“我在温哥华报章上也看到新加坡招揽人才的广告，看来每年移进的外来人才应是不少吧？”余敢笑说。他今晚喝了不少酒，脸色通红，人也变得较活泼与较爱说话。

“移进的人才比移出的来得多。”湘涵说：“但这解决不了问题，移出去的人具有本地意识与效忠感，若他们不断地外移，这就会动摇社会根基的。”

“哈，这不正和深思前天告诉我们的移植树的现象一样吗？表面上看来，我们的社会各个领域人才济济，但我们担心的是，万一有暴风雨，这些人才会不会如移植树那样连根拔起远走高飞？”利民半嘲笑地说：“年轻一代受过良好教育者，一有机会就移民，我们这批当年学成归来，想献身国家者，却或因英语说得不够流利，或因偏见与成见，而无法找到可能施展所学的工作，只好长期流浪在外国，为外国作育英才，以至直把他乡当故乡，如今垂垂老矣，即使再度归来，也很难适应这社会了。这是历史的错误，也是我们的悲哀。”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欣菊插嘴说：“这是地球村的时代，国家观念日益模糊了，各国都在推行延揽人才的政策，各国都有好多杰出人才移民他国，不只是新加坡才有此种现象。”

欣菊的想法比较接近敢笑，这也难怪，他们都是七十年代末的南大生，在改制后的教育系统的教养下，他们的民族情意结，或甚至国家观念，就不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的南大生的来得深沉与牢固。欣菊一方面由于个性较豪放，有男子气概；另一方面也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时常接触到上层人物，耳濡目染，眼界较为广阔，因此她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是相当远大的。她与深思、利

别的场面，整个校园就像市集一样热闹，但人人脸上都有一股即将离别的伤感。

深思等十一人起身起得特别早，他们聚在永祺厅用早餐，众人心情都相当沉重，只有欣菊例外，她笑嘻嘻地说：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武秀集团收购了温哥华岛上维多利亚市的一家酒店，公司总裁昨夜告诉我，我下个月将被派去那儿接管酒店，到时我就可以与慧萍、秋韵等同学相聚罗！”

“维多利亚市我去过一次，对那儿的情况我较了解。”余敢笑说：“到时我可以当向导，带你到处走走看看。”

“来，来，利民、思中、慧萍、秋韵，请在我的日记簿上留下联络地址与电话号码。”深思的同班同学花蒂玛此时出现，把众人的话题又开了。

“深思、湘涵、夏木、英豪、欣菊，还有敢笑，也请你们留下通讯处。”花蒂玛逐一向众人要了地址电话号码，并和众人一一告别，才走了。

花蒂玛一走，众人正要续谈欣菊将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市接管酒店的事，这时马来西亚科技部长圣涛、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周本福来到，他们是利民、思中当年同系同学，都是当年理学院的学生。

思中、利民、圣涛和本福，在南大时期感情深厚，只是毕业后大家各奔前程，长期没见过面，骤然相遇，难免都惊讶于对方的容颜的苍老。

两人坐定后，就与众人寒暄一番。圣涛问秀乐：“轮胎生意做得还好吗？”圣涛与秀乐不时会在盛大宴会上碰面，对彼此的情况较熟悉。

“马马虎虎，可混饭吃。”秀乐说：“像你就好罗，领固定的高薪，社会地位也高。”

“我的苦你们不知道，我实在也想退休了。”圣涛说。

“别老诉苦，南大生能在政界崭露头角并非易事，我们在国外生活也很不容易。我的看法是，在国内的各个领域有南大生在，多少也可以做点有意义的

事。”思中说。

“来，大家以茶代酒为圣涛和本福祝福。”利民说：“我们都快三十年没见面了，不妨借此机会聚聚谈谈。”

“深思、夏木、英豪近况可好？”本福问道。

“我照旧在报馆工作，夏木和英豪都还在日本行医。”深思答道：“这位是我太太湘涵，她是冯欣菊，武秀酒店的高级经理；这位是余敢笑同学，现在哥大亚洲文化学院担任图书馆长。”

本福边听边笑着说：“后期的南大生出路都不错嘛！”

“敢笑在加拿大也失业了好一段日子，受英文教育的国人要在加拿大觅职都不容易，更何况我们这些华文教育出身的。”秋韵说。

“你们几位在国外生活的几时飞回居留国？”圣涛问。

“原本是星期一走，但秀乐想带我们去参观东方学院，并游一番迪沙鲁，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在星期三才走。”夏木说。

“是应该去看看东方学院的，它其实就是一所小南大。这些年来，华文教育的重镇可以说已转到马来西亚来了。”圣涛说：“我因职务在身，一时无法分身随你们去走走看看，不然我是应尽地主之谊的。”

这也是南大精神之一，南大生无论在哪儿得意，并不会因此而骄傲起来或看不起其他同学，贵为部长的圣涛和本福也不例外，他俩夹在这十一位南大同学中间，与他们一块吃炒米粉或炒面，喝普通咖啡或茶，一点也看不出部长的身分与派头。这该怎么解释呢？大概只能从“同是天涯沦落人”此角度来看待此种现象了。

在现实中，南大生代表着占华族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下层阶级，他们在任何领域担任要职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不是受到人家特别的照顾。可是，在以英文或马来文为行政语文的国家，南大生在行政语文上是处于劣势的，再加上成见与偏见，南大生在事业上是举步维艰的。正是这种处境使他们团结在一

块，在国内如此，在国外更不用说是凝聚在一块了。

因有政务在身，圣涛和本福提早离开。众人看看时间，离开办理退房时刻也不多，也就一起去办理退还宿舍钥匙手续。

六

东海岸公园是新加坡滨海公园中最突出的，也是海岸线最长的，它是新加坡海景中的灵魂部分。在东海岸公园看海，每一段都有它的特色。阴晴晨昏，景色也不一样，它的千变万化的景象，使人百看不厌。在烟雨蒙蒙的早晨，它像一位娇嫩的少女，含羞答答，有几分纯真，也有几分忧郁，这样的时刻，最适合与伴侣撑伞漫步其间，谈些近乎梦的理想。在朝阳高照的清晨，它波光闪闪，又像极一位非常活泼的少妇，对前景怀有美好的期待。这样的时刻，你可以在那儿慢跑，待跑得疲乏了，就坐树下石椅上，看波光闪烁，看飞鸟上下翱翔，想一两个你平时无法想通的问题。黄昏的东海岸公园最富情调，若是下着细雨，人静坐在亭子内看雨丝飘在波光潋滟的海面，就有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万愁尽释，若是天晴，那晚霞映照海面所营造出一派迷朦景象，就真教人忘却一切人间的恩怨。

天

念 为了让海外的同学欣赏黄昏的热带海滨风情，深思安排大家在五点抵达海边。那是个阴天，但夕阳依然灿灿烂烂照在海面上，时值潮涨，海浪滔滔，晚风频吹，众人走在绿荫下，心旷神怡，愉快异常。

他们还是分为三组漫步，组合一样，即深思、秀乐、夏木和英豪一组；湘涵、欣菊和敢笑一组；利民、慧萍、思中和秋韵一组，由免费停车场到小贩中心的一公里多的路，十一人在谈笑声中不知不觉已走完，时为五点半，小贩中心顾客很少，面海的桌子很多，众人走得有点疲，口也有点渴，因此深思建议大家坐下来喝茶稍息，待六点多才去海鲜中心吃饭，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好。

十一人照旧分为三组分别坐在相靠近的桌子喝茶，一坐定后，欣菊便高兴得直喊海景很美。

这倒是真的。从小贩中心望出去，蔚蓝一片的海面，映着落日溶溶的红光，好多艘大油船停泊在远处，掠过海面的海鸟与缓缓驶过的小舟相映成趣，浪拍石岸的巨响，隐隐约约可在这宁静的黄昏中听到，此情此景，人生能有多少回可看到？连住在温哥华，时常都可看到海景的那五位校友都称赞故乡东海岸的海景真美。

连续一阵赞扬声后，敢笑就开口了：

“欣菊，今早你说武秀集团收购维多利亚的一间酒店，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详情吗？”

“对了，敢笑你不提此事，我倒忘了。”欣菊说：“那是一间小酒店，据说离维多利亚港不远，我们的总裁说要进行翻新，把它改装为较高级的饭店。下个月我就会过去接管一切，并安排购买一些新配备。到时我倒要麻烦你，请教你一些问题。”

“维多利亚市我相当熟悉，我在哥大读书时认识的一位同学，现在一家木材公司担任销售经理，到时我再介绍他给你认识。”敢笑说：“奇怪，新加坡的企业家近年来好像到处去活动，如收购人家的酒店啦，在外国搞房地产投资啦！”

“这不奇怪，这是国策。”湘涵插口说：“新加坡的经济已成熟了，在国内再发展的潜能不大，只有展开第二只翅膀，向外发展，这叫做经济区域化。”

“哦？是吗？”利民从旁桌倾身过来问：“那经济区域化政策收效多大？”

“收效不太大，前进时遇到不少阻力与波折，但也不能走回头路，这是我们唯一的求发展的道路。”欣菊继续说：“我们的企业家到中国、越南、缅甸、泰国，甚至柬埔寨去投资设厂，去开拓生路；也到南非、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先进国去投资，去寻求更宽阔的生存空间。”

热带的海滨的景致醉死人罗，就不知早晨的迪沙鲁的海有多美。”

用完晚餐步出饭馆时，已是晚上八点，夜黑如漆，海风又大了起来，澎湃的海浪声响不绝于耳，众人感到有点冷意袭人，就都随秀乐到他所特别预订的套房聚谈。

八

迪沙鲁的黎明十分宁静，游人很少，朝阳像个透明的大血球，从海上冉冉上升，它红光四射，把海面映得十分炫眼。才一眨眼，朝阳就跳出海面，亮光大放，又把海面映照得金光闪闪。

余敢笑起得特别早，他有早起的习惯，这习惯十余年来没改。他蹑手蹑脚步出别墅，不惊动众人。他缓缓漫步到海边来，一看朝阳照着海面的闪闪发亮景象，不禁一楞，海风迎风一吹，更教他精神为之一振。他私下叹道：“这热带的早晨的海，实在美得无法形容它。”

来到一棵椰树下，他远远看到一个倩影，颇似欣菊。这不可能吧？欣菊就睡在他隔壁房，他早上都没听到有人开门出外的声音。再近一看，敢笑不禁惊呼起来。

“欣菊，你怎么这么早就起身呢？”

“是呀，我要看看日出的情景。”欣菊笑着回答：“坐下来一起看看早晨的迪沙鲁的景色吧！”

“好的。”敢笑坐了下来。

收音机正播放着小提琴演奏的《伏尔加船夫曲》，这首原本极豪迈的民歌，在小提琴演奏下，在这海浪汹涌的海边听来，竟然优美得像是萧邦的钢琴抒情曲。

“欣菊想得真周到。”敢笑暗中自语：“她真的懂得生活情趣。”

在外国十多年了，敢笑始终无法找到一位能与他起共鸣的异性朋友。连续三次的失恋，他努力读书，借此忘掉一个人在异乡生活的寂寞滋味。此次前来南大聚会，碰上了冯欣菊，与她交谈，尤其是在学生岗的那段交谈，使敢笑隐然发觉欣菊就是他所想追寻的终身伴侣，此刻坐在她身边，看她那么投入音乐与美景，敢笑更进一步相信，欣菊实在就是他的理想情侣。

欣菊此时并不说话，她真的沉醉在美妙的音乐与早晨的海景中。她也隐隐约约感觉到，敢笑是她可考虑的伴侣。她都四十一岁了，前几年经济蓬勃发展，她买卖了好几间屋子，赚了百多万元，后半生的生活是不成问题了，苦恼的是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可托终身的对象。她近日来就去上如何欣赏古董的课程，一方面充实自己，另一方面也打发空闲时间。

敢笑与欣菊都是属于最后一批的传统华校生，他们抓住的是传统的尾巴，他们与深思、秀乐、思中、利民等人都不太一样。敢笑与欣菊有传统华校生的生活较严肃的特点，但缺乏传统华校生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较没历史的包袱，可是他们又没传统英校生的乐观奔放与只顾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倾向。也因此，当他们失去嫁给或娶回同届的同学的机会后，他们就不易找到对象。套句敢笑的自我解嘲的话，那就是“我们是幸存的稀有品种动物。”也因此，他们不易找到知己。

就因为知音难寻，敢笑与欣菊乍相逢，便都暗暗爱上对方，只是还没说出口来而已。

两人默默地连续听了两首优美的小提琴演奏曲后，欣菊才开口说：

“这些有别于传统演奏的古典音乐，通过小提琴演奏出来，真的教人听出耳油来。”

“我较喜爱听这种普及化的古典音乐。”敢笑说：“雅尼通过通俗手法把古典乐曲的优美意境演绎出来，这受到不少人的訾议，但我却认为这种做法很可取，在普及古典音乐方面成效卓著。”

“这是全温哥华市华裔争取来的。”敢笑说：“八十年代华裔代表呈上报告书，要把唐人街的中华文化色彩加浓，经过几年的斗争，华人的要求被批准了。”

“加拿大政府这么开明，这么能够容纳异族文化吗？”欣菊问。

“我不是曾对你说过，加拿大推行的是多元文化政策，它也不只是对待华族好，对日本文化也一样让它发扬光大。”敢笑边走着，边指着路边的富有日本色彩的装饰的建筑物说：“今晚我们就在这家日本餐馆吃饭。”

此刻他俩漫步在里契蒙街道旁，这是温哥华市七十年代末才开发的市镇，日本移民所占的百分比相当高，街景也就富有日本文化色彩，最好的日本餐馆自然也就坐落在此。

秋寒易提高人的食欲，两人坐在新大谷餐馆后，敢笑就点了一盘各式生鱼、一碟寿司、一盒天妇罗。敢笑与欣菊各自喝下一碗豆酱汤，浑身暖洋洋的，舒适极了。

欣菊不太敢吃生鱼，敢笑则不断地吃着各式生鱼片，也喝下两小瓶日本米酒，他露出得意的神情说：

“在加拿大吃日本餐绝对合算，比新加坡便宜多了。我的日本朋友说，这儿的日本餐，价格还不到东京的四分之一。而且，鱼片新鲜而丰厚，质感特重。”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日本食物？”欣菊问。

“食物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食物的清淡，其实也是它的文化精神的体现。我说过，接受任何一种文化，一定得整套地接受才能得其精华。”敢笑说。

两人步出新大谷餐馆时，已是晚上八点半。秋雨还在缠绵着，欣菊不禁颤抖起来，敢笑见状，赶紧脱下御风衣套在她身上，并牵着她的手走向灯光灿烂处。秋风挟着秋雨飘打在两人身上脸上，他们相依偎着御寒，在这异乡的夜里。

十

1997年的温哥华的秋天特别温暖，已是十月中旬了，街道旁的枫叶还未全红透，但路上已堆积了好多红彤彤的小枫叶。秋的温哥华是雨季，几乎每天都下雨，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从早上一直滴至第二天，然后又连续到第三天，偶而有一两天放晴，市民的脸就充满欢欣。

于深思、萧湘涵、章夏木、程英豪、李秀乐五人，在吴思中、何秋韵、李利民和黄慧萍的带领下，在卡比拉诺吊桥上漫步，紧随在他们背后的是汉城大学中文系讲师张厚德与加拿大多伦多医院脑科主任张翼燕。张厚德是敢笑的同系前辈，与敢笑交情不浅；张翼燕则是吴思中的南大同学，原本念动物系，后留学加拿大转念医科，二十多年来不断钻研的结果，已是多伦多医院的名医生。这十一人是为出席余敢笑与冯欣菊的婚礼而聚在一块的，结婚日期是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因为章夏木、程英豪与李秀乐第一次到加拿大，想观赏观赏这儿的名山胜水，就提早抵达温哥华。今天是十五号，星期三，天下着毛毛雨，十一人走在这长一三〇公尺，高七十公尺，悬挂在林木苍苍的卡比拉诺峡谷上的吊桥，有些惊险，也很刺激。

走完吊桥再倒回来时，众人已有点气喘吁吁的，便在吊桥旁的露天咖啡座喝咖啡。此时雨势渐渐小了，周遭的野草翠绿得拧得出水来似的，菊花盛放，五颜六色，含着雨珠闪闪发亮，整个环境胜过仙境，众人赞叹不已。

喝完咖啡才早上十时多，吴思中建议，到亚当河看鲑鱼回流产卵去。

“这鲑鱼列队回归亚当河产卵是一盛景，到卡比拉诺吊桥游玩的旅客，一定会去参观鲑鱼回潮的。”思中说。

“鲑鱼列队回归是从十月七日至二十九日，为期二周，今天是十五日，应可看到其盛况。”秋韵补充说。

“鲑鱼在河流源头孵化出生，在大湖长大，而后沿流入河出海，到大洋中



秋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街道旁的霓虹灯把枫叶映照得更为艳红，这秋雨洒枫叶的情景，真的摄住这群南大生的灵魂，他们选择继续流浪的道路。

莫砍岭上松，小小松树有大用，用朝长成变大树，敢挡东南西北风。”

秀乐唱的是当年风靡新马的电影《刘三姐》中的一首小曲，那是那时代所有青少年都会哼的曲子，更不用说这群当年是走在时代浪尖的知识分子。

“什么莫砍岭上松，连大树都砍掉了。”秋韵激动地说。

这话也没错，与新世纪和东方学院比较，南大的确是棵大树。大树砍了，再来培植中树，这路多遥远呀！

众人听了秋韵的话，就不再议论此课题了，大家东拉西扯至到宴席完毕。

秋夜的温哥华特别冷，尤其是五帆酒店那一带，因为靠海，晚风括得特别猛且大，众人一踏出酒店的门，就瑟缩成一团，赶紧搭了德士回各自的酒店去。秋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街道旁的霓虹灯把枫叶映照得更为艳红，这秋雨洒枫叶的情景，真的摄住这群南大生的灵魂，他们选择继续流浪的道路。

万顷碧波，一脉清流



在这枫叶红透的仲秋，周遭的菊花盛放如春，万紫千红，与青松翠柏的绿色一相映，就绝似一幅彩画了。

我从遥远的塔斯马尼亚岛飞到北美的温哥华，是在十月初枫叶红透的季节。我此次是代表塔斯马尼亚大学中文系，来出席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国际汉学研讨会的。哥大那天清晨下着绵绵细雨，把原本就充满诗意的校景衬托得更似仙境了，我与续弦娇妻漫步在小径上，竟有点进入少年情怀多伤感的境况的感觉。隐隐约约里，我怀念起青年时代寄读的云南园来了。不过，哥大怎么说都比细雨朦朦的云南园更撩人情思。尤其在这枫叶红透的仲秋，周遭的菊花盛放如春，万紫千红，与青松翠柏的绿色一相映，就绝似一幅彩画了。

我悄悄地对妻说：“若有机会，我愿在哥大养老。”

她抿着嘴笑着说：“好呀！我随你。不过，我也很喜爱塔斯马尼亚岛的宁静生活，在那儿生活了三年，感觉不是满好的吗？”

“好是好，但比起来，温哥华较有生活气息。”我们趑进校园内的一间咖啡座后，我这么幽幽地对妻说。

“静也有静的好处，在塔大生活，节奏是慢了点，但日子过得很充实，倒有点像王维晚年生活在辋川园一样写意。”妻望着窗外的细雨飘在比手掌还大的红枫叶上说。她陷入这诗情画意的境界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原本任职的文化机构数年前高层人员有所更动，一向待我好的数位高级职员相继离职。与他们敌对的另几位高级职员掌了权，他们认定我是属于敌对派的，就在工作上诸多挑剔，多方为难，我忍受了两三年，实在无法挨下去，三年前从香港南华早报的征聘广告看到塔大在招聘中文讲师，就投函应征，结果被录取了，便这样与妻飞来澳洲南方的这个孤岛生活。在塔岛生活，除了生活较寂寞外，并没什么不便，我常想，一个自我放逐者，能找到这么一块宁静的土地生活，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我此时不想打断妻的遐思，就独自回味着刚才主讲人宣读的那篇《五四运动的反思》，这时有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坐定后，他不停地注视着我，神情奇异，妻用手肘碰了碰我的腰说：“这人你认识吗？干吗这样看着你？”

我有点不高兴，再定神一看，不禁脱口一叫：“李世雄教授，李教授，你怎么也来了。”

李世雄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瑶岗，我找你找了好多年。自从香港一别，几年来我都想联络你，但听新加坡朋友说，你已离开任职机构，现在澳洲的一所大学任教，却又说不出大学的名字来，我想联络你也无从联络起。今天我来这儿参加研讨会，遇到你了，我们可以畅谈这些年来的生活变化了。这位是……”他指着妻问。

“我的新婚太太，我前妻四年前患脑癌逝世了。”

“哎！瑶岗，你的生活道路真不平坦呀！”他感叹道，眼眶都红了，但立

即改语气说：“生活不平坦也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力，你说的是吗？”他对着妻苦笑，算是安慰我，也在征求她的同意。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我被公司派驻东京分行的代表，初临乍到，有一天在火车上交上了李世雄这热血汉子。

李世雄其时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钻研的是人类学，满腔热忱，说要把所学的献给中国，再也不回台湾了。那一夜特别冷，冬雪在我家窗外飘着，雪花堆积成堆，把窗外映照得白皑皑一片，与深红的山茶花相映成趣。他夹了块烧鸭头说：“瑶岗，咱们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我就要到贵国进行一项调查，以作为论文的资料，你有何指教。老实说，我对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都很钦佩，我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年，在那儿我找不到根，那儿不是我终身的居住国，我不要让我的子女都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我想在贵国大专学府找一个职位，然后再进入中国，把我所学的学识献给它，我要中国的人类学也走在时代的前头。”

“你怎么老是吃鸭头与鸭颈项。”我前妻夹了块鸭肉给他这么说。

“我生平最爱吃的就是鸭头和鸭颈项，瑶岗，你实在是我的知己。”

“那是巧合，我们中午到横滨中华街去买烧鸭，那烧鸭店只剩下一只烧鸭，但有好几个鸭头，我想瑶岗喜欢喝啤酒，就把全部鸭头买下来，也好让您与瑶岗一齐畅饮尽欢。”我前妻说。

“那好，我就不客气多吃几个，也破例喝点啤酒，离家乡这么多年了，今晚在贵府倒觉得像是回了家似的。”李世雄真的喝起啤酒来了。

不一会儿，他的脸就通红了，看得出他的酒量很浅，今晚他喝了半杯啤酒真的是心情愉快的缘故。

“对了，瑶岗，刚才我问你，我要到贵国收集资料写论文，也想在那儿找份教职，你的意见如何？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李世雄边吮着鸭脑髓边对我说。

“我的意见是多开眼睛少说话，而且，在那儿呆一阵子，你对敌国的看法可能就会改变。”我借着三分酒意这么说。

“是吗？”他很惊讶。

随着我前妻白了我一眼，又用脚踢我，暗示我别在初交之友面前谈论时事，我就把话题转了。

那一夜，我们谈到凌晨三点才散，他拖着踉跄的步伐步回他借宿的亲戚的家。

三年后，一个下雪的夜，我回家时赫然在信箱上发现一张李世雄留着的便条，信是这么写的：

“瑶岗，造访不遇，未能畅谈，甚怅。我资料已收齐，预计六个月后论文可完成，贵国二大学均有空缺等我。港大也拟聘用我，思前想后，加上在贵国期间亲眼目睹各种现象，又咀嚼兄长一席话，我决定接受港大聘书。我永远不会忘记像你这样坦诚待人，且又有见识的青年。像兄长这样的耿直者，若长期蛰居小都会，实为浪费。兄非池中物，何不背包走天涯，到世界各大都会闯一闯。愿与兄共勉之。”

世雄留字

读完便条，我思潮起伏，长夜不能眠。我此次来东京，是颇有几分破釜沉舟的打算的。但数月来，公私皆忙，实在腾不出时间来进修，而要背包走天涯，我当时以为只有拥有博士学位或从商才能如愿。从商非我宿愿，攻读博士课程便是唯一途径了。

可是职务太重，我此愿望到1980年我卸任从东京归来，还没法实现。往事如烟，于今想起，无限感喟，时不我予，我此生看来只有身老“星洲”了。

在返国前路过香港，我与世雄曾有小聚，在一家湖南餐馆，吃有辣味的菜。其时他在港大任职已三年，对香港的一切都熟悉得很，我前妻与孩子跟着舒巷城的太太逛街，当晚就只有我们两人对酌吃菜。

“我在东京看过你写的一系列对中国的观感的文章，很有见解，很发人深思。”我望着餐馆外的璀璨的街景说。这东方之珠的夜，依然散发着迷人的色彩，炫耀着繁华之光。世雄长期生活在此。当年的想献身中国的理想或已消磨掉了吧？我因此故意提起他写的有关中国观感的系列文章来。

“我刚去了洞庭湖回来，洞庭湖的自然生态被破坏了。你知道吗？农民竟然在湖中洲上种甘蔗，以人粪施肥，污水全流入湖中，长久下去，湖中生物都会死光的。我前年去四川考察，农民把山上的树木都砍伐殆尽，我当时就说这要闹水灾的，果然不出所料，去年四川发生史无前例大水灾。中国啊，中国啊，我将要如何帮助你呢？”世雄激动了，他滴下一滴眼泪。

我从香港朋友那儿知道，世雄深具湖南人的热血特点，早在台大念书时，他曾与三五好友暗中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被人密告，被抓进牢里，打得肋骨断了数根。这铁汉子一身忠诚，只想为祖国与民族尽点心力，助其繁荣昌盛。可现实令他失望，他说只好暂时呆在香港，看看将来是否有机会再回国。

那一夜我看到世雄滴下的眼泪，我的思潮起伏不已。我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屈辱中的中华民族，要在现代社会扬眉吐气是绝非易事，世雄的伤感是可以理解的，但谁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这巨人的所有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是点点滴滴的工作，我经常到内地的少数民族的地带去考察，回港后再作报告。我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的前进有点帮助。”世雄依然红着眼眶，慢慢向我倾诉。

“在这特定的历史时代，身为知识分子，我们也只能量力而为，看情势特点有利人类前进发展的研究工作。我此次回国后，立刻会辞掉这份工作，我会加入文化界的工作，但在一切只讲求功利与物质的小岛上，我能做多少工作，也完全没把握。”想起自己的前景，我不禁也伤感起来了。

“瑶岗，你倒也不必这么伤感，这些年来，我在香港生活，倒领悟到一点人生道理。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没卖民族，没卖国求荣，虽身在国外，若所作所

为都是会促进民族，甚至全人类前进的，那就应该无愧于天地了。”世雄陪我走回旅馆时这么劝慰我。

我走进旅馆后，依然站在进口处的玻璃窗前，看着他有点驼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夜色中。

时间一晃就是十多年，我真想不到竟会在这秋雨缠绵的温哥华遇到李世雄。我端详着他，他并没变，只是头发稀疏了，白发增多了，脸色有点沧桑。

“你想喝点啤酒吗？对不起，瑶太太，我知道瑶岗喜欢喝啤酒，你不介意吧？”世雄依然很热情。

“他每晚都喝两罐啤酒才睡，我已知道他的陋习了。”我太太嗔怪道。

“白天我不喝酒，谢谢你，世雄。就谈谈这些年来你的生活情况吧！”

“大体上没变，还在港大教书，家人都移居多伦多，我作了太空人，一年里飞来飞去，好忙碌的样子，我并没放弃要把所学的献给中国的理想，但人事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容易安排呀！”

“中国的好多知识分子都想往外跑，一到外国就不想回去了，追求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会想到献身祖国。”我太太插口说。这倒是真的，我在国内国外就遇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利为重，那有什么理想可言。一些懂得靠帮腔捞资本的，还投函给报馆言论版，发表一些赞扬老外掠夺文明的先进，讥笑同胞崇尚美德的落伍，以及鼓吹西方的月亮又大又圆的高论，看了真叫人气愤。

“话也不能这么说，人民想往外跑，当政者是应反思反思的。”世雄说。

“我想这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现象，当年台湾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一心只想往美国跑，后来台湾经济发展起来，就业机会多了，学有专长者不就一个回流吗？当中国知识分子回流时，中国的前景应该就会逐渐光明的。”我附和着世雄。

我一向主张，凡人都有权利选择居留国，但却无权选择民族认同，因此

在这地球村观念日益普及的年代，除了效忠对象绝对不可不是居留国而外，我在文化上是采取民族认同的态度的，也因此，一个人只要在一生中曾做过对民族或全人类的进步有过促进作用的事业，他就是一个好人。我并不认为李世雄家在多伦多，人在港大有什么不对。只要他的心仍向着他的祖国，他的民族，只要他的所作所为对民族有贡献，他就是一个好人。

当我们离开咖啡座，再度撑伞走在雨中去出席下午的研讨会时，我就对世雄说：

“你这些年来所写的研究文字，我相信对中华民族一定有启示作用，你应该把它们编纂成专书，让更多人分享你的智慧。”

“我会的，我其实已出版了三本专书，这次我回港再邮寄给你。瑶太太，在塔岛生活习惯吗？”世雄说。他怕冷落了我太太，就这样顺口问了一句。

“还好，我喜欢宁静的生活。待你的书寄来后，我一定详读。”

研讨会的第二场主讲者是李世雄，论题是《从华人移民看中华文化的特征》，论文的重点围绕着华人勤俭成家致富后，又会毁家办学维护与发扬本族文化的特点。来论述华人移民与列强的殖民在本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而华人的维护本族文化也不似列强的强把本族文化施予殖民地子民的蛮横作风。论文立论严谨，推理合乎逻辑，赢得在座的听众不少掌声。

研讨会结束后的次晨，我们又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温哥华。在机场再次碰面时，李世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跟我们道别，并带着半怜悯半鼓励的语气说：

“瑶岗与瑶太太，你们在塔岛生活，寂寞是寂寞了点，但多少也负有宣扬中华文化的任务在，真是不虚此行了。对了，瑶岗，你与塔大的合同还有多少年，想不想过来香港执教，我可帮你留意留意。”

“想，当然想罗。”我回答着。

“希望李教授帮我们多留意罗！”我太太也这么说。

世雄的飞机先我们的起飞，他得先进闸门，我们目送着他走远了，直到他的身子被墙壁隔开了，我们才走向一间咖啡座喝茶待机。这时，我不禁想起此十数年来，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对海外华族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冲击是何等巨大。中国开放了，我们看到它的丑陋处，也看到它的长处，它像一片汪洋，呈现着万顷碧波，在这片碧波中既有携带垃圾的浊流，也有一尘不染的清流，李世雄，还有好多好多我所认识的中国的外国的华族学者，就都是清流，这股清流，会流向何方，尚难确定，但它流向哪里，那儿就有希望。

当飞机从温哥华机场起飞，我看到太平洋的碧波万顷，我告诉太太我的比喻，她点头同意，并把脸望向窗外，我也随着她向外一看，朵朵白云就在机翼下飘浮，恰似我们今后的生活方式。



雪花飞扬，前景苍茫

一、樱花盛开游大石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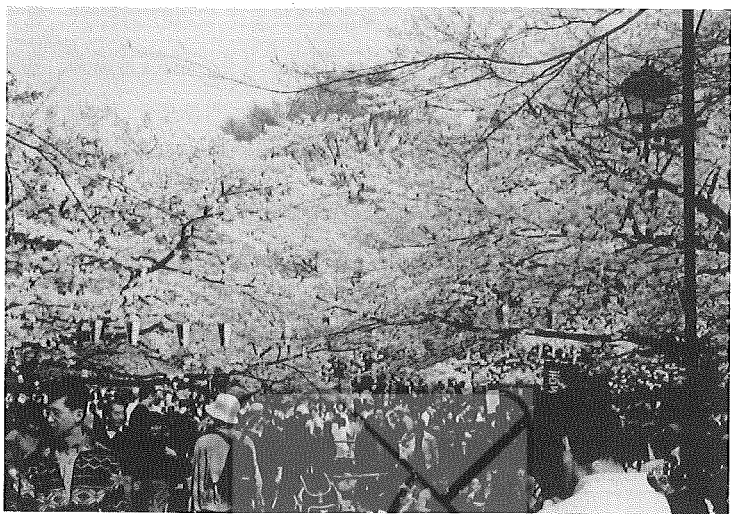
樱花盛开的大石寺的周遭简直是一片仙境，微雨在嫩寒的清晨滴着，樱花带着雨珠在轻风吹拂下飘洒下来，呈柠檬黄的树叶饱含着露珠晶莹发亮；用大理石砌成的寺庙的建筑物洁白闪光。我们一群二十多人，在我的总裁王希男的带领下，于春雨飘洒樱花飞扬中畅游日莲正宗的大本营大石寺，我们走在也是用大石块铺成的小路上。

这是我到日本的第二个春天，在挨过了三个月的冬季的肃杀景象后，骤然看到万木发芽，百花盛放的盛况，心中的欢乐是难以言喻的。与我一样兴奋的是那五位留日学生，三男二女，一路嘻哈，笑声不绝，尤其是薛春生，更是谈兴十足。

那年我三十出头，首次出国，来到这气候文化迥异的扶桑，心灵受到很大的震荡。我年轻，充满着对社会的不满与前程的希望，脚一踏进日本，就颇有故乡一别不再回，从此挂剑走天涯的气概。这五位留学生都只有二十多岁，少年意气风发，又都对各自的国家或社会很不满，与我接触了几次后，就都成为我的好友，我则俨然是他们的小领袖，举凡节日庆典或有什么郊游活动，他们都到我家集合，再集体外出用餐或活动。

“天下何处没春天，但东京的春天，尤其是大石寺的春景竟是这么样的迷人，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感到自由的空气的新鲜，我真的爱上这异乡的春。”薛春生像在吟诗，也对着林蕴丽傻笑说。

我知道的，春生对蕴丽情有独钟，但蕴丽来自新加坡的一个富裕家庭，又长得好看，傲气十足，对春生的追求毫不理睬，甚至有点讨厌。春生来自台北，是台大高材生，考进东大，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志向是当外交官，思想倾向台独，对台湾当局非常不满。春生家境不佳，只靠微薄的奖学金并不够支付生活费，课余就当导游，也因此日语讲得比其他留学生流利，人也成熟多了，



要在樱花树下唱歌喝酒跳舞，得到上野公园或新宿御苑去。

就只在蕴丽面前总爱装得活泼幽默，以博得她的注意，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瑶先生，你看他这个鬼样子，神经病。”蕴丽白了春生一眼，指着他的鼻子说。

春生对我苦笑着，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我会是神经病患者吗？”

“别太大声说话，以免吓飞了那对黄鸟，你们看它们多亲热呀！”谭武志嘘着说。武志也来自新加坡，在明治大学读园艺系，是自费生，课余靠在餐馆洗碗碟赚取生活费。他个子高瘦，肤色黝黑，有点像马来同胞。也许是长期钻研园艺的缘故，他对自然景观十分敏感，也懂得生活情趣，与我最谈得来。

随着武志的提醒，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向眼前那棵盛开的樱花树上去，果然在千万朵白色樱花丛中，站着一对娇小的黄鸟，在微雨中身体紧贴着身体，像是互相取暖似的。

“要是能在这些樱花树下喝酒唱歌，该多快乐。”说话的是许云飞，他来自马来西亚，在东京工艺大学就读，已是工程系二年级，是我们的先辈，见识都比其他留学生和我丰富。

“别胡说。这佛教圣地怎可喝酒？要在樱花树下唱歌喝酒跳舞，得到上野公园或新宿御苑去。”我的总裁王希男说。王希男身材矮胖，六十出岁，满身活力，头脑灵活，但很好色，日语说得颇流利。不过，有一次在宴会上遇到一位曾在星日文化协会教日文的日本人矢口，矢口竟然说我讲的日语发音正确，合乎文法，并偷偷指着王希男对我说：“他说的日语是军人说的日语，七凑八凑的，是支离破碎的日语，没有文法可言。”

我当时似乎看到王希男听到矢口的评语，就不置可否地又开话题。事后我想想，矢口或许是在暗示我什么的。我知道，王希男曾参加过抗日活动，日治时期被上司出卖了，为了保全全家人的性命，他成为日军的线人，他的日语应该是在日军营中学会的。

因为王希男出声了，大家就都规矩了点，便静静地跟在大石寺的响导的背后，静静地听他的讲解。

“我真想不到樱花盛开的景色是这么漂亮的，尤其是在微雨中看着带雨珠的樱花，更是醉人。”陈惠慧终于开口说话了。陈惠慧也来自新加坡，是奖学金获奖学生，念日本文学，日语说得也蛮流利的。她文静，人长得也甜，但不太说话，属于冷艳型淑女，因此众男生对她不敢造次胡言乱语。

“酒不醉人人自醉。”王希男倒过头来对惠慧笑着说：“惠慧真的醉了么？”王希男的这种经常在年轻异性前显露的色迷迷嘴脸，是我最讨厌的。

“请进，请进，无任欢迎。请坐，请大家喝茶。”我们走进大石寺的接客厅时，女主人就殷勤地招呼我们，这才把王希男所引发的不快气氛给冲淡了。

“你的顶头上司为何这么低趣味？”告别大石寺时，薛春生偷偷问我。

“老色魔！”林蕴丽加上一句，轻声说着：

“春色撩人嘛！”许云飞调皮地说着，并把食指压着嘴唇嘘了一声：“他来了，别再谈了。”

果然，王希男正边和日本男女主人告别，边笑吟吟地对我们说：“还好玩吗？”

“好玩，有机会还想再来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在我的记忆里，我和这五位留学生的相聚，这是最为轻松快乐的一次，其他的聚会，不管他们五人一齐来，或三三两两分别来，我们总在探讨将来做什么，在这不平凡的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套句薛春生的话：“这是伟大的时代，中国150年来的屈辱将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这是亚洲国家扬眉吐气的时代，找了一百多年的路的中国，终于找到了出路。”

二、夏夜长谈

日本的春的气息，在樱花盛放时节最为浓郁，上野公园的不带叶子的白樱，盛开时远远望去，像扑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白云，偶尔飘着春雨，微风吹拂，樱花就片片飘落下来，凄美极了。新宿御苑的樱花，有雪白的，有粉红的，又带着密密实实的叶子，看上去有充实感，在那儿的樱花树下野餐，喝着樱花茶，吃着甜品，都很有情调，种在日本外务省外的那一排樱花树，在春寒抖峭中也开得十分灿烂，我每早上班都须走过外务省，抬头一看那些满开的樱花，心情就特别愉快。

日本因为在二战犯下罪恶深重的过错，我一向对日本人并不好感。但大和民族办事一丝不苟的态度，却使我印象深刻，表现在建筑物与古迹的维修与保留工作上，就是具有整洁、精致的特点。樱花盛开固然美，但若缺少了公园的清洁和有条理，那花是白开的。日本的花树，似乎都是给古建筑物上颜色的材料。我初到东京，就深深感受到唐诗宋词的意境就流泛在它的公园里、小巷

中、民居里。大石寺周遭的圣洁气氛，加上樱花盛开的渲染，春雨缠绵的点缀，就俨然是道道地地的佛家极乐世界的民间版本。

那次游了大石寺后，这五位留学生好久再也没一起来找我，倒是薛春生不时打电话来问东问西的，主要话题都围绕着林蕴丽，他大概认为蕴丽是新加坡人，我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情会多点。其实，我所知道的一点资料，也是从使馆那儿得到的。看来这位胸怀壮志的年轻人，已迷上了林蕴丽。

谭武志偶而也打电话来，像那一晚都十二点多了，我家电话响个不停，我在睡梦中被吵醒，一听，竟然是武志从学生寮打来的。他用颤抖着的声音说：

“瑶岗，我在睡梦中被地震震醒了，为什么会这样？”

“日本处在地震地带，地震在日本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好几次，有时好几个月一次，有些感觉得到，有些轻微得没法感觉出来。”我一边扭开电视、边回答武志。果然，电视播报员在描述刚才的地震，属于5度中震，震央在静冈县，没人死伤。

那一夜，我给武志折腾到凌晨两点多才入睡。

许云飞是三位男生中最成熟的一位，他对日本的了解比我深刻多了，自然不会像武志那样恐惧地震，但时不时也会打电话来聊天，问些有关我的工作情况的事，看得出他对我这机构的工作甚有兴趣。

云飞年纪并不比春生或武志大，但人非常成熟，似乎也没有涉及他那样的年纪一定会有的男女恋情的事。

蕴丽与惠慧就从来没打过电话给我，大概是受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的影响吧，但她俩的动态，我由那三位男生的谈话中，也略知一二。

“春生的确是爱上了蕴丽”云飞说：“更好笑的是武志也在追求惠慧。”

其实，武志爱好园艺，惠慧学文学，两人若相爱，倒是蛮登对的。

春生就在忙碌中过去了，时序一进入夏，天气立刻转热，学校也放了暑假，留学生都回国度假去。

天气一日比一日炎热，我真想不到，东京的酷热，比热带还厉害。除非有必要，我在下班后都直接回家享受冷气，不去逛街了。

一个同样酷热的周末夜，我躺在懒椅上听一卷小提琴协奏曲卡带，从窗外望出去，那晚的月亮特别圆，星星也不少，东京铁塔更是万灯灿烂。在听着《夏夜》这首旋律优美的抒情曲时，我真沉入乐曲的意境中去。

就在此时，有人来敲门，我在生气这家伙竟然打断我的遐思的同时把门打开，赫然看到薛春生神色暗然站在我面前，他幽幽地说：

“瑶岗，真不好意思，没给你打电话就直接来找你，不会打扰你的欣赏音乐吧。”他看到录音机还在旋动，就这么道歉着说。

“进来嘛，干吗老站着。你瘦多了，没回台湾去度假？”我边招呼他坐，边倒了杯茶给他。

“我整个暑假有四个旅游团要带，忙坏了，没时间回台湾。”

我端详着春生，原本就瘦瘦高高白白的他，显得更高更瘦，在灯光下，脸色也苍白多了。这一定是为情所困，我猜，但不问他。

“蕴丽、惠慧、武志和云飞都回国去了，剩下我一个在寮里，像今晚没工作做，就闷得发慌，便来找你谈谈。”

“瑶岗，我有一件事始终想提出来和你讨论讨论，但一再犹豫，都没提出来。今晚我想非得与你详谈不可。”春生忽然神色凝重地开口说话。

“别见外，直接提出来吧！”我说，心想，春生你这家伙，还不是与蕴丽的恋爱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春生吸了一口茶说：“美国某机构一名要员那天约我吃饭，说要资助我一百万美金当做反台湾的运动费，要我一面办杂志抨击台湾当局，一面鼓吹台独言论。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是要接受呢？还是拒绝好呢？”

“这事关系到你一生的功过，也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统一问题。作为你的好友，我不希望看到你为了个人的快乐而沦为民族罪人。”

我尽量压抑着激动的感情这么劝导春生。

“我看不惯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我也不赞同中国的一些措施，我觉得中国一向来都没照顾台湾，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我是念历史的，深切了解在日治那五十年里，台湾人民受过多大的苦难。为什么我们要与中国统一呢？新加坡只是一个小岛，尚且能够独立且繁荣起来，台湾没理由不能独立。”春生激动地说。

“从历史上来看，台湾一向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搞台湾独立的人，都将是历史罪人。更何况，你现在若是在得到外国的资金援助下来制造台独舆论，你的罪名会是双重的：民族罪人兼卖国者。”我按捺不住激动的感情。我一向坚信，人有选择居留国的权利，但没选择民族认同的自由。我效忠我的国家，但我认同于我的民族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领土的统一，作为外国人的我，由于是炎黄子孙，我可以关心这事，有权利议论此事。我不可让我的好友成为石敬瑭或秦桧，帮助好友远离歧途邪道是我的责任。

我越说越气愤，我把春生挽留下来，要他今晚留宿在我家，彻夜长谈此事，反正今天是周末，明天我们都不用上班。

我拿出柜子内的一瓶菊正宗日本米酒来，又从冰箱拉出花生、煎饼等零食，关了收音机后，两人就再辩论下去。

“春生，以你的才智与学历，又兼能中日文，出身台大与东大，你的前景是很光明的，何必为了一笔钱，为了发泄胸中的怨气，而受外国人牵制摆布呢。”酒过数巡后，我乘着点酒意晓春生以大义。

“瑶岗，别说得那么严重，我还没接受别人的献议呢。我只是把你当成知己，先告诉你有过这么一回事。你别忘了，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也是在吸取中华文化的养分中长大的。我知道民族英雄和汉奸的分别，我了解人活着并不只是为自己谋幸福，我不敢说我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但我也受到三不朽精神的感召的。”春生的脸泛红了，一半是酒精促成，一半

也是激动的结果。

“如果没有理想，我何必跑来日本读书？我伯父是台北市长，我是台大历史系金牌得主，我若留在台大继续攻读高等学位，我何愁不能在台湾搞出个名堂来？”春生更激动了，他首次亲口说出他的伯父是台北市长，又自己考获台大历史系第一名这些事。

春生的伯父是台北市长，这点我早就知道，他的才华我也看得出来，但今晚他亲口这么说出来，显然是在强调自己的有志向、有理想。

“人生天地间，短短数十寒暑，荣华富贵转眼成云烟，要紧的是给后人留下一点雪泥鸿爪，才不枉此生。”我半醉着说了这么一些掉书袋的话，算是结束了有关有人要给春生一百万美金的话题。在我的脑子里，我想着要问春生的别一课题是他的恋爱故事。因此，我在春生低头沉思时这么说：

“春生，来东京半年多了，你的生活过得还好吗？我是指感情生活方面而言，我看得出你对蕴丽情有独钟。”

“我都二十六岁了，我想我应该有个异性朋友，我不再回台湾了，我会在东京建立一个家。蕴丽的确可爱，我是蛮喜欢她的，但她高傲，不易亲近，对我也不很礼貌。我为她煎熬过好几个星期，我的心似乎已死了。”春生以低沉忧郁的语调说。他先前的激动情绪变为有点哀伤了。

我在灯下偷偷地端详了春生一眼，他的脸虽因酒精而泛红，但也掩饰不了苍白与瘦弱。这年华正茂的青年，在爱情道路上触了礁，在事业上刚浮现一道梦幻的彩虹，又给我戳破了。他此时真的有点身心交瘁，懒洋洋躺在沙发上，不言不语了。

这时我抬头看看窗外，天竟泛白了，看看墙上的钟，才凌晨四点。日本的夏天，太阳起得特别早，我们都疲倦极了，倒头便睡去。

三、深秋游日光

经过那夜的长谈，春生与我的感情进一步加深。在接下来的交往中，我知道春生已拒绝那要员的资助。

“我要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路来。”春生说。

在我的内心里，我是有点内疚的。我那夜苛责春生的语气是太重了点，怎么说，他只是我的朋友，而我却以长辈的口吻教训他，这有点过份。不过，看来他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而这还是我特别喜欢他的原因。

日本的夏天虽然酷热，但为期甚短，随着七月的盆踊舞会的结束，梅雨就来了，一转眼八月就过去，时常一进八九月，天气便转凉了。到了十月中，枫叶与其他落叶木都转红了，湖中变得异常清彻，天空似乎特别高，所谓的秋高气爽，我于此深有体会。

十一月杪的一个周末，春生、武志、云飞和惠慧约我一起到日光国家公园郊游。林蕴丽没来，听云飞说，她在闪避春生的追求。

日光的深秋，树叶都红透了，华严瀑布尚未结冰，这高约百公尺，宽有10公尺的瀑布从悬崖上冲下，精彩极了。中禅寺湖湖光潋滟，蓝得出奇，我们五人都租了脚踏车环湖踏着，秋风送爽，大家都神采飞扬。

中午在一家日本餐馆用餐，大家点了一些典型日本菜，还加了些山菜，吃得津津有味，也喝了些啤酒，话题就来了。

“我回到吉隆坡半山芭的故乡去，一切变化不大，感觉上是土著政策对华人很不公平，我越来越不想回去，学成后我想在新加坡找份工作。”许云飞先开口，这些话自然主要是说给我听的。这年轻人念工科，讲求实际，整天只想将来怎样赚大钱。

“新加坡的变化就大罗。”谭武志说：“泛岛高速公路建成后，现在正在建筑海岸公园高速公路。组屋区一建再建，私人公寓也处处都是，听说非常抢手，

大家都在买屋卖屋，一买一卖之间就赚了好几万元。”

“发展得太快了，连我小时候就读的联华小学也搬迁了，我想到旧校址去凭吊一番，却只看到一座座的尚未完成的组屋耸立着。”陈惠慧幽幽地说，很伤感似的，她到底是念文学系的，感情丰富了点。

“春生，谈一谈台湾的近况罗。”云飞看春生只顾吃饭而不说话，就这么逗着他。

“我那像你们这么好命，我整个假期都在东京工作。”春生看着我回答道，有点暗示我别说出暑假期间他到我家夜谈的秘密。

“即使怎样忙也应抽空回去探望探望家人。”惠慧关心地问春生，这小女孩看来似乎相当喜欢春生。

我由他们四人的言谈中，可约略知道云飞是喜欢惠慧的，但惠慧对云飞并没好感，却对春生有爱意。在这不平凡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追求的仍然是物质享受，对爱情也不例外，追求的是高官厚禄的生活方式，惠慧是纯情的，她追求的是优美的心灵生活。她的中国文学造诣不浅，再念了日本文学，又在这四季分明，风光绮丽的东京生活，她的人生意境会很高雅的。爱情应是灵与肉的结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应追求一个共同的或相似的目标。我认为春生与惠慧有条件生活在一起，春生追求的是在大时代当一名清醒、有作为的知识分子，他愿意把他的一生献给一个理想。惠慧追求的是诗情画意的人生，这是微观的人生理想，但足以弥补春生的只追求宏观的，且较缺乏感性生活情调的人生的不足。

我到东京半年多来，我就意识到只有像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这么大气派的大都市，才有可能培育像春生这样拥有理想的青年。我前此认识的李世雄是在美国大都会生活过的，我现在认识的翁祝秋是在伦敦长大的。许云飞、谭武志及林蕴丽，由于来自小地方，思考方式受到填鸭式教育的束缚，在开拓人生境界方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显得很小家子气。

因此，在意会到惠慧已对春生产生情愫后，我在语言间就间接地促进他们能携手走在人生大道上。我说：

“春生，惠慧说得对，无论怎么忙，你都应该抽空回台北探望亲人的。”

“我真的不想回台北，明年我想接我爸爸妈妈来东京短住一两个月，我不要看到那些我讨厌的人的嘴脸。”春生气愤地说。

春生越想脱离他的故乡，就越教我对他起敬意。我的心态与春生在某一方面是十分相似的，我们都不满现实，却又苦于无法改变现实，结果只有选择自我放逐这条路。

“台湾有什么不好，经济这么繁荣，人民生活水准那么高，像春生你这样的人才，回去后何愁没官做，何愁找不到高薪的工作？”云飞插口说。

“是啊，台湾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嘛，有什么不好？我将来学成后，回国就开间花圃，舒舒服服地过活。”武志炫耀着。

“人生就是结婚，养儿育女吗？”春生反问。

不然，又是为了什么？”云飞、武志同时反唇相讥。

“我想知识分子若只想为自己与家人谋幸福，那是时代的悲哀。”春生说。

“人总不能只为了吃饭而活着吧。人不是低等动物，人是万物之灵，人应该有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比较起来，精神生活是更重要的。”惠慧开口了，有几分支持春生。

这样的话，我似乎在很年轻的时候，曾在小说或谈修养的书中看过，现在出现在年轻漂亮又有气质的惠慧口中，我倒有点惊讶。东京这充满自由气氛的大都会，已把惠慧熏陶熟了。我把目光投向餐馆窗外，华严瀑布就在我眼前直泻下来，瀑布旁的悬崖上有一株小枫叶，叶子醉红，与雪白的瀑布成为强烈的对照。我夹起一片山菜咀嚼，香脆极了。我一向喜爱日本的腌菜，它清脆且香甜，我想不到山菜也那么好吃。

我突然想到中国的现代史，那与日本留学生有多大的关系呀。难道在六

十年代末的现在，中国与整个东南亚的现代化，也要靠留日学生来推动吗？日本在二战期间是侵略国，几乎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不受其害，和平不到三十年，我们依然要向日本学习？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窗外的天空的乌云结集着，是下午两点半，天气有点阴晦了，看来一场秋雨就要在这山上与湖畔飘下，看到这样的天气，大家都不想再出去踏脚踏车，就转去餐馆旁的另一家咖啡座喝咖啡尝甜品。

秋雨果然不一会儿就飘洒下来，细细的、柔柔的，把整个湖面朦胧化了，也为周遭的景物挂起一层薄纱，整个日光公园充满着一片诗意。这场雨看来是会在黄昏前停息的。我们五人在品尝完咖啡甜品后索性到附近商店买了雨伞，撑着伞在雨中游东照宫。

日光公园雨中的树木与寺庙，显得分外有诗意，我们且走且谈笑，直到黄昏才下山。

四、仲冬伤别离

东京的冬虽不太冷，但对我们这些来自热带的夏火来说，却是个不小的考验。我的鼻子的微血管照例破了，经常流鼻血；武志患了严重伤风感冒；云飞则患上百日咳；惠慧发了好几天高烧，还冒病去参加考试；春生来自台湾，有过冬的经验，他是唯一没病倒的；林蕴丽听云飞说也和我一样老爱流鼻血，但她没来找我们，就无从知道病情如何。

过了阳历新年，天气就更冷了。学校考试结束，新年又刚过去，市面显得很平静。这已是我来东京的第五个冬天，春生的博士论文已通过；武志、云飞、蕴丽、惠慧的毕业考试都及格，他们准备回国。只有春生想在日本找工作，但一时还无法找到。

一月中旬下过一场小雪后数天，华人农历新年就到临。日本人从明治维

新以来，就一直过阳历新年，旅日华人也依俗，因此华人新年在日本一点气氛都没有，我们数人每年都到横滨的华人餐馆聚餐庆祝，冷冷清清的。今年也不例外，但大家离别在即，场面更为伤感。

横滨的中华街的冬晨格外宁静，游人不多，商店餐馆都开着，但没有人潮，整条街像是刚乍醒那样没精打采。我们五人（蕴丽依然不来）决定先到横滨港走走。横滨公园并不太大，深冬时节百花凋零，树叶落尽，海风凛冽，大家在岸边逛了一圈，再歇下来坐在木椅上看看远航的船只后，便到中华街聚餐。

横滨也是我们经常到的名胜地，主要是在那儿可看到轮船，海景也有点像新加坡，可聊慰乡愁。在此即将离开日本的前夕，我们既然来到横滨聚餐惜别，自然就要到横滨港看看。

中华街的华人餐馆我们都熟悉，闭上眼睛都可依序背出店名来。我们五人照例到“四五六”餐馆用餐，那儿的黄鱼汤味道好，份量大；回锅肉也煮得特别香；馒头软软的又富有弹性；几样家乡小菜也炒得格外可口；因为这是告别餐，不知何日我们能重来此地聚首，大家就把所有的可口菜都点了。

除了薛春生，我们四人都将于二月回到各自的故乡，四年来的交往，我们之间感情深厚，临别依依，又面对冬季残景，怎能不伤别离？

“大家别只顾吃菜，应该谈谈今后的去向。”我看到场面太沉寂伤感，先提出话题。“武志，你先说说今后的打算。”

“我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帮我叔叔整顿他的园圃，他经营的花园生意虽好，但摆设紊乱，也没设法改良品种，我前年回去到他的园圃看看，发现许多缺点，对他提出些意见，他很高兴，叫我毕业后一定得到他那儿工作。我想我应该帮他，三几年后再找机会自己发展。”武志坦率地说。

“我想在瑶岗先生任职的机构找份工作，半年前我曾毛遂自荐写过一份自我介绍信，那部门的主管有给我回信，叫我毕业后与他联络。我希望瑶岗若有

机会与你的主管谈谈，可为我美言几句。”云飞虽然说出己愿，却也要我为他谋出路。

他哪会知道，有个文化机构的主管要我加入他的机构已有三年，我在有点感知遇的兴奋之余，也从这四年在外的生涯领悟到长期离开故土，并不能有所作为的道理，因而我此次卸任归国后，马上就会辞去现有的工作的。因为我认为这再不是什么秘密，我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回去后就会辞职，到某一文化机构工作。”

“你不会感到惋惜吗？”云飞问。

“不会的。我认为在文化机构我用华文工作，对社会肯定更有贡献。”

“我觉得瑤岗先生的决定是明智的。”惠慧帮了我一句。

“我倒想在日本大学里找一份教职，若没机会，也会向大企业界觅职。”春生这么说。

“我不知道回去后能不能找到一份合我心意的工作。”惠慧插了一句，有点神伤。

“应该不难找到工作吧。”我说。

“工作是会找到，但怕会学非所用。我知道前几届的日本文学系毕业生，回去后都被派去教导中一生日文第三语文课程，很枯燥刻板的。”惠慧幽幽地说。

惠慧是最不功利的，但在此刻却甚哀伤，这点我是能理解的。在一个绝对讲求功利的社会里，念文学系肯定没好出路。要是你又骨头硬，想通过文学来讽刺现实，那你的生活道路就会更坎坷。

一个满脑子充满理想与浪漫想法的人，在讲功利的社会里生活，除了处处碰壁外，也很难找到知音，生活就会显得非常寂寞。这种经验我感同身受，也是我当年被派到东京任职时心情特别愉快的原因。于今离别在即，惠慧一想到就要回到四季皆夏的热带国土，在处处充满铜臭味的环境中生活，心中的难

过是可想而知的。

是午后三点钟了，随着邻桌的日本客人的离去，偌大的餐馆就只剩我们五人。许云飞建议大家各唱一首歌以志此惜别会，众人没异议，便前去问老板娘征求同意。老板娘都七十多岁了，自从三年前知道我们是华人，每次光顾时都特别照顾我们，连点菜的份量她都干涉，说是不可乱浪费钱。因此，她不但没反对，还叫了在场的职员为我们打拍鼓励，她自己不用说也身子摇晃起来，和我们一起唱歌。

许云飞先唱一首《北国之春》，武志接着唱《追梦》；春生与惠慧合唱《长崎今夜也下着缠绵的雨》，声调哀伤，颇有情人临别依依，不胜伤感之概。我的歌声非常拙劣，但熬不过众人的盛意，只好唱了那首陈年老曲《异乡寒夜曲》，荒腔走调的，但幸而老板娘是从东北来的，对这首朝鲜民歌也懂得哼，于是在众人的掌声中，她帮了我几腔，也总算把歌唱完了。

云飞意犹未尽，提议大家齐唱《友谊万岁》，结果这首世界名曲竟然以中日文混唱唱完，这时大家都热泪盈眶了。

老板娘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日才能见面，竟然匆匆从厨房拿出一篮日本蜜柑，站在入口处每人赠两粒，并一一握手言别。走出“四五六”餐馆时，我回头看一看来老板娘，她正站在玻璃门内揩眼泪。

五、冬夜相逢

银座的冬夜也是绚丽的，自明治时代就引进的充满欧洲情调的矮矮街灯，在寒冷的冬天里依然散发着古典格调，虽然灯光朦胧得近乎苍凉。餐馆与饮食店灯光璀璨，街边行人都穿着外褂，把双手插在袋子里，匆匆闪过，看得出今夜气温相当低。

我和薛春生，陈惠慧坐在这玻璃窗挂地的咖啡店已半小时，此刻是晚上

九点钟。我们刚才在东京最负盛名的华人餐馆“楼外楼”用晚餐，过后，大家找个清静的场所叙一叙旧，就到银座的这间咖啡座来的。

我们没见面都二十年了。这次我代表公司到日本出席一个会议，经多方打听才好不容易联络上薛春生，而此时陈惠慧却是薛太太了，她为春生生了一对孪生男孩，都十五岁了。东京并没有大变，皇居一切如旧，上野公园一样人潮汹涌，浅草的仲世店更其热闹了，银座变得更整洁繁华。东京的交通更方便了，几条新的地下铁路线，都是我二十年前别后才陆续建造的。地下铁列车更干净，更现代化了。走在街道上，更感到唐诗宋词元曲的意境已进一步浓郁起来。从表面上看来，经济不景并没对这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造成太大的打击。

但我们三人都苍老多了，这点我从陈惠慧在“楼外楼”餐馆看到我时的惊讶神情，我就体会得出，她是在惊讶我为何苍老得这么厉害。同样的，我乍见春生与惠慧时，也被他们俩的苍老外表惊愕住，真的是岁月不留人。

薛春生比以前略胖，头发疏落，有点秃顶，外表苍老，与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衬。惠慧也肥胖了，笑起来眼角皱纹非常明显，外表也比她的年龄苍老。春生在小岛建筑公司担任顾问，主要负责翻译与通译工作，看来颇受公司器重，惠慧呢？

“我在国际基督大学教东南亚史。”惠慧接口说。

春生不停地谈话，述说别后自己的遭遇。接着就从大公事包拿出一个大信封来，说：

“瑶岗，这是我与中国贸易部长李飞的合照。”

我仔细一看，春生与李飞果然紧紧靠在一起，站在一排人群的中间。

“这位是副总理胡启，这位是杭州市长吴进兴，这位是上海市长陈云纪，这位是……”春生逐一介绍着。

春生热情不减当年，教我纳罕的是，当年倾向台独的春生，竟然与中国政要合照，这是巨大的变化。

“你还和美国那个机构的那位要员来往吗？你的几位志同道合的台湾朋友还在东京吗？”我问道。

“瑶岗，说来你别笑话我。”春生惯性地拉着我的手，轻声说：“我改变立场了，我要做促进中国统一的事业。”

“他全然变了。”惠慧啜了口咖啡说：“他爱国爱得多热烈，每次当完日本人的通译后，也不管三更半夜，总要邀中方的要员出来喝茶谈天，教导他们怎样与日本人讨价还价。”

“中国人在国际贸易谈判方面缺乏经验，血浓于水嘛，我也是炎黄子孙，我能不帮中方代表吗？”春生笑嘻嘻地说：“中国所受的挫伤太多了，文革一闹十年，出现知识断层现象，新力电子公司总裁有一天和我吃饭，饭后带着几分酒意讽刺道：‘伟大的中华民族，看来要在21世纪到来前栽在科技的面前。春生君，你想像得到吗？中国的一些自称是高中毕业生，连一次联立方程式都不会解答，多可笑呀。还有，有一位厂长，在和我们谈合作计划时，竟然说只要我方拟出计划书，他签个名就行。这样的话出自一位厂长的口，你相信吗？’中国经过太多政治动乱了，它需要稳定，需要培育人才，需要能干者出来领导各个领域。看到中国开放后的种种真相，只要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谁若还要搞台独，还要借外国势力与中国为难，谁就是民族罪人。”

春生这些话震撼着我的心，他真的变了。他看到了时代的主流，一心想投入这主流中去，但要投入而无门，他只能旁观，从旁协助历史朝向正确方面发展。我为我结交了这样的朋友而感到光荣。

“我后天还要和日本人到上海和中方代表谈判合建工厂的事，惠慧刚好有几天年假，她会和我一起同行。”春生说，满脸喜悦。

“我明天一早就飞回国，这次久别重逢，我很为故友的进步而感到光荣。”我啜了口咖啡说。

已是夜晚十二点，银座街道行人稀少了，天竟下起鹅毛雪来，雪花在昏

暗灯光下飞舞，酿出一点惆怅情调来。我问起武志、云飞和蕴丽的近况来。

“武志去年来过东京，他现在不是自己经营花圃吗？云飞在大阪，是外资机构的分行总经理，位高薪酬厚，生活蛮写意的。”春生说。

武志已经十多年没与我联络，他的近况我真的不太清楚，云飞三年前被派往大阪前曾与我吃过饭，近况我也不详。现在春生这么一说，就说明故人不只都无恙，而且还相当得意呢。

“那蕴丽的近况如何？”我问惠慧，我知道春生忘不了当年的情意结，故意避开蕴丽不谈。

“听说她嫁给一位电脑工程师，爱情生活不尽如人意，但经常随丈夫居住外国。前几年曾到东京住了三年，有时有来找我们，尽诉其丈夫的刻板、没生活情趣。去年她丈夫被派去波士顿，据说会在那儿五年。”惠慧轻描淡写地说着。

“瑶岗，你转入文化界工作，一切都如意吧？”春生终于问起我的现况。

“该怎么说呢？我一时无法总结我的这二十年来的经历与得失。让我想想再说。”我支吾着。

夜更深了，雪飘得更大，春生与惠慧送我回新宿的旅馆时，雪下得更紧更密。我一踏出地铁站就快步走进旅馆，闯入旅馆接待处时，我从玻璃窗望出去，春生与惠慧正走向灯光灿烂处，我一时万感交集。这的确是个不平凡的时代，春生与惠慧走到时代的主流中去，我则由于国籍的关系，带着个梦回到故土从事文化界的工作，在这小岛上默默生活，充其量只不过是走进时代的一个支流中去。但转眼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最宝贵的岁月都掷在故土上，我往后还能迈进时代的主流吗？

我独自坐在靠窗的咖啡座的椅子上喝啤酒，窗外的雪连绵不断地下着，周遭苍茫一片，恰似我今后想走的道路那么扑朔迷离。

湖光潋滟 心系何方？

黄蕙韵今早与往常的周末一样，起身起得特别早。她在一家大建筑公司当工程师，工作繁重压力大。她喜欢在早上八点到市区内去用早餐，免得八点过后与一般上班族挤地铁。清早的市区，无论是熟食中心或快餐店，顾客都不多，气氛优雅，可以慢慢喝咖啡吃早点。像此刻她坐在公积金局的顶楼餐厅里，靠着窗向外看，朝阳灿烂地照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有几艘小船来来往往，在海面划出一道道波浪，这对她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从玻璃窗的倒影看去，你也可以发现黄蕙韵年轻时的青春美丽。虽然她现在三十五岁了，可一点苍老的迹象也看不到，她仍然是那么健美活泼，也带点孩子气。她高矮适中的身材，配上白皙的皮肤与姣美的脸，每次走过人潮处还是会引起一些男人的注目，这很教她感到不自在，因此她养成喜欢到人少的地方去的习惯。

她六年前离婚，据她自己对密友佳钰透露，她要在枯萎前离开他。她的密友听了她的故事后说：“你当年决定与他结婚是个错误的选择，但你毅然与他离婚却是个勇敢的决定。”

走出那段不幸婚姻的阴影后，她这六年来的生活平淡而有规律，只是午夜梦回，只身孤影，难免感到身世飘零岁月蹉跎，也因此，她虽然乐观活泼，你只要仔细端详她，那眉宇之间的一股忧郁之气还是无法掩盖的。

她今天的心情有点复杂，今晚八点她将和三位好友林素莲、范美艳和程超兰去赴一个盲约。这玩艺儿来自欧美，对黄蕙韵来说，蛮新鲜的，她倒想试试看，但一想到四位女性与四位素不相识，甚至连对方是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男人见面，吃饭喝茶，那多别扭呀，她此时又有点想不赴约。

这想赴约又不想赴约的矛盾心情，搞得黄蕙韵终日不能集中精神做事。午餐她只匆匆吃了一碗虾面，晚餐是不能吃，但此时已六点出，肚子又有点饿。



正在犹豫要不要吃点东西时，电话响了。黄蕙韵拿起电话筒一听，是林素莲打来的。她说：

“小姐，在巧梳妆呀！我们三人七点半到你家楼下等你，范美艳驾车，拜拜。”

黄蕙韵想拒绝赴约的话还没说出口，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

也好，就只这次去试试看吧，黄蕙韵自我安慰着。

范美艳准时到，她驾着开篷跑车，红彤彤的。林素莲穿着一袭浅红裙子，配上黄色上衣，打扮得花枝招展；程超兰穿着紧身花裙，口红涂得厚厚的；范美艳穿着最为时髦，一套深红色的套裙新崭崭的，是她昨晚在裁缝服装店买的，但美艳有张家婆脸，再配上一双三角眼和一颗家婆痣，套句俗语说，那就是鸭母装金也扁嘴，美不起来的。黄蕙韵看到三位女友都这么隆重看待这场盲约，穿得这么入时，自己却寒酸酸地穿着那套水蓝色的套裙，内心就像浇了盆冰水冷却下来。但既然已坐上车子，也只好和大家一起去闹一闹。

范美艳车驾得特别快，不断地超车，引来路人与其他驾车人士的注意。美艳很得意，超兰笑嘻嘻，素莲也微微笑，只有黄蕙韵很不习惯这种场面，她窘得很，觉得这样的嚣张法很不是味道。

二

东方酒店的黎园餐馆顾客并不太多，黄蕙韵四人到时，那四个男人已在那边坐着。四个男人一见到黄蕙韵她们一进门，就不约而同地哇了一声，把眼光都投在蕙韵身上。

坐定后，林素莲先做介绍工作：

“这位是范美艳小姐，在法国银行担任外币交易员，以后大家想买卖什么货币，可请教她。”

“非常高兴在今晚遇到大家。”美艳表面上回答着，心里却在暗骂，就凭你们这四个年纪看来都五十出岁的畏畏缩缩的男人，也想吃天鹅肉。

“这位是程超兰，发达集团总裁的秘书，各位今后若有什么建筑材料的买卖，可找程小姐。”

程超兰伸出手来与四个男人握了一握说：“高兴遇到大家。”说毕，心里也在咒骂，这林素莲怎么搞的，介绍这批老头子给我们做什么。

“这位是黄蕙韵，近畿机构的工程师，那闹得满城风雨 Y39 公寓就是她负责的。”

黄蕙韵对大家点点头，也没拿出名片，只礼貌地笑一笑，心里嘀咕着：这玩艺儿很无聊。

“林小姐，你怎么没介绍我们给大家认识？”说话的是何冬生。

“别急嘛，女性优先嘛，这点社交礼貌也不懂。”林素莲说：“这位是何冬生，何处的何，冬瓜的冬，生日的生，何先生是复国中学的校长，是教育界名流。”

蕙韵仔细看，这家伙身高不到五尺半，矮矮胖胖的，又顶着个大肚腩，十足像个冬瓜。

“这位是余碧玻，余者我也，碧者碧草绿如丝的碧，玻是玻璃的玻，不是跛脚的跛。”素莲继续介绍着，语气轻松，有点调侃味道，看得出她与他们颇熟络。

余碧玻做出入口生意，五十开外，头秃得只剩下几根发毛，又涂上好多发油，毛发紧贴在头上，像是西瓜皮上的条纹，难看极了。

“这位先生又是在哪儿得意呢？”范美艳插口问。

“他叫陈彼得，环球大保险的代理，今年领到 100 万元荣誉职员奖，彼得前年与太太离婚。”素莲边说边向彼得打眼色：“你不介意我提及你的家事吧。”

“不介意，不介意，正因为离婚，我才有第二次机会嘛。”彼得笑着说，

露出两根僵尸般的门牙，着实教众小姐花容失色。

“这是最后一位，但却是最重要的男士，他叫仓南发，仓库的仓，南发就是在南方发达的简称。”素莲说：“南发是慕爹汽车公司的代理，各位小姐想买汽车的话，可向仓先生购买。”

仓南发今年五十四岁，保养得好，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六岁模样，在四个男人中，他算是比较像样的。

女招待拿来几份菜单，众男士装模作样了一番，也不点菜。何冬生开口说：

“还是由女士们来点菜吧。”

何冬生是属于那种一生从没真正踏入社会的人，他大学一毕业就当教师，凭着一点本领几分人际关系，挨到四十五岁才当上校长，吝啬、小气是他的特点。近几年由于收入年增，儿女也都出来社会工作了，自己也就时不时上一上卡拉OK，揩一揩年轻女陪唱员的油。今晚学人家来玩这种盲约玩艺儿，还是头一遭呢。他一看每道名菜的价格都不低，心里就暗暗叫苦。他们四人事先已有君子协定，今晚的总开销四人平分。何况这只是晚餐，过后还要到虎山俱乐部喝酒唱歌，粗略算起来，至少一人得花费两百块。想到这，他的心开始疼了。

“别客气嘛，尽量点菜吧，我们要尽情享受这顿晚餐。”余碧玻说，他盯着黄蕙韵，四个女性中，似乎只有黄蕙韵可以入眼。

仓南发把菜单递给四位小姐，说：

“别客气，就每位各点一样菜吧！”

素莲、超兰与蕙韵拿着菜单，不知要点什么菜。

美艳这时向蕙韵打了个眼色，乘众人不注意时比了个“杀掉”四个男人的手势，然后说：

“我点每人一碗鲍翅，一只左宗棠鸡，一只樟茶鸭，还有一尾油浸笋壳，其他由你们点。”

何冬生睁大了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余碧玻、陈彼得和仓南发也愣了一阵，但三人毕竟在社会混了数十年，大场面看多了，虽然今晚对范美艳的作风有点吃惊，却还耐得住气，他们都故作悠闲状。彼得说：

“美艳是吃家嘛，懂得好菜。”他故意把“食家”念成“吃家”，语带双关，暗指美艳“吃人”。

“我想再点一盘象拔蚌。”美艳体会到彼得的话中含意，就再加菜。

“象拔蚌好，以形补形。”何冬生说，心里骂道，丑女多怪。

“其他三位小姐也点一些菜吧。”余碧玻说。

“是呀，蕙韵先来点吧。”仓南发说。

“我看菜都点得差不多了，就点一盘炒面和一盘银丝卷吧。”蕙韵说，她认为美艳的做法很过分，虽然她并不喜欢这四个男人。

素莲点了一道干贝炒芦笋和罗汉斋，超兰则点了红烧海参。四个男人看到此景，也就不再点菜了。

三

吃菜时，大家各怀鬼胎，四位小姐对这四个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四个男人看来也只对蕙韵有兴趣。于是谈话毫无头绪，完全找不到一个焦点课题。女士只顾大口大口地吃菜，彼此谈笑调侃，不和四个男人交谈，这下可急坏了林素莲。今晚的盲约，就是由素莲一人串连起来的，场面如果弄得太隔膜，对双方都不好。因此，素莲频频向男女方献殷勤，尽量带进话题。

“蕙韵的公司还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有什么好空头可介绍？”何冬生打破沉默局面，先向蕙韵发动攻势。

“老何，你上个月不是刚刚买了东景园的一个单位吗？”陈彼得戳破冬生的假面具说：“你中了彩票头奖？哪来这么多钱再买屋子？”

“我儿子女儿想买嘛。”冬生又撒了一个谎。

“蕙韵，别听他乱乱仙，这人误人子弟误了大半生，跟我们说的话十句没有三句是真的。”仓南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在破坏冬生的同时，也就达到表明自己是诚实的效果。

“别这样破坏我好不好？”冬生装得若无其事地说，心里却在臭骂：妈的你仓南发，还不是到处拈花惹草，骗女人的欢心，假正经。

“别老是斗嘴，谈些正经事好吗？为什么不问一问美艳，为何马泰印的币值跌得这么厉害？”素莲尽力打开僵局。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对的，美艳小姐，现在如果想投资，该买哪一种外币？”陈彼得露出怜香惜玉的神情问，语气装得非常温柔。

“我那敢担保什么货币会上升，我如果能那么准确预测币值，就不做工了。”美艳冷冷地回答。

“就给大家一点‘贴士’吧。”素莲打圆场说。

“那最好是买泰铢罗，越多越好。”美艳不情不愿地说。

“没搞错吧？”何冬生惊愕地问：“泰铢可以买，真是奇闻。”

“你没听过置之死地而后生吗？不信我的话就少问我。”美艳以不屑眼神瞪了冬生一眼说。

“蕙韵，请问你，贵公司在香港最近有什么发展计划？”仓南发想冲淡不愉快气氛，就这样转移话题。

“没有。”蕙韵冷冷地答道。其实，她下个月就将到旧金山采购建材，并到东京出席一个研讨会，最后到香港工地视察公司的新工程进展情况。最近董建华恰好宣布要推行为人造房屋的政策，也采取了一些压抑屋价措施，香港屋价急速下降，正是进场的时候。但蕙韵觉得这四个男人都很无聊与低趣味，除了陈彼得离婚后，其他三人都有妻有儿女，年纪又都一大把了，还想抓住未婚女性急着找对象的恐慌心理，乘机搞一段不负责任的爱情游戏。像这种

人渣，即使有机会发财，她也不介绍给他们。

时间在众人搭七搭八的交谈中慢慢流失，到十点半时大家都有点意兴阑珊，在林素莲的建议下，仓南发终于叫女招待员埋单。

“一共多少钱？”坐在仓南发旁的何冬生向仓南发轻声问。

“连小费杂税在内共七百五十元。”南发轻声对冬生耳语。

“哇！要命！”何冬生一边说一边连忙向身旁的一位女招待说：“麻烦小姐把吃剩的菜打包起来。”

“是呵，别浪费食物。”女招待边答话边动手收菜。

“银丝卷和炒面也要打包。”冬生继续说。

“等会儿还要到虎山俱乐部去唱卡拉OK呢，面打包恐怕会坏吧。”余碧玻看到冬生这副寒酸相这么说。

“不会臭酸的，我打包打到不要打了。”冬生说溜了嘴。

“乞丐样。”美艳心里骂道。

“打包的东西在这儿。”女招待说。

何冬生提着，沉甸甸的，共六包。

四

都市的夜依然喧闹，乌节路的周末车辆很多，四个男人由陈彼得驾着辆马赛地先走，四位小姐照旧坐美艳的开篷车。

众小姐甫一上车，美艳就一边开动引擎一边骂：

“素莲你是怎么搞的？干吗介绍四个老男人给我们认识，你从未闻过老人的味咩。你以为我们这么‘疯狂’男人咩？”

“哎，我看够新加坡男人啦。有位香港女作家说香港男人不值一角钱，我看新加坡男人连五分钱都不值得。”程超兰说：“新加坡男人很少有气质的，有

气质的都是艺术家了。看来看去，我还是欣赏单马锡交响乐团的指挥谭天虹。人家多有气质，多潇洒，说话多得体，多温柔。”程超兰简直神住了，谭天虹俨然是她梦中的情人。

“你们只会作梦，挑肥拣瘦的，都一把年纪了，离婚的离婚，带着儿子的带着儿子，还左挑右挑，索性终身做老姑婆算了。”林素莲生气了，她花费了好多时间，才安排好这场盲约，今晚却得到这样的对待，真不值得。

“带着儿子又怎样？我又不是在乞嫁？”程超兰也动气了。

“我看你手头有太多推不出去的货色呢，就这样随便推给我们。”车子在专业大厦红灯前停下，美艳气愤愤地说。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手头有推不出去的货色，我又不是拉皮条的。”素莲更生气了。

“算了，算了，别再争吵了，路人都在笑话我们呢！”黄蕙韵窘了，她觉得这三个女友都无聊，尤其是美艳与超兰更是不讲理，她在今晚终于发现，她周围的三位称得上是老友的女人，都是那么粗浅庸俗，自负而无自知之明。

“怕什么？连大声讲话也不可以咩？”美艳开动车又说。

“你这么怕事就别跟我们在一起。”程超兰说：“素莲怎么可以这样乱介绍男人给我们，又说我是离婚带儿的，离婚有罪咩？带着儿子生活不行咩？”

“我不是有意讲你的。”素莲说：“我只是说有年纪的女人别那么神气，专挑谭天虹式的男人，有这样条件的男人早就被人挑去了，还轮到我们来拣吗？”

“我可以终生独身呀！”超兰反驳。

“那以后你就别赴这种盲约。”素莲也不相让。

“大家安静下来好不好？”黄蕙韵生气了，她嘶喊着。

这一嘶喊果然奏效，大家都静了下来，美艳也把车速放缓下来。

车子来到小坡二马路时，蕙韵突然叫美艳停车，说：

“我肚子不太舒服，不想去虎山俱乐部唱卡拉OK了。”

“真的咩？”美艳半信半疑说：“那赶快截辆德士回家。”

“小心呵！”素莲关怀地说。

“好心你罗，蕙韵，你月入数千元，还整天搭地铁、巴士上下班，应去买辆车子罗。”程超兰在蕙韵下车时说了这么一些话。

蕙韵其实身子并没感到不舒服，她只是对这批朋友非常失望。这三位算是受过完整教育的现代女性，生活中除了物质享受外，就是想嫁个如意郎君，而找对象的条件又定得那么高，老的嫌人家老，年轻的又嫌人家的职业不够高尚，收入太低。岁月一再蹉跎，到标梅已过，又慌慌张张地东找西找，到处乱赴约，而赴约时又装模作样，丑态百出，平日作风粗俗，语言尖酸刻薄，一点也没有女人应有的温柔本色。

蕙韵现在一人在家，她一面卸妆一面想起十多年前在伦敦深造的那段日子，那时生活过得多么充实，多么多姿多彩。那数年里，蕙韵和一群同样是二十出岁的青年男女同学，大家无拘无束，心无芥蒂，读书就读书，郊游就郊游，谈理想、谈愿望，觉得生活里老有一股热流在奔腾，前景十分灿烂。

回国后，蕙韵加入近畿机构任工程师，兼负责采购建材的工作，工作压力相当大，婚姻又不如意，日子过得很苦涩，与这批在伦敦一起生活过的朋友再也没来往了，她们的近况蕙韵一无所知，只有赵思颖是例外。

在这岛国生活，不少人都只热衷于追求5C，为了个人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卖友求荣，出卖原则，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在这些人的生活字典中是不存在的。男士们饱食思淫，卡拉OK如雨后天春笋处处冒出，一出又一出的爱情骗局不断上演，一个又一个的美好家庭破裂了。像何冬生、陈彼得、余碧坡、仓南发这样的临老人花丛者比比皆是。他们利用单身女性的急于择偶的恐慌心理，到处骗取爱情，廉价售卖自己的虚假感情，导演出一段又一段的爱情游戏剧来。人生对这些人来说，除了丰富的饮食，就是感

官的刺激。

想到这儿，蕙韵暗然若失。她自问：我这一生就这么消磨掉吗？“我应该寻回我往日的追逐理想的热忱。”她自言自语道。那一夜，她独自熬到天亮还不能入眠。

自从那晚的盲约后，蕙韵再也没联络林素莲、程超兰和范美艳。她们三人倒偶而有打电话来约蕙韵进午餐或晚餐，但都被蕙韵婉拒了。

日子在非常枯燥中度过，生活非常刻板与无味，直到那天接到上司的命令，要她到旧金山采购建材，随道到东京出席研讨会，并在回国途中到香港工地视察，蕙韵的内心才又泛起点点涟漪。

五

加利福尼亚州不愧是有四季如春的天堂的称号，已是仲秋了，天气还是蛮暖和的。黄蕙韵初次到旧金山，对这华人曾洒过血汗开辟出来的美国西部大都会，她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

站在远远望着金门吊桥，远处的太平洋碧波如镜，全无浪涛，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太平洋。公园内的落叶木的叶子都转红了，红黄蓝白的菊花盛开着，空气新鲜且充满着花香味。一个人走在偌大的公园里，就真正感觉到这世界第一强国的气派的宏伟。人是应该常常到这样的都会去走走的，一个人若只蛰居在一个小岛上，长此以往，心胸难免要变得异常狭窄，对人生的看法也就会变得古古怪怪了，黄蕙韵这么想。

渔人码头昨晚她去逛过，热闹而吵杂，空气中还泛着美国人开拓西部时的那股牛仔气，男士们在酒吧内斗酒，声浪宏大，震得空气嗡嗡响，黄蕙韵不喜爱太吵杂的环境，只走马看花式地走了一趟就回旅馆。

但唐人街流泛着的亲切气氛就很教她神往。旧金山的唐人街与伦敦的苏

荷在格局上并没什么不同，但入口处的碑坊上有孙中山先生题的天下为公四字，似乎就多少带点教人兴起思古的幽情的意味。夜的唐人街灯火灿烂，各家餐馆商店都闹哄哄的，空气中流泛着菜香肉香味，虽然七点才用过晚餐，黄蕙韵在此时一闻到这些美味，禁不住也走进一家香港面家，要了一碗牛腩面品尝。离家才五天，她倒不是怀念起家乡菜的风味，对她来说，伦敦那四年留学生涯已练就她什么食物都可以吃的习惯，也学会尊重别的民族的文化与饮食习惯的好作风。但此刻她的确无法抗拒中华美食的引诱，像桌上的这盘牛腩面，由面条的深富弹性，到牛腩的入口溶化与润滑程度，真的是世上第一的。

因为想在东京多逗留几天，黄蕙韵只在旧金山呆五天，明早就得离开这天堂州。她有点舍不得这唐人街的充溢活力，却又显得相当安宁的夜晚，因此一直走到午夜十二点多才回旅馆。

翌晨她起得特别早，抵达旧金山机场时才八点出，距离进机闸门的时间还有一小时。喝完咖啡后，也还有半小时，黄蕙韵突然想起应该带点小礼物给日本朋友，虽说她此次是到东京参加一个建筑结构研讨会，但上司一再吩咐，与日本人初次见面都得送点小礼物，以表示友善。看一看与会者名单，要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大建筑公司的工程师，要买什么小礼物给他们呢？黄蕙韵颇为踌躇了一阵，才决定购买水晶做的镇纸垫，据说日本人顶喜欢美国出产的货品。

因为连日劳累，黄蕙韵一上机不久，在飞机平稳飞行后，就呼呼入睡了。直到机上的警号灯亮了，空中小姐报告即将在夏威夷转机时，她才惊醒过来。

夏威夷，她自语道。她自小就喜爱听这带点颓废意味，却又充满蕉风椰雨与浪花阳光情调的夏威夷音乐。此刻，这教她神往的夏威夷诸岛就在她脚下的蓝海中浮动，她有点后悔在订机票时没预订在夏威夷逗留两三天。

等候转机是最苦恼的，黄蕙韵枯坐了半小时，从窗外望出去，只看到机场和蓝天，闷极了。她此时忽然想起，应该到洗手间去漱一漱口，也乘机理一

理头发，刚才在机上睡着了，头发一定很乱。

从洗手间出来，她远远地看到一位高高瘦瘦的男子，很是面善，好像在哪儿见过的，就是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一晃间，那男人就消失在人群中。

搭客陆陆续续上机入座，黄蕙韵刚坐稳，那高瘦的男人就向她走来，他对一对座号，就赫然坐在她身旁的座位上。待坐定了，那男人用眼角斜看了黄蕙韵一下，眨了眨眼，在寻思什么似的。

黄蕙韵也发觉他的神情，她也在寻思着，突然一个影像闪过她的脑际，她自语道：

“高思民，那位在伦敦留学时住在我楼上的高思民。”

她沉吟着，怎么会是他呢？

“蕙韵！”那男人终于把头转向黄蕙韵。

“是呀，我是黄蕙韵呀，你是高思民吧？”

“是呀。这么巧，我们十多年没见面了吧？”高思民的语气充满欢欣。他还是那么热情，活泼。

“应该是十一年吧，你现在在哪儿做事？”

“我在东京的驹泽大学任教，负责亚洲经济政治科目。蕙韵你的近况如何？”

“我在近畿机构任职。”蕙韵说。

“是个大机构嘛，生活不错吧？”

“待遇不错，工作压力特别大。其实，我们那儿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在拼命，工人压力很大。有些人受不了，移民了。记得赵思颖吗，她前年举家移民到柏斯了。”

“其实，生活在东京的压力也很大。不过，那儿比起岛国就有文化多了。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型画展，音乐会举行。每一两年就有世界级的艺术演出，像世界芭蕾舞表演，中国京剧演出。较教我神往的是东京街头巷尾流泛着的文化

气息，日本人巧妙地把艺术融入生活中去了，只要在横街窄巷走一走，你就能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就流泛在那儿。对了，你此次是到东京来吧？”高思民全然没改变，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而且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程度不减。

“我是代表公司去出席一个研讨会，过后会留下来玩几天，我听说东京的秋天，山上的枫叶非常美，水也特别清。”

“除了夏天，日本的春秋冬都美，每一季节有每一季节的美。”

“你一个人在东京生活？”黄蕙韵问道，突然觉得这样问有点不妥当。

“是的。我三年前离婚了。”高思民还是那么坦然，“我那年与你们分别后，就跑到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比较文化系，领了学位后，继续深造直到考到博士学位。在那几年里，我认识了一位香港女学生连祖旺，与她颇谈得来，五年前结婚，生活在一起后，我才发觉我们俩性格与志向都不一样，她老吵着我与她一起移民到美国，说九七一到，她就不再回香港了。蕙韵，你知道我对中华文化很执着，我跑到东京而不到西方国家去，为的是日本文化比较接近中华文化呀。她几乎每个星期就要提一次移民美国的事，我受不了这种折磨，就与她离婚了。她现在在纽约，听说已嫁给一个华商。”

“其他同学有消息吗？”黄蕙韵谈兴正浓，继续问。

“严开镇在名古屋大学担任美国史教授，是终身职，待遇不错。他唯一的烦恼是太太和儿女都在新加坡，每隔三两天就打一次长途电话回家，老投诉说，单单电话费一个月就千多元。”

“他不是在国大任教吗？”黄蕙韵两年前曾遇到严开镇，在一个晚宴上，大家匆匆说了几句话。这位身材健壮，体高适中的伦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生，竟然跑到名古屋去教书。

“有吴虹莺、张厚镇和卓北村的消息吗？”黄蕙韵和这三位也是死党，尤其是吴虹莺这小姑娘，她经常与蕙韵共煮食物招待男同学。有一次，虹莺在准备一块烤牛肉，不知为何在把牛肉放进微波炉时，按错了时间，而两人又只顾

谈话，当微波炉叮的一声响时，两人才想起那块牛肉已烤了十分钟，打开一看，左找右找就是找不到牛肉，拿出托盘一看，糟糕，牛肉焦成一小片，两人笑成一团，称那牛肉是“可卡因”。

“吴虹莺和卓北村结婚了。虹莺在上智大学任教，北村在京都龙谷大学任职。”

“那两人不是分地而居吗？”

“那还不至于如此，北村一周只有三天课，都排在周一至周三，北村就这样乘搭新干线往返东京和京都之间。”

“那张厚德呢？”

“厚德在汉城大学教中国文学，娶了个韩国女郎，育有一子二女。他们偶而会到东京，有时刚好大家都在东京，就聚在一起吃饭，重温当年伦敦大家在在一起的愉快生活的情境。”

“你们五位虽人在异乡，生活倒是变多姿多彩的。”蕙韵有点神往了。那一年春天，蕙韵单独一人伸出头来欣赏寓所公园里的白玫瑰，那玫瑰一大朵一大朵的，在初春的晨风中盛放，还有红的黄的紫的郁金香，一簇一簇地竖立着，在浅青的地毯式的野草的衬托下，美丽极了。就在此时，三楼有个男生脸孔在探出探进在偷看蕙韵。蕙韵有点窘，就缩进头，并把窗子关紧。这之后，她就经常遇到这男生，在楼梯口，在入门处，那男生自我介绍：“我叫高思民，在伦敦大学念经济系。”再不久，高思民竟然递了一封示爱信给蕙韵，蕙韵没给他回信。此后，高思民也经常和严开镇、吴虹莺、张厚德、卓北村一起，偶而也约蕙韵单独出门，但蕙韵没答应过他，只把他当作一位普通同学。第二年高思民就飞到东京早稻田念比较文化系去了，一别就是十一年，大家都没再见面。

长途飞行是颇枯燥的，尤其是从夏威夷到东京此段路程，整整十个小时就只看到蔚蓝一片的太平洋，只是偶而可看到一两艘船只，小得像玩具般在洋

上飘走着。此时，机长通过播音机报道，飞机正经过中途岛，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望向窗外。

“想不想喝一杯咖啡？”高思民问蕙韵。

“也好！”蕙韵边看窗外边答道。窗外蓝天一片，万里无云，或者说云都在机下。蕙韵望着万里晴空，思潮起伏，伦敦一别，这几位同学都似乎生活得非常充实，只有她活得很空虚。

“蕙韵，你结了婚了吧？”高思民啜了口咖啡问蕙韵。

“结过婚了。”蕙韵依然望着窗外，中途岛渐渐消失了。今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太平洋一点波涛都没，只荡漾着点点涟漪，洋水蓝得发紫。高思民的问题虽刺痛了蕙韵的隐痛，看着这窗外的万顷蓝波，她的心情倒是开朗的。

“有多少个儿女？”高思民继续问。

“你让我好好看这海景，别老问我个人的私事吧。”蕙韵把话题叉开。

高思民似乎从蕙韵的语气中嗅到一丝哀伤的味道，他沉默了，拿起座位前丝带中的一本航空杂志翻阅着。

蕙韵闭上眼睛，似在假寐又似在思考一个重大的课题。

高思民看到此情景，也索性闭目养神。他回忆起在伦敦的柏园与蕙韵同住在一所公寓的往事来了。那时蕙韵才二十四岁，高挑的身材，异常清秀的面庞，她是众男生追求的对象。思民第一次看到蕙韵，就是当她伸出头来欣赏白玫瑰的刹那，那惊鸿一瞥，曾使思民好几天失魂落魄。之后，思民虽好几次单独约蕙韵出门，但都被拒，思民很是失望，再加上伦敦大学经济系的课程实在太繁重了，思民第二年就伤心地离开伦敦到东京深造去。这一别就十一年了，十一年来，他专心研究学问，与连祖旺的婚姻失败后，思民的心更是平静如古井，不起一丝涟漪。但今天突然遇到蕙韵，思民的半僵化的心好像又复活了。

吃过中餐后，思民与蕙韵只不着边际地闲话了几句。当座位上的头上灯一熄灭，绝大部分搭客就入睡了，思民和蕙韵也停止了谈话。

飞机抵达成田国际机场时，是日本时间早上七点半。成田在千叶县，原来是个农村，农民都搬迁了。当飞机在盘旋着要降陆时，蕙韵赶紧拉开机窗向下望，清晨的浓雾笼罩着整个机场，但在雾中若隐若现的树叶，青翠血红，色彩很是鲜艳。

“我们到了东京。”高思民说了一句等于没有说的废话。

“日本的秋景真美。”蕙韵高兴地说。

“我却是更喜欢日本的春景，秋景我认为还是加拿大的美，加拿大的枫叶大得惊人，红得醉人，日本的枫叶都是小小的，不那么好看。”

飞机降陆了，搭客都松了口气，有的伸一伸懒腰，把十多小时的疲乏甩掉。思民帮着蕙韵提了个手提行李走出机门，便以识途老马的姿态领着蕙韵往前走，把众搭客抛在后头。高思民走路还是那么快，那么稳健有力，蕙韵跟在后头有点气喘吁吁的。

走出关卡后，思民突然问起蕙韵住在哪一家旅馆。

“主办单位安排我住在叫什么木的国际文化会馆，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在六本木，就在我家附近。我住在麻布十番，从国际文化会馆走下一条叫做鸟居坂的斜坡，就是麻布十番。那一带真好，六本木地铁站离会馆只有数百公尺，会馆周围是新加坡大使馆与英和学校所在地，清幽极了。附近著名餐馆有的是，像‘楼外楼’啦，‘四川菜馆’啦，都在那儿，还有全东京最著名的印尼餐馆‘梭罗河’也在那儿。改天让我带你到那间餐馆用餐。”高思民兴奋地说。

蕙韵边跟在思民背后边听他滔滔不绝的谈话，她觉得思民十多年来性格并没变，依旧那么爽朗乐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前途似乎永远光明。这些特点蕙韵刚好最缺乏，她看事情相当悲观，总爱往坏的方面去想。因此她为人虽活泼快乐，却缺乏一种豁出去的攻击型的冲劲，也因此她大学一毕业就跑回岛国做事，不像高思民那样一直远在日本谋生。

“我看我们一起搭德士到东京，我送你到国际文化会馆，然后我才回家。”走出机场时，高思民这么说。

“我听说日本搭德士非常贵，为什么不乘搭火车？”

“从这儿到东京市区约七十五公里，德士费约两百新元，但我们两人共乘德士既方便也合算，搭火车到东京的上野站时，也得改乘德士才能到文化会馆的。我看无所谓的，老同学难得碰面，就算让我送你一程吧。”

六

国际文化会馆的餐厅的食物很一般，但布置很幽雅，从玻璃窗看出去，小灌木丛青青翠翠的，间杂着的紫菊黄菊盛开着，假山旁的两株小枫树叶子红透了，小池塘的锦鲤在特别清澈的水中游来游去，几只小黄鸟这儿停一停那儿跳一跳，好一幅清秋晨景。



国际文化会馆的餐厅的食物很一般，但布置很幽雅，从玻璃窗看出去，小灌木丛青青翠翠的。

高思民几乎每个早上都会来会蕙韵，与她共进早餐，然后再送蕙韵到六本木地铁站搭地铁去出席研讨会。这是仲秋的最后一周，驹泽大学刚好放了几天短假，思民清闲得很，傍晚就又来会场接蕙韵到处去逛逛，简直就是在追求蕙韵。不过，思民为人非常坦率磊落，斯斯文文的，每到一处都详尽地为蕙韵介绍，使蕙韵平添了许多常识。

“这浅草最迷人的时刻就是黄昏。”思民和蕙韵此时走在浅草的仲世店里，思民喃喃地说：“我经常都在傍晚时分来浅草。我喜欢那半公里长的，悬挂在小商店屋檐上的红灯笼。在夕阳映照下的那一派璀璨色彩，像此刻的情景就是最迷人的。”

思民在骨子里是诗人，当年他在伦敦大学念经济系，是错误的选择，难怪后来他转飞去东京读比较文化系。蕙韵虽然学工程，她也是属于感情型的人，她爱山爱水爱海，尤其是海，简直是她的第二生命。像那一年她和一群朋友到澳洲的奥柏尼游玩，第一次看到那儿的海浪像小山峰那样一个紧接着一个抛向岸边来，她尖叫着、跳跃着。往后和朋友谈起海浪，她总爱说奥柏尼的海浪最迷人。因为彼此都有点浪漫气质，他俩在一起的这几天倒是玩得蛮愉快的。

蕙韵喜欢较宁静且有点文化气氛的场所，因此新宿的灯红酒绿的夜景，她并不喜欢；银座的上一段靠近新桥火车站那一带，她也不喜欢，虽然思民带她去一家华人餐馆吃饭，并再三赞扬那日本厨师炒猪肚的功夫一流，并说那餐馆的中国菜最像中国菜，银座的下一段靠近日本桥那一带，蕙韵就非常喜欢，说那儿的街灯的设计很有欧陆风情。“那是明治时代日本从英国引进的路灯设计，便与日本的街道和建筑设计倒是配合得天衣无缝。”思民说。但最教蕙韵心醉的却是涉谷火车站周围那一带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在那家叫“丽乡”的台湾餐馆吃到卤味，更教蕙韵兴奋。

“‘丽乡’的东西价格便宜，我做学生时代最常到这儿用餐。”思民说，语

调充满怀旧之情。

蕙韵的研讨会在第三天结束，接着下来的四天她都有空闲，思民高兴极了，建议蕙韵一起到箱根去玩。“箱根的秋景美极了，在芦之湖泛舟，那感觉就像在仙境一样。”

箱根的仲秋，天气颇为寒冷，蕙韵怕冷，穿得扎扎实实的，看起来胖嘟嘟的；思民本性怕热，他只穿着西装，外加一条挡风衣，潇洒之至，蕙韵看在眼里，心想当年要是思民没那么着急，一下子就递情书，扰乱了她的心绪，那她是有可能接受他的感情的。

箱根的美，在蕙韵看来，主要是那周遭的气氛及满山的青翠树木和深红的枫叶。在芦之湖泛舟，近看一望无际的万顷碧波，加上迎面吹来的微风送来的凉意，就俨然有苏东坡《赤壁赋》中的意境。恰好那天天气特别晴朗，富士山竟然若隐若现在远处，那锥形山体都面满白皑皑的秋雪，这着实教蕙韵沉醉了好一会儿。强罗公园内培植的各种植物，也教蕙韵着迷了好久。早云山的沉沉的雾，以及隐现在雾中的盛开的菊花，更教蕙韵赞叹了好一阵子。

与蕙韵在这几天的相处后，思民已觉察到她很欣赏有情调的场所，因此他特地安排蕙韵在一家传统的日本旅馆的餐馆用午餐。这是箱根最高级的餐馆，与一般日本餐馆的例必有假山假木的设计不一样，这餐馆长窗落地，假借自然树木花草与流水入景，与立山的一些小旅馆的温泉浴所，从窗外就可看到自然温泉的流泻一样，这餐馆的客人只要向外一看，自然景物就一一映入眼帘，美丽极了。

因要照顾到蕙韵的口味，思民特别点了天妇罗和神户牛肉二道菜。不过，思民最后还是经不起女招待的再三推荐，就也叫了一小盘生鱼片。有了生鱼片，若不喝点日本酒，就会缺乏情趣，因此思民也顺便要了一壶日本酒。但想不到蕙韵也想尝尝日本酒的味道。

菜上桌后，两人吃了一些，酒也喝了一点，思民身体感到热乎乎的，勇

气来了，他想解开心中疑云，就问蕙韵：

“对了，你在飞机上对我说起思颖移民到澳洲，那她在那儿生活得还好吗？”自然思民想知道的是蕙韵的生活情况而不是思颖的，但为避嫌，他故意绕了个圈子。

“思颖主要是跟着她先生到柏斯定居，他先生叫陈丕勇，在西澳大学任职，教商业管理课程。思颖在西澳大学任兼职讲师，教导中文，业余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生活得很好呀。”蕙韵并没觉察到思民的问话用意。

“思颖的儿女多大了？”

“他们只生一个，是男的，今年五岁。”

“那你自己的生活好吗？我是指你的婚姻生活？”思民终于触及他想知道的课题。在这几天的相处中，思民发觉蕙韵买了好些礼物给父母兄弟，就唯独没买礼物给她的先生与儿女，他觉得事有蹊跷，他想借个机会问问她。

“我离婚了。”蕙韵很爽直地答道：“我离开他已整整六年了。”

“为什么？难道你那段婚姻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吗？”蕙韵所透露的讯息，思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只是心中百感交集。作为曾经追求过蕙韵的好友，思民很为她的失败婚姻痛心；但与此同时，当蕙韵离婚后变为自由身，思民却又萌起再追求她的希望。

“她是我高中时的同学，那年我跑到伦敦去，一半是为念书，一半也是在躲避他，那时我已隐隐感觉到我们很难在一起生活的。四年后毕业了，我回到岛国，想不到他还在等我，他的执着软化了我的心，我认为他并没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应该背弃他，就这样与他结婚了。婚后我们实在无法引起共鸣，我一忍再忍，终于决定离开他。”蕙韵说着，语气平和，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别生活在过去里，人活着要往前看。你的内心感受我体会得到，我和连祖旺离婚，也是因为她根本无法了解我，我的一生是在不断地追求理想，一个理想刚实现了，我会再编织一个，继续追求它，这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息，直

到有一天我的生命油尽灯枯为止。”思民语带鼓励，多少也有点乘机追求蕙韵的用意在。

“你放心，我并没哀伤，路是我自己选择的。”蕙韵说：“我总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为了孩子或社会舆论而委屈自己，勉强维系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不如给彼此一个重生的机会。当然，离婚并不是为了要开始另一段恋爱，主要是让自己没婚姻的压力承担，而生活得自在些。”

蕙韵心平气和地，悠哉闲哉地说出这些话，高思民不断地点头，抿起嘴角微微笑，此时他心中对蕙韵充满着怜爱，恨不得把她搂入怀里好好的疼惜。

“对的，你的做法很果敢。”思民赞着，他看到蕙韵阳刚美的另一面。

“其实，如果有机会，你应该换个生活环境。”思民继续说。

“我是有机会到国外去工作的，但我一直在考虑着，我舍不得离开我的父母太久。我的公司在柏斯有个发展计划，我的上司前个月第二次向我提起要派我到柏斯工作，我对他说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和思颖通电话，告诉她此事，她高兴得很，再三鼓励我过去，说多一位老同学在一起，异乡的生活肯定会更多姿多彩的。”

“有思颖的地址吗？我倒想和她联络联络。”思民问。

“我现在就抄给你。”蕙韵边写着地址边说：“思颖在柏斯生活得很充实，她来信说中文已成为澳洲人最热爱学习的语文之一，她在西澳大学教中文，学生都很好学，使她非常感动。她说有时想到岛国的一些华人居然为了子女学不好华文而移民，她真为这个国家感到悲哀。”

“我常常有一去国兮不再回的感触，多少就是不想看到民族文化在岛国逐渐消失的悲哀局面。”

“蕙韵，真对不起，我让你提起你的不愉快的往事。”思民突然想到应该向蕙韵致歉意。

“不会的，其实这几天来我总想有机会应该让你知道这事的。”蕙韵说出

这些话后，才又后悔失言。

“好罢，让我们再到这旅馆的花园散散步。”思民付了账，站起来习惯性地拍了一下蕙韵的肩膀，他忘记蕙韵是女性。

仲秋的箱根的午后气温升了好几度，恰似春天那么暖和，思民与蕙韵漫步于园中，竟然觉得有点像走在白居易的《忆江南》一词中的意境中。

七

东京的秋夜相当寒冷，但却也是繁华喧闹的。颐和园餐馆今晚的客人不多，思民订了一个厢房，约来了卓北村、吴虹莺、严开镇，还有刚巧来东京大学开会的张厚德及夫人，连蕙韵在内一共七人。

众人一见面，免不了惊呼一阵子。除了张太太外，他们六人怎么说都是一起在伦敦生活过的老同学，今晚有此良机在东京重聚，真是人生能有几回？哪能不问长问短的？

“来来来，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张太太，韩国人。”思民故意用日语说着：“这位是黄蕙韵，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新加坡人。”蕙韵与张太太握了握手说。

“这位是吴虹莺，也就是卓太太。”思民继续开玩笑。

“别再闹了，今晚大家难得重聚，应该点些好菜吃。”严开镇认真地说。他从名古屋上东京来，坐了三个小时的新干线。他一人独居异乡，生活孤单寂寞，为了今晚这个难得的与多位好友相聚的机会，他特地从两百多公里外的名古屋赶来，索性也在东京玩一两天，下星期一才回校教书。

菜吃了三道，绍兴酒也喝了整半瓶，大家的谈兴更浓了。因为长久不见面，黄蕙韵自然成为大家问话的对象，从岛民的生活方式、近况到蕙韵的个人情况。

“岛民的生活压力很大，我们正在展开第二只翅膀，在经济上走向区域化。我们到中国、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投资设厂。我们的子民在世界各个都市工作，有的带着家眷，有的单独在异乡生活，结果问题来了，许多人在海外筑起第二个爱巢，家庭悲剧产生了。在岛内则因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又没相对提高，卡拉OK厅到处都是，一入夜，男人就都涌向卡拉OK厅去。不少中国妹，或假借留学生之名，或持着工作证，都偷偷在夜里去陪唱。她们年轻貌美，有些又有文化修养，哪个男人不动心，连白天在课堂上摆起脸孔教训学生的教员，夜里也丑态百出，动手动脚的。”蕙韵一口气说完一大段话，语气充满愤慨。

“真想不到卡拉OK这源于日本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消闲游戏，竟然在九十年代的岛国风行起来。其实，次文化的侵略性是很强的，整个汉城、台北、中国不也都是卡拉OK厅，和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流行曲吗？”张厚德边说边喝着绍兴酒。

“汉城不尽是日本流行曲嘛，我们也有好多韩国歌曲。”张太太竟然用华语说，看得出她很爱国。

“张太太的华语说得真漂亮。”蕙韵赞扬着说：“有时我想起真气愤，好些岛民竟然为了逃避学华文而移民，或为了子女没法掌握华文而移民。生活在周围有不少连民族自尊都没有的人群中，我有时也真想移民。你们知道吗？一些专业人士因被指派到中国任职，临时去上了几个月的速成华语课，就到中国工作，和当地人谈起话来，那华语是一片一片的，胡乱串连起来，听得中国人满头雾水，丢尽岛民的脸。最近新视播映的一部连续剧《富贵双城》，内容多少也抨击岛民的粗俗、无知、没文化修养，结果引来岛民的愤愤不平，纷纷打电话到新视抗议，或投函到报馆发泄不满。”蕙韵今晚特别会说话，可能是喝了酒，也可能是遇到这批可深谈的好友的缘故。

“蕙韵说得对，一些岛民确实教人失望，他们竟把学不好华文当成一种光

荣。你知道吗？我们中学时代的同学辜古喻全家人都在东京，辜太太也是南大生，他们居然在家中与子女用英语交谈。那天我在御茶之水地铁站遇到辜古喻，两人就走进一间吃茶店喝茶，那时他带着他的秘书，他竟然用英语与我交谈，还诉说东京的华文老师收费太贵，他所请的为他女儿补习的华文老师，每小时竟收取一百新元。”思民也愤愤地说着。

“会不会是辜古喻不要让他的日本秘书误会你们是在谈论她的私事。”卓北村故意激激思民。

“不是，不是，辜古喻偶而通过秘书打电话给我，他也是用英语和我交谈的。这是一种现象，华人在岛国的地位不高，辜古喻不说华语而讲英语，为的是要掩盖他出身南大的事实，因为华校生挤进上流社会的绝无仅有。所以，在岛国，你时常会遇到明明是受华文教育的人，或为了炫耀，或为了时髦，故意在谈话中穿插一两个英文单字，像什么‘我很 blur’啦，‘我要找 happy’啦；或者故意问你：‘这东西华文叫什么呢？’，借此来炫耀自己的英文比华文好。这是一种在长期受压抑的扭曲心态，是岛民的悲哀，也是我长期流浪在外并不思乡的原因。至于蕙韵所说的，什么名流儿子因华文考不好而到英美大学深造，而其父母又到处像播送一段光荣史一样播给人家听，那是另一种社会病态。这种人深受殖民地主义者的毒，以不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荣，如果经济上做得到，他们甚至会去漂白为白人呢。”思民越说越激昂。

“辜古喻在家中与子女讲英语？”卓北村半开玩笑地说：“那他的子女的发音一定不准确，用词遣句一定不妥当。结果他的子女既丧失了讲华语的机会，又学不好英文，那不是两头不着岸吗？如果辜古喻找我当他的子女的华文老师，我每小时的收费将提高到两百元。”

“别尽说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吗？”吴虹莺说：“我们请厚德谈一谈汉城的近况。”

“汉城还是像个小东京，只是比六年前我初到时繁华喧闹。且自从中韩建

交以来，韩国人更热衷于学习华文了。”厚德兴奋地说：“我有时真想在汉城开办一所华文补习学校，十年八年内赚它一笔就告老还乡，这样就不用长期呆在韩国。”

“其实，世界各先进国都掀起学华文热潮。据思颖说，连珀斯这样的小都市，学华文的热潮也兴起来了。那儿的华人甚至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聘请懂得华文的留学生为他们的子女补习华文。悉尼的学华文热就更高了，唐人街能买到好几种当地出版的华文报。思颖的先生陈丕勇有一次到温哥华去，参加研讨会，在唐人街看到好几份华文报，他乐得很。我几天前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也买了好几种华文报。据那儿的华人说，纽约的唐人街，还有新唐人街法拉盛，就更可买到各种各样的华文报。华人基本上是没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移居海外，就靠保存母语与饮食习惯来团结在一起，来相濡以沫，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只有岛国的一些华人，数典忘祖，有些还以身为华族后裔为耻，这真是岛国的悲哀。”蕙韵又发牢骚了：“这些人可以说是自我切断进入时代主流之路。思颖上个月来信说：连处在澳洲南方的，堪称为‘南方孤岛’塔斯马尼亚的塔斯马尼亚大学也在三年前设了东方语言学系，并设了中文系。想想看，塔斯马尼亚才只有四十万人口，它的大学居然也设立中文系，中文热在澳洲是何等普遍。”

“我有时夜深梦醒再也无法入眠时，我就苦苦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基本上对中国语文与文化有相当认识与素养的人，又懂得日文、英文，却远在日本为他国作育英才，这对我们来说是得还是失呢？对岛国来说，是得还是失呢？”一向较木讷的严开镇也感叹起来了：“我在岛国的大学执教，人家并不看重我，把我当成可有可无的角色。日本人却这样厚待我，委我以终身教授职位，待遇之优厚，是没得说的。但我一人在异国，想家想儿女，想我这一生只为他人作嫁时衣，我多心痛呀。”

“身在何处都无所谓，只要你一生的所作所为，是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你就是有意义地过了一生。”吴虹莺也发表她的意见：“教

我较矛盾的是，日本人在二战杀害了好多好多我们的同胞。日本人应该是华族的敌人，而现在我们却在敌国内为日本人作育英才，这多滑稽。”

高思民：“我一向就是不同意虹莺的看法，即使日本真是我们的敌国，我们在此生活，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思想状态，然后用我们的笔揭露他们的疮疤，这不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吗？”卓北村这么批评他的太太。

高思民：“我在汉城倒没有这样的心理矛盾。”张厚德说。

高思民：“朝鲜族从来就没与中国交恶过嘛，你在汉城教好多少学生，间接地就是促进中韩的友好关系，这工作多有意义，你自然乐得如鱼得水罗。”卓北村笑笑地说。

高思民：“别一直在发牢骚，我建议各位自述这十一年来的生活情况，让大家分享彼此的人生经验。”严开镇说。

这建议大家都没异议，但由谁先开头呢，大家就推来推去，结果还是由高思民先来，接着是卓北村夫妇，再来是张厚德夫妇，蕙韵排第六，她只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离了婚，没什么详情可奉告的；轮到严开镇时，可能是受到蕙韵的情绪感染，再加上自己长期一人在异国生活，他在历述自己的经历后，竟然幽幽地哭起来了。

高思民：“十一年，人生有多少个十一年？这群当年在伦敦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于今人各一方，都拥有一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相聚细谈，能不感慨万千？更何况，这是一个人类理想失落的时代，他们当年的那股想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热忱，在现实无情的打击下，都冲散得四零八散。但他们是清醒着的一群，他们不出入流行歌曲泛滥的卡拉OK厅，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人人只追求丰富物质享受后的空虚与落寞。他们今晚重聚，在倾听了各人的不同遭遇后，都觉得似乎每个人都有本身的不幸，或者说，各人的不幸都带上时代的特色。还是以高思民的总结性的谈话来概括此时大家的心境最为恰当。高思民说：

高思民：“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欲献身而无处的社会，我们只好到处漂泊。在这地球

村已形成的时代，我能接受国家意识日渐模糊的现实，但我无法忘怀我来自哪一个民族。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凝聚为一点小水滴，投进浩浩荡荡的文化长河，尽管我个人的生活遭遇多么坎坷，与整个社会、国家和民族所面对的困难一比，个人的不幸又何其渺小。”

“在这年代，我们应该是稀有品种的人类，我想像我们这样的拥有一定想法的人实在是不多的。我在汉城大学教中文，不单单是为谋生，我也是在宣扬或说弘扬中华文化，一种以追求和平与世界大同为终极目标的优秀文化。这种文化有别于在西方盛行的，太过讲求功利实效的文化。我不是否定西方文化，我只是觉得人类要和平相处，生活美好，东西文化的互相冲击，相辅相成，甚至扬己之短取彼之长，是唯一的途径。”张厚德也发挥起己见来了。

菜吃完了，绍兴酒喝了二大瓶，此时大家都有点疲倦了，女招待问大家要些什么甜品。

“来一道水果吧？”高思民征求大家的意见后，就叫了一盘应景杂果，因为思民特别吩咐，刚上市的楷杷的份量特别多，大家都吃得很愉快。

七人在相互交换通讯处后走出颐和园餐馆，已是深夜十一点钟，大家在地铁站握手道别后，高思民自然护送蕙韵回国际文化会馆。

仲秋的深夜，天气更为寒冷了，两人走在六本木五丁目路上，经过和英学校时，竟然有蝉声从校内的高大树上飘落下来。

“蝉在临死前的叫声最为悲切。”高思民说：“因为它们就要离开它们生活了一生的大树。”

蕙韵没说话，她抬头望一望天空，那东京铁塔的灯火已全熄灭，只有一轮皓月悬挂高空，几颗星星点缀着皓月，东京的秋夜，撩起人的情丝竟是那么复杂，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各种情怀，都似乎有一点点。思民在国际文化会馆门口，眼睛流露着深情，紧握着蕙韵的手，依依不舍地说：“我再写信联络你。”

黄蕙韵从香港回来后，就投入忙碌的工作中去，她无时无刻不在回味起东京那几天与高思民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情景来，尤其是临别那晚在颐和园餐馆吃饭时的谈话内容，更教蕙韵难忘。与范美艳、程超兰、林素莲甚至密友汪佳钰相比较，这批在伦敦时代结识的朋友，在这东西方文化互相荡击得异常厉害的时代，他们不只维护了本族文化，且还在生活中竭尽所能在弘扬本族文化。

在东京那几天，高思民曾对黄蕙韵说：

“在结交朋友方面，我一向抱着上交的态度。我不愁吃不愁穿，我要结交的是在学问上，在开拓人生境界上，能给我种种启示的益友。”

这些话蕙韵乍听之下，感到有点市侩气。回来再三吟味，才体会到其中的哲理。这些话与范美艳经常说的那些话恰好针锋相对，美艳常说：

“我是一个专业女性，我月入七千元，我为什么要找个经济条件比我差的男人为对象，让他来分享我的劳动成果。如果有个有钱人愿意收我为情妇，我并不介意。”

这些话出自一个受过完整教育的专业女性，它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过度强调物质成就的社会风气，已毒害了一般人。他们脑中所想的，尽是金钱与物质享受，连这自古以来，就备受诗人作家歌颂的爱情，在美艳这种人眼中，也是一宗交易，她把它放在功利的天平称来称去，总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就这样蹉跎岁月，直到年华老去，依然独身只影，忧伤而终。

日子依然过得平淡，范美艳、林素莲和程超兰偶而也拨电话来联络蕙韵，并邀她共进晚餐或午餐，但都被蕙韵婉拒了。

一星期后的一个黄昏，蕙韵下班回家时依惯例打开信箱，赫然发现一封沉甸甸的信，一看邮戳，是来自东京的。蕙韵有点紧张与兴奋，她猜想那必是

高思民寄来的。打开一看，果然是思民寄来的，内有十多张照片，既有她与思民合照的，也有与卓北村他们众人合照的。信封内附有一封短信，思民描述了他与蕙韵在一起的那几天的愉快感受与别后的思念，并鼓励蕙韵在生活上要往前看。

蕙韵读完短信，有点不满足的失望，她觉得思民似乎还有好多好多话没说出来，她喜欢听思民的议论。思民对时事了如指掌，对时代潮流掌握很准确，加上他的分析力强，想像力丰富，他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对蕙韵来说都是开拓人生意境的一把钥匙。但她手头的这封短信，却是惜墨如金，全然没有耐人寻味的议论。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蕙韵正埋头于阅读一本非小说的、专门讲述海外华人开拓史的英文书时，电话响了，蕙韵一听，竟然是高思民从东京打来的。

“你收到我的信和照片吗？”思民问。

“收到，收到！你一个人在东京家中吗？”蕙韵问，随即又发觉自己又失言了。真奇怪，与思民谈话时，蕙韵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他好感的言语。

“这时候给你打电话方便吗？”

“方便，只要过了晚上七点我都在家，我自己一个人住，晚上什么时候打电话来都可以。”

“大家都很想念你，厚德尤其高兴，说颐和园餐馆的聚会谈得很深入，他们昨夜才回汉城，严开镇则在今早回名古屋，大家都说老同学应常相聚聊聊。”

“我也很高兴与你们重聚。我觉得你们在世界性的大都会生活，思想意境很开阔高超，与你们在一起，我好像才真正找到自我。”

“那就好，我会经常与你联络的。明天我会到仙台开会，回来再联络你，拜拜。”

“拜拜。”

三天后的晚上，高思民果然又从东京打电话来，一星期后，蕙韵又收到

思民从仙台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此后，蕙韵几乎每周都收到思民的一封来信，六七天就接到他的长途电话。这连珠炮式的来信与电话，使蕙韵原来相当枯燥的生活多了点色彩，她的近乎静息的心湖也漾起点点爱的涟漪了。一句话，黄蕙韵恢复了活力，她的生命又充满了爱情的激素。

那一天中午，接近午餐时间，蕙韵的上司周大书叫她进入办公室。

“请坐”周大书单刀直入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在柏斯的发展计划已拟好，六个月后就开工。我们认为你在采购建材、室内设计等等方面的经验最为丰富，公司决定调派你前往柏斯主管此项工程，为期三年。”

“没有其他更好人选吗？”蕙韵经过此次海外之行后，虽然颇想离开这岛国，但一想到得离开父母与弟弟，还是有点不舍得。

“你就是最佳人选，公司不会亏待你的，除了加薪外，你在柏斯的住宿与水电费，公司都照付，每年有两张回乡机票，且回来述职或公干的机会也不少。还有每月三千澳元的海外津贴。”周大书不容蕙韵拒绝地说：“前些日子我不是找你谈过此事吗？这次我只是告诉你公司已作了决定，不用再犹豫了，明年三月出发，那是秋天，天气很凉快的。”

走出周大书的办公室后，蕙韵的心情很复杂，她既高兴有机会到海外去透透气，却又担心人在异乡，家中的一切事务再也无法兼顾。蕙韵的父母年纪都相当大，两个弟弟都才二十几岁，人生经验不足，她经常都要为他们观前顾后的，在大小事情上尽量给他们提意见，此次一离开岛国，他们就会失去一个好顾问。还有，她下意识里也觉得，若飞去柏斯，那与高思民不是隔得更远吗？

当晚蕙韵无法集中精神看书，躺在懒椅上欣赏音乐，八点十五分，电话响了，是高思民打来的。

“思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将被公司派到柏斯工作，为期三年。”蕙韵兴奋地说。

“几时动身？”

“六个月后，大约是明年三月。”

“这是好事嘛！我听说柏斯很幽静美丽，生活费也不高，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地方。其实，思颖前个星期才在回信中告诉我，西澳大学正在聘请东方语文学系的讲师，我已在考虑要不要申请这个职位。我在东京这么多年了，也想换个生活环境，柏斯是个中型都市，山水又秀丽，正适合我，我想在那儿可以潜心研究一些课题。”从语气上听来思民是异常向往到柏斯工作的。

“好哇！好哇！我们又可以常常和思颖相聚了。”蕙韵神往了。

那晚思民与蕙韵在电话中谈了半个小时，两人都很兴奋。

日子在期待远行与等待思民的来信和电话中好像过得特别快，转眼就来到了十二月。早在十一月中旬，岛国各个较高级的购物中心就都布置好迎圣诞的装饰来了。乌节路尤其装饰得富丽堂皇，一入夜灯火亮了，装饰物闪闪发亮，俨然也有几分寒冬已至，圣诞之音已近的气氛。

林素莲、范美艳和程超兰最近少来电话与蕙韵联络，蕙韵的远行看来对她们有点震撼，也多少引起她们的嫉忌。当一群普通朋友有一人突然脱颖而出，其他在原地踏步者通常都会有点不快，一半是老友即将脱队了所带来的依依不舍情绪的干扰，一半却是由于看到别人已做到自己所无法做到的事后所产生的嫉忌心理在作怪；这二者在范美艳她们三人中都有，也因此她们自动地与蕙韵疏远了。这是交到较普通的朋友所必然会遇到的现象，蕙韵对此甚为清楚。心胸狭隘的人，是只能与朋友一起相互慰藉，而无法为朋友的成功欢呼的。

在此段期间，倒是汪佳钰经常来电话与蕙韵闲聊，偶而在星期天也会约蕙韵一起去吃饭。

“其实你早就应该接受公司的调派，你应该换个生活环境，以忘掉过去的不愉快。”当蕙韵第一次告诉佳钰，她即将到柏斯工作时，佳钰这么对蕙韵说。

“是呀，我已接受了这任务。”蕙韵说。

“到柏斯后，在那儿你可以慢慢再找对象，像你这样有条件的人，不用心

急，迟早总会找到好对象的。”佳钰继续鼓励蕙韵。

“我离开他已六年了，我六年来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我那有心急呀。”蕙韵差点就想把最近与高思民重逢，并激起爱情的火花的事告诉佳钰，但想到这位密友的那张喜欢到处述说别人的故事的嘴巴，蕙韵把涌到嘴上的话吞了下去。

在这岛国里，要交到可诉说心事的朋友可说难如登天，对蕙韵来说，尤其如此。许多与她来往的朋友，无非想从她那儿得到一点有关房地产行情的消息，再不就是维持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真正能谈得来的，绝无仅有，汪佳钰算得是唯一的一位。但佳钰的丈夫生意做得不错，家中有女佣，她指使别人惯了，不懂得尊重别人，与蕙韵讲话时，她经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要命令人家的大女人神色。

圣诞节在岛民疯狂购物中过去了，接着农历新年就悄悄地走近了，购物中心在圣诞节花费了好多钱在装饰上去，农历新年就因陋就简地把圣诞节的装饰物改头换面，草草地装饰一翻，但无论怎么说，这岛国到底是以华人为主的，因此农历新年的气氛就比圣诞节更深入民间。大街小巷、组屋商店、购物中心，都摆满年货，许多游子也借此机会回乡与亲人聚一聚。

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蕙韵照例在家中看书，今天是星期五，已是九点半了，高思民仍然未打电话来。思民每周五例必在九点左右打电话来与蕙韵聊聊，今晚却没打来。蕙韵有点纳罕，接着就胡思乱想起来。十点十五分了，思民仍然没电话来，蕙韵开始着急了，她提起勇气，拨了个电话到东京，电话响了好久，但却没人接听。这下子蕙韵更焦急了，有点坐立不安，她作了个深呼吸，勉强镇定自己。

此时电话响了，蕙韵赶紧从沙发上跳起来接听，是高思民。

“蕙韵，我现在在樟宜机场，我的班机刚到。”高思民兴奋地说。

“怎么你会在樟宜机场？我担心极了。”蕙韵有点埋怨地说。

“我故意不给你打电话，因为飞机降落时间原本是我每周五打电话给你的时间一样的，但想不到成田机场今晚突然下了场大雪，跑道太滑须先清理掉雪堆。飞机延迟一小时起飞，我又已在机上无法打电话通知你，实在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高思民解释道：“蕙韵，我先把行李放在我父母亲的家，就来见你。”

“这么迟了，你还要来？”

“我迟睡惯了，无所谓，你方便吗？”

“我没问题，我怕你太疲劳，不然这样吧，你在一个地方等我，靠近你父母亲的地方。”

“他们住在桥北路，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那就去克拉码头吧，那一带最近重建过，很有气氛，也不乏24小时的餐馆或咖啡座。”

“好，就这么决定。”

夜的海边相当凉快，游人逐渐稀少了，思民与蕙韵坐在靠海的茶桌，思民很快就谈到蕙韵将到柏斯工作的事。

“我下个月中旬到柏斯，现在还没找到房子，找到后再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思民用食指指着蕙韵说：“我在西澳大学申请到教职，教导比较文化。四月上任，比你迟一个月。”

“那太好了，我们真的可以和赵思颖经常相聚了。”

有些人的一生就因碰上某种机缘而彻底改写，蕙韵与思民的重逢，以至现在彼此都到柏斯工作，正是这种情况。他们都在岛国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场所，他们此去可说是一种自我放逐的行为，在异乡能做些什么，思民多少有点答案，蕙韵就毫无头绪了。但她并不再犹豫不前，再遇到思民，对她的感情生活来说，此后是有了依附，对她的事业来说，却未必是个有利因素，她在异乡自然还能近畿公司工作的，但若离开近畿公司再在柏斯找份工作，待遇可能

就没那么好了。还有，思民一向就是过着学者的生活，他在业余可研究一些特定的课题，蕙韵又将作什么呢？这是蕙韵较担忧的。

当晚，思民与蕙韵谈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在德士里，思民禁不住紧紧握住蕙韵的手说：“让我们在柏斯开拓另一段生活意境吧！”

九

农历新年华人公司按例都放好几天假，林素莲、范美艳和程超兰趁此长假特地定了年初四晚为蕙韵饯行，汪钰钺也参加，她本来想单独为蕙韵饯行的，但蕙韵嫌连吃二场，既浪费时间也破坏胃口，就安排大家一起吃。

“我可以带一位朋友去吗？”蕙韵在电话中这样问钰钺。

“是男的还是女的？”钰钺问。

“是男的，叫高思民，我留学伦敦时期认识的，他现在东京驹泽大学教书。”

“你的保密工夫倒是做得很好哦！”钰钺有点不高兴地说，语气中带着责备意味。

“我四个月前才在东京与他重逢的，感情还不十分成熟，不便公开嘛！”

“还不十分成熟？他都迫到新加坡来了，还说不成熟。”

“他是回来度假的，我想顺便带他来凑凑热闹。”蕙韵沉住气回答，她也有点不高兴。钰钺就是这样叫她生气，大小事情都想知道，动不动就责备别人。

和钰钺说过此事后，蕙韵再联络范美艳，告诉她同样的事。

“你是饥不择食吗？这么快就认定他是你的男朋友了。”美艳这样抢白着。

“我们早在伦敦时期就认识的，这次在东京是重逢。”蕙韵说。

“重逢，重逢，你知道他的底细吗？”美艳又是摆出教训别人的姿态来。

“我只是通知你一声，我会带我的男朋友来奥夫卡山庄而已。”蕙韵也有

点懊恼了，她说：“请你转告素莲和超兰一声。”说完，蕙韵就挂断电话。

奥夫卡山庄坐落在直落布兰雅公园的小丘上，那儿地势高耸，周围广植花树，那夜上弦月斜挂天边，众星闪烁，路灯迷朦，花香轻轻飘曳在新鲜的空气里。林素莲、程超兰、范美艳、黄蕙韵和高思民准时到会，独独汪佳钰迟到，因此五人就先在山庄旁的花园散散步。

高思民长期在外生活，对这岛国的许多地方都颇为生疏，奥夫卡山庄他第一次到，又有蕙韵在身边，顿使他觉得周围的一切景物都那么诗情画意。满园的水梅盛开着，一股幽幽的清香沁人心肺，他禁不住拉住蕙韵的手，范美艳看在眼里，白了思民一眼。

散步了约莫十分钟，汪佳钰终于出现了，众人哇了一声，齐声喊道：

“佳钰迟到，今晚罚你请客。”

“才迟了十多分钟嘛！”佳钰说。

“十多分钟也是迟到，迟一分钟都算迟到。”范美艳说：“一定要罚。”

“罚就罚，看你们能吃多少？”佳钰又摆出盛气凌人的姿态。

“跟你开开玩笑，别动气。”素莲打圆场说：“走吧，趁早找个可欣赏夜景的好位置。”

六人选了张靠近斜坡的桌子坐下，范美艳带头点菜，因为今晚是为蕙韵饯别，这五位女士又都会喝酒，加上思民也爱喝酒，大家就都同意喝点红酒。

奥夫卡山庄的庭园颇具情调，从山坡上看下去，远处灯光灿烂，一派繁华景象，两杯下肚，话题就来了。

“让我们祝福蕙韵此次外调工作愉快，并预祝她和思民重逢能擦出爱情的火花，开展另一段人生的绚丽旅途。”素莲衷心地祝福蕙韵。

“我最讨厌朋友之间不坦诚相待，蕙韵认识思民已四个月了，我们都被蒙在鼓里，至到今天才知道，这太不够朋友了。”汪佳钰埋怨道。

佳钰有个称得上幸福的家，她先生从商，财政大权掌握在她手上，她住

公寓，驾大汽车，但佳钰在内心中总埋怨丈夫不够浪漫，不会陪她游山玩水，把她丢在家里，害得她只好以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来打发时间。前此她特别照顾蕙韵，是因为看到蕙韵失婚，处境可怜。在这岛国，是有这么一种人，看到别人比自己不幸，就会兴起一股怜悯之情，并以此慰藉自己，从而得到一种高人一等，无比幸福的快感。可是一旦被他可怜的对象站起来了，并与她平起平坐，他就会诋毁对方，破坏对方，汪佳钰正是此类人。

“人家都是失婚者嘛，有机会重逢，自然会珍惜彼此的，你埋怨什么？”程超兰说。她表面上是为蕙韵解围，实际上是看不起蕙韵把穷教授思民当作宝看待。

程超兰又是另一类型女性，她整日生活在梦中，老想找个才貌俱备而品格又良好的对象，因此她在工作场所，只要看到合乎己意的男人，也不管对方比她小了多少岁，总会与他们一起吃饭喝茶，想借此培养出一段感情来，但她的计划屡试屡败，几位比她年小的男人都没选上她，而是与年轻貌美的女孩结婚去了。超兰在惊惶之余，仍然没改变这种作风，以至年过40，依然单身。她对于蕙韵的再遇到思民，内心里有点羡慕，但退而一想，却又认为思民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离了婚的穷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呢？程超兰心里骂道。

“我郑重地提醒你高思民，我们的蕙韵是人得厨房上得厅堂的，她可是经常出入高级场所的。你千万别把她带进书斋中去。”范美艳终于开口了。她是这社会的特殊产物，一切都从功利的观点来衡量得失，包括爱情在内。在她的内心里，她认为蕙韵若嫁给思民，那是很不明智的抉择。因此她的话是提醒思民得好好对待蕙韵，也间接暗示蕙韵应三思而后行。

蕙韵的四位女友的谈话，给思民很大的冲击，除了素莲的由衷祝福外，另三人的话都略带讥刺。为什么人会变得这么残酷呢？为什么她们不会为朋友的成功而欢呼呢？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一群朋友在一起都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人成功，这是多么冷酷的现象呀！思民心中感慨着。

“这周围的环境很不错。”蕙韵对思民说。她今晚更进一步看到这三位女友的丑陋面目，她决定此后与她们疏远甚至断交，除了素莲之外。

蕙韵尤其讨厌美艳与超兰，她们俩把自己择偶的标准与要求强套在蕙韵身上，当蕙韵找到对象时，她们既心酸却又要找出一些理由来破坏蕙韵的抉择，由此满足她们自己的内心的空虚。她们根本不晓得蕙韵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蕙韵与思民在一起的那种起共鸣的幸福感。她们都只会在自己编织的、不合实际的梦中消磨掉青春。

“大家还想吃点甜品吗？”思民看到场面相当僵，就这么问。

“好不好来一道芒果布丁？”素莲问大家，在蕙韵的四位女友中，她是唯一衷心祝福蕙韵的，素莲同样还没找到理想的对象，但她心胸宽阔，比较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随便罗！”范美艳抿着嘴说：“大家喜欢吃就叫嘛！”

“那就来一道芒果布丁吧。”素莲说。

这席饯别宴就在相当别扭的局面下结束。六人离开奥夫卡山庄时才晚上十点半，思民因此建议蕙韵再到文华酒店的咖啡座聊一聊。

夜的乌节路并没有一般大都会的喧闹，文华酒店内的咖啡座人客也不多，这正好让思民与蕙韵静静地谈心。

夜越深咖啡店的顾客就越少了，到只剩下思民与蕙韵时，他俩都有点不自在，思民看一看周围，招待员似乎都在看着他们，便说：

“蕙韵，我看我们应该回家了。”

“也好，改次再谈吧！”

“等一等，蕙韵，我有个小礼物给你。”思民说着，就从小提袋拿出一包小包裹来。

“这是日本有名的养珠串链，我相信你会喜欢的。”思民递上礼物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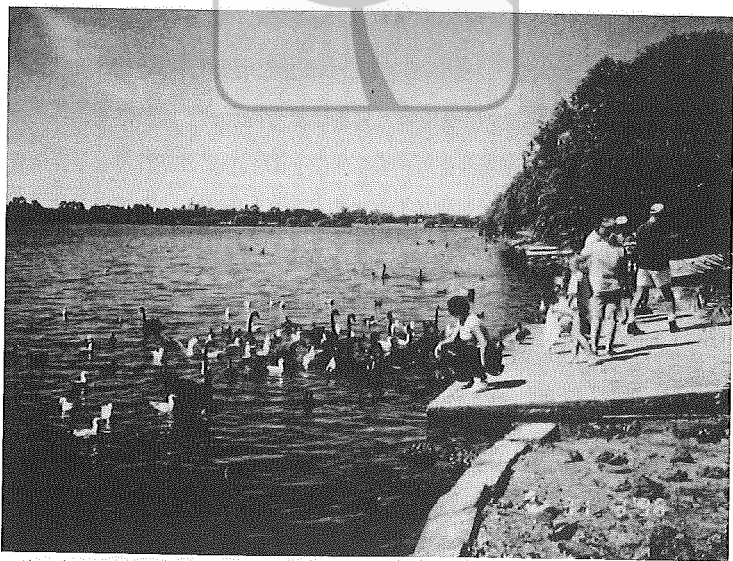
“你花好多钱买的？”蕙韵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礼物。

“不会太贵的，你戴上一定非常漂亮。”思民坚决地把礼物放在蕙韵的手上。

十

柏斯的四月末已是仲秋，天气相当寒冷，野草都枯萎了，落叶木的叶子都转红了，郊外山坡处开满了各种野花，间杂着一些小灌木丛中的红叶，景致很绚丽。

天鹅河的水似乎更清澈，也更蔚蓝，海鸥在河畔逍遥漫步，也在河面上飞翔，黑天鹅在河畔悠哉闲哉地游弋。游船与风帆不时掠过河面，漾起叠叠层层细浪，与海鸥的上下飞翔构成一幅绝佳风景画。



天鹅河的水似乎更清澈，也更蔚蓝，海鸥在河畔逍遥漫步，也在河面上飞翔，黑天鹅在河畔悠哉闲哉地游弋。

思民与蕙韵一早就到天鹅河畔用早餐，这是星期天，从星期五就到郊外露营野餐的澳洲人都还没回到珀斯市内，天鹅河显得比平日更为宁静了。他俩用过早餐后，便顺着河畔散步，晨风真有点冷，但也吹拂得他俩精神格外清爽。蕙韵到珀斯已近两个月，思民四月初才到，至今只住了三星期，但两人几乎天天都在一起用晚餐，一起在天鹅河一带散步。珀斯的唐人街两人也走熟了，几家华人饭店也经常去光顾，熟悉得很。偶而，蕙韵也会在家中准备一两道菜，邀思民共进晚餐，思民投桃报李，时不时也炒一两样菜邀蕙韵到家聚一聚，三星期来两人的感情已进一步深化，可说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此时两人走在河畔的草地上，远望处处盛开着的野菊花，蕙韵觉得这意境真美，而与思民在一起，听他谈理想，谈开拓人生的境界，她觉得是一种快乐无比的享受，也才找到真正的自我。

认识了思民后，蕙韵才领略到，人活着并不单单为解决自己的三餐，为个人谋取丰富的物质享受而已；人生还应该有更崇高的追求目标，像高思民、张厚德、严开镇、卓北村、吴虹莺，他们不都是在解决了本身的生活问题后，还在追寻另一种理想吗？90年代是人类理想陷入幻灭的时代，但他们却还拥有本身的理想，他们是与某些在某种主义盛行的年代，把某一种理论当作一件花衣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以标榜进步的伪君子是不一样的。这些伪君子在思潮消退的现在，都变得自私、无情无义、损人利己，然而在一般人面前却又要摆出正人君子的模样来。至于像范美艳这类自以为是的人，蕙韵更觉得她们简直就是自造的幻境中虚度一生。

但来到珀斯后，在异乡工作，闲暇之余，蕙韵也会感到生活有点空虚。那倒不是因为融不进澳洲的主流社会去的苦恼，在伦敦生活过四年的蕙韵，无论是对英语的掌握，或在生活习惯的适应上，对她来说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闲暇时她要做什么？

“思民，你空闲时做些什么？”蕙韵终于问起思民这个问题。

“我读书，我备课，我计划写一些论文，偶而也写写散文。真的，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分配，我的闲暇都是挤出来的。”思民说：“蕙韵，我看我应该借你一些中文书读一读，不然，你的中文会忘掉的。”

“我已经十多年没写过中文了，许多字我都忘了怎么写。”蕙韵说：“我真的应该多读一些中文书，慢慢提高我的中文程度。”

“明天我就借你一些中文书，多是关于中国文学与哲学的书，行吗？”思民问。

“试试看吧！”

第二天思民果然带来好几册中文书，有诗文选集，有评述历代杰出文学家生平与作品的，也有论述中国哲学的。思民说：

“读一个作家的生平与作品，最要紧的是看他如何对待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你看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他们都多执着于本身的理想，即使在官场多失意，生活多艰难，他们始终没放弃自己的想法。我常想，人类会进步，靠的就是这种择善而固之的精神。正因为这些诗人热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才使得人间充满正气。蕙韵，坦白地对你说，我这半生也是充满着坎坷与不幸的，我从小就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过来，我能读到大学毕业，又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所经历的千辛万苦，是足够我写一本自传小说的。我对本族文化在岛国的前景，曾经深深忧虑过，在极度的失望与忧伤过后，我毅然离国到日本去执教。在异乡看花开花落，我那颗不心伤？直到最近我才想通了，文化是没国界的，我在异乡弘扬华族文化，又何尝不是在促进人类朝向美好前景迈进的工作呢？”

“你的话相当有道理。”蕙韵说：“我曾读过芭芭拉的著名小说《艾玛夫人》一书，我被书中女主角艾玛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过。可以说，她的精神实质已化为我的血液的一部分，我常常以她作为自己的模范。”

“是的，在读好书时，书中主角的可贵品格会不知不觉地化为你的血液的

一部分，一个人若能从众多书中的主角的可贵品格中吸取养料，他将是一个杰出的、有个性的人。我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处女地》等等，我从这些世界的小说中的人物吸取了许多养分。我读过拜伦、雪莱、布莱克、济慈、华兹华斯、莎士比亚、朗费罗、惠特曼、海涅、歌德、席勒、斐多翡的诗。我敢这么说，无论古今中外，真正的诗人都是一个思想家。像阮大铖、汪精卫这样的人，其作品即使写得多么精彩，都将遭受人们的遗弃。”思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很惭愧，我却是什书都读，包括蔡X的，梁XX的。”蕙韵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喜爱阅读是一种好嗜好，开卷有益此话基本上没错。”思民继续说：“但人生短促，空暇有限，我认为读书应选最好的来读，收益才会大。读快餐文化就像吃快餐一样，收益不多。李敖曾说，人到中年最好绝游息交，因为时日不多，再漫游再结交朋友，就没时间研究学问了。我认为这话没错，同时引申至读书也不能漫读，你想中外古今，名著何其多，任何人穷一生精力都无法尝到大镬之一勺，哪还有时间来读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也有必要生产的，因为许多民众需要。”蕙韵反驳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我为自己确定的人生方向是：我像是一名巴士司机，我驾着巴士朝一定的路线走，也有预定的终点，我不是搭客。换句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要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要能看到时代的特征与需求，他不是一名搭客，他应该是一名司机。”思民越说越兴奋起来。

“我们先吃完晚餐再谈吧。”两人不知不觉地已走到唐人街来了，蕙韵这么建议。

“好，今晚我想吃越南的牛肉炒河粉。”思民特别欣赏那家越南饭店的牛肉河粉。

因为借书给蕙韵，思民与蕙韵又多了一个永谈不完的话题。再加上赵思颖及其丈夫陈丕勇偶而也会来相聚，思民与蕙韵在柏斯的生活也就变得颇充实了。

转眼五月即将过去，澳洲已进入深秋，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落叶木的叶子红透了，秋水更其清澈了。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天气非常晴朗，气温也较平日高了几度，赵思颖一清早就打电话约蕙韵与思民一起郊游，说两人来柏斯两个月了，却还没到过满都拉运河去野餐，实在可惜。思民与蕙韵一听到思颖一家人愿当向导，自然一口答应，就这样一车五人快快乐乐郊游去。

满都拉运河八年前才开凿，离柏斯百公里许，星期天路上车子少，思颖的丈夫陈丕勇快速开车，不到两小时就到。满都拉运河的深秋的清晨特别有诗意，河水蓝得像大洋一样深厚，天气凉爽得像在冷气室里一样舒服，河畔杂树或脱尽叶子矗立晴空，或浓荫密密挡住阳光，岸畔聚集了好多海鸥与塘鹅，或三五成群，或双双漫步，一派世外桃源景象。满都拉运河流经的地带，政府建了好多专卖给退休人士养老的房屋，因此流泛在满都拉的悠闲气氛特别浓郁。五人一下车，赵思颖就快手快脚地找到一块清净旷地，铺起大大的草席，并拿出一篮篮的食物来，计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果汁、啤酒、烧鸡、烤牛肉、面包、鲜蘑菇、沙律、水果，食物都煮好了，只须温一温就可入口。

思颖的儿子陈小雄一看到塘鹅与海鸥，就拼命追逐它们。海鸥且跑且飞地躲避小雄，塘鹅却不怕人，只有当小雄顿脚假装要踩它们时，它们才稍微跑快躲避。

思民与蕙韵第一次看到满都拉运河，心情特别兴奋，满都拉运河的水比天鹅河的更加蔚蓝，且河面浩瀚，一眼望去，颇有烟波浩渺，胜似仙境之感。思颖看二人兴致这么高，也就陪着他们走走停停，并时不时介绍周围的景物。

陈丕勇因为来过满都拉好几回，不想再走动，就一人坐在草席上看报。午餐时刻近了，五人就在树荫下用餐。澳洲葡萄酒特别便宜，思颖、丕

勇、思民和蕙韵都开怀畅饮，小雄则频频喝着橙汁。

思颖、思民和蕙韵原本是留学伦敦时期的同学，熟络得很，丕勇一向较木讷，学的又是商科，对思民他们所谈的话题较没兴趣，但三杯下肚，丕勇谈兴就来了，因此也不时插嘴谈论思民等三人所讨论的话题。

“我虽人在异乡，有时倒觉得有更自由的环境可研究一些敏感课题。”思颖愤慨地说，他们三人正谈论人在异乡，业余可以做些什么研究的问题。

“那你在研究什么课题？”思民问。

“我在探讨辛亥革命后华人的思想倾向，欧美近来不是特别留意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抬头的问题吗？亨廷顿不是提出东西方文化冲突论吗？我隐隐约约的感到，亨廷顿的东方文化威胁论是有针对性的，是冲着亚洲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繁荣，以及在政治上的日益摆脱欧美的控制局面而来的。作为知识分子，我想我有责任探讨此问题的真相，并把真相写成书，让世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思颖说。

“她一有空就往书店与图书馆钻，为的就是研究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问题。”丕勇半开玩笑地说：“有时连小雄与我，她连睬都不睬我们。”

“思颖研究的课题是个大课题，在日本也有一种大中华圈论点，提的是海外华人在所居国垄断财富的论调，这也是反华大合唱的一种打边鼓助阵的论调。我经常和卓北村、吴虹莺、严开镇讨论此问题；张厚德从汉城飞来东京办公时，我们也讨论了好几回，大家觉得这种论调若不加以驳斥，就会形成一种思潮，给世界上所有的华人带来无比的祸害。”思民说。

“在岛国，最近也有人说，随着中国推行开放政策，许多中国人会向外移民，这会促使海外华社的民族主义思想加浓。我不晓得提出这种看法的学人有何居心。华人移民是个别的行动，与欧美的殖民截然不同。华人因为基本上没宗教信仰，他们在海外设牌坊、兴建学校、学习本身的语言文化，是一种认同，也是团结的凝聚素。他们并没像殖民地主义者那样以坚艇利炮轰开人家的国

门，强制地在别人的国土上推行本民族文化，而且所加给殖民地子民的又不是主流文化而是低层次文化。殖民主义者甚至进行种族屠杀，消灭别人的文化。华人的毁家办学，只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与权利，如果这样的举动也会威胁到别人，我就真的不知真理何在！”蕙韵也激动起来了。

“我来柏斯两个多月了，在生活上已适应了，这儿的环境很宁静，学术风气不差，我想可以静下心来研究一些课题。这几天我正在想，好不好写一部探讨海外华人思想史的巨构。现在大家一谈开，我突然有了个奇想，好个我们大家分工合作。譬如说，思颖你对澳洲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就来写澳洲华人思想史此部分，蕙韵就写英国华人思想史那部分，我则写日本华人思想史部分，张厚德嘛，就教他写韩国华人思想史吧；至于岛国的华人思想史，我们大家再分工合作好了。”思民越说越起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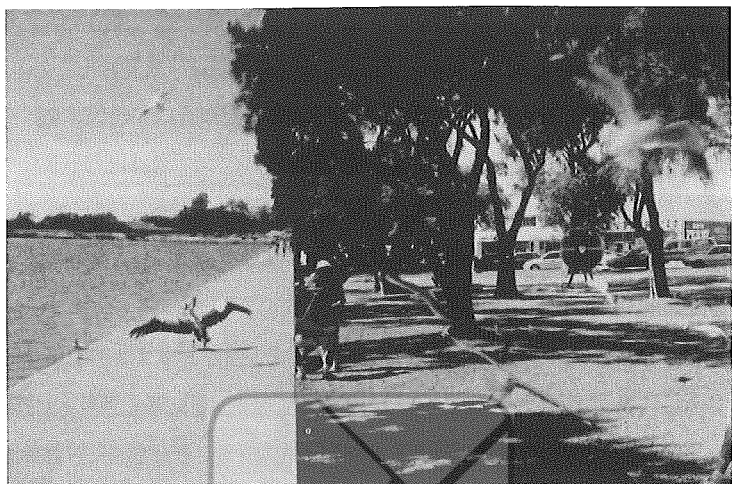
“那美国的部分呢？还有加拿大的呢？非洲的呢？”丕勇也插嘴问。

“对哦，我倒忘了美加两国，但这不成问题，程大英和李开春你们还记得他们吗？他们都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温哥华还有所中华学院，由中国移民陈蔚中博士兴办的，要找加拿大的华人资料应不成问题。至于美国，那年我去华盛顿与纽约时，认识了杨隆兴教授与王昌明教授，都是很关心时事的学者，我想邀他们合写此书也应该没问题的。至于非洲部分，暂时只好搁下罗！”思民乐观地说。

“我系里倒有几位从毛里求斯和牙买加来的学生，这方面的资料我倒可以帮你们找一找，但其他非洲国家的，就只好另想办法了。”丕勇自告奋勇地说。

“那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回去我再仔细策划策划，就可以展开工作了。”思民和大家一边收拾纸杯纸盘和剩菜一边这么说。

深秋的满都拉运河的黄昏颇有几分肃杀气氛，晚风尤其冷冽，五人沿着河畔再散步时，天色已向晚了，运河尽处现出一道颜色非常绚丽的彩虹，游人



两只塘鹅振翅缓缓飞向那彩虹绚丽的天边，恰似思民和蕙韵今后追寻的生活远景，异常灿烂，但也有点遥远。

都啧啧称奇。陈小雄还是边走边追逐着海鸥和塘鹅。突然有人丢了一块小石头，惊起了两只塘鹅，它们振翅缓缓飞向那彩虹绚丽的天边，恰似思民和蕙韵今后追寻的生活远景，异常灿烂，但也有点遥远。这深秋河畔周围的黄昏的苍凉气氛，却又像这些异乡游子的心态的写照。

海天迷蒙 春无归处

亚伯达省的9月气温已下降了好几度，加上又是雨季，天气就更加寒冷了，路旁枫树的比手掌还宽大的叶子都转红了。亚省第二大城市卡加利市的街道，在雨帘中远远望过去，尽是红彤彤一片，与初春的东京路旁樱花盛开似锦的景象一比，其吸引人的程度也不遑多让。

周颖慧与施泽恩夫妇乘坐德士路过卡加利唐人街，看到此建筑物的气派，都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

施泽恩在《淡马锡日报》任职，此趟受邀来卡加利市出席中华文化中心开幕典礼；他的太太周颖慧在旅游局做事，担任高级执行员职位，因为生性喜爱游山玩水，就也申请了十天年假，跟着泽恩前来卡城观光。颖慧的女友映虹，年纪虽只四十出头，却是历尽沧桑了。她与洋丈夫道森，就住在洛矶山下，夫妇俩经营着一个偌大的农场，养羊、养牛、养鸡，日子过得很忙碌，也生活得很充实。但映虹过惯了舒适的都市生活，对农场这种事事都须亲力亲为的生活方式很是不惯，时不时都向道森发牢骚，使原本相当美好的婚姻生活，像是在米饭中撒了小石粒一样，变得异常不写意。

“道森！道森！施先生与施太太来了。”映虹此时看到泽恩与颖慧从德士下来，就高喊着丈夫。她系着条围巾，刚从鸡寮捡蛋出来，两手使劲地擦着围巾，才和泽恩与颖慧握手。

泽恩一看映虹，不禁一惊。映虹发胖了，与十年前他在新加坡与颖慧初次看到的映虹大大不同。那时的映虹身材高挑，肥瘦适中，脸上充满着纯真之气。一别十年，她的脸充满沧桑，身材臃肿了，已是个中年妇女了，且苍老得很。

“欢迎！欢迎！”道森先往身上的围巾擦了擦手，再与泽恩和颖慧握手。道森今年六十二岁，是位会计师，两年前退休，用了部分积蓄买了这一大片农场，与映虹结婚后两人就此搬来农场，过着隐居生活。道森世代农耕，父亲曾参政，

担任过多伦多市市长，家世显赫一时。但道森自幼在农场生活，深爱那种早睡早起，一切事务都亲力亲为的农场生活。

“我特别喜爱农场生活的另一个原因是，蔬菜、肉类、饮料都特别新鲜。你们看，这牛乳是早上才挤的，多可口呀！”道森此时与泽恩、颖慧及映虹坐在客厅喝着洋茶加鲜奶，他洋洋自得地说：“亲爱的，你说我的话对吗？”

“不对。”映虹故意顶撞道森：“农场生活太单调刻板，我不喜欢。何况说，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鲜奶与肉类也很新鲜。我们何必为了吃新鲜的东西就呆在农场呢？”

“那你何必嫁给我，与我一起受苦呢？你应该离开这农场，去找回你的前夫理查王，他是一个电脑专家，他不是曾给你一段很幸福的生活吗？”道森也不示弱，在泽恩与颖慧面前挖出映虹的往事。

“道森，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颖慧插嘴说。

“喝茶，喝茶。”泽恩又开话题说：“这三文治夹着腌肉、香肠与鸡蛋一起吃，的确是妙不可言。”

“施先生说得好，这腌肉、香肠与鸡蛋，是我们的农场的产品，所以才会这么新鲜可口。”道森十分自豪地说：“我奋斗了几十年了，身心都累了，我想在农场度过我的晚年，与世无争地生活着。我看着这翠绿的草原，我的心就快乐得很。我所养的牛与羊，都很有灵性，在清晨或黄昏，我看到它们啃吃着嫩草的认真神情，我就能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何在。”

“那你就和牛羊一起生活好了，何须要我？”映虹一边倒着茶，一边微嗔道。

“别再这样拌嘴了。”泽恩说：“夫妻不应该为拌嘴而拌嘴，这很伤感情的。”

“施先生，我不是爱拌嘴，你看他一说话就爱提起我的前夫理查，那已是往事了，我再也没与他来往了。”映虹申辩着。

“没来往？鬼才相信！我时常都接到男人打来的电话，说华语的，好像鸟叫一样的语言。”道森用食指指着映虹说，有点调侃意味。

“你闭嘴！”映虹有点被激怒了。

“我们到草原上散散步去吧。”颖慧建议。

“好，好。”泽恩应和着，他知道太太的用意是在调解这场争辩。

“我来当向导。”道森说：“施先生跟我来，我们先去看看养鱼池。”

“养鱼池有什么好看的！”映虹又刁难道。

“看看有没有办法捉到一尾大鱼，好为今晚的烤肉会增添一道好菜。”道森笑着说。

初秋的草原的午后，阳光灿烂，蓝天如洗，清晨雨洒过的野草上依然有点点水珠，此时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亮，空气中洋溢着一股淡淡的青草味，这是雨后的草原特有的香味。远处几棵落叶乔木的叶子都转黄了，与草地上的小灌木丛中的盛开的黄色野花相映成趣。

四人走在这微冷，然而香味四溢的美丽的草原上，大家都变得异常温柔和顺。

“你离开理查几年了？”颖慧与映虹此时走在道森与泽恩背后，颖慧故意放慢脚步，让距离拉远了，才用华语问起映虹的往事。

“那是前年的事。我不是在信中告诉过你吗？”映虹答道。

“但你并没说明离开他的原因。”

“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总之，我和理查生活久了，总感到生活特别沉闷，他一天到晚只搞电脑，搞研究，一点生活情趣也没有。”映虹说：“当和朋友在一块时，他只顾谈论他们兴趣的课题，一点都没照顾到我的感受。我与理查在硅谷的生活是很乏味的，一早起来，我准备了早餐让他吃了上班，然后我独自一人留在家中看电视啦、逛街啦，一直到黄昏理查下班回来共进晚餐，聊天时，总是问五句答两句，有时甚至不开口，我们十点左右就睡觉。就这样日

日复一日地，周而复始地刻板地生活着，如果不与他分手，我恐怕会闷到发疯，而做出一些失去理性的事！”

“生活情趣是要自己去寻找的，两人的生活情趣是要花点心思去营造的。”颖慧说。

“这道理我懂啊！但理查这种人天生是个书呆子，他不懂得生活情趣，单靠我一个人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映虹斩钉截铁地说。

“哦！那我就没话说了。”颖慧有点懊恼了。她对这位算得上是她的知心好友之一的东方女郎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与生活态度，是很不以为然的。

姚映虹生于砂劳越古晋，她在那儿完成中学教育后，再进入师训学院，毕业后就任当地一所小学的英文教师。教了三五年书，她觉得没什么出息，独自跑到新加坡来闯天下，担任过旅馆接待员、旅行社向导，也曾在香港工作三年，生活依然过得不如意。她又跑到西雅图去读书，四年苦读，终于考获一个学位。自此她就在美国各州走动，由旧金山到洛杉矶，由西雅图到硅谷，然后遇上理查王这位来自中国的电脑奇才，两人一见如故，不久就结婚。

在认识理查王之前映虹在家乡时曾在母亲的安排下，订过一次婚，在新加坡也有过两次爱情经历，都以失败告终。这几次在爱情道路上所遇到的挫折，使映虹丧失掉纯真，她再也不相信爱情，她的内心世界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开始懂得耍手段。她认为，男人是不会严肃对待爱情的，与男人谈恋爱最好像玩捉迷藏，躲躲闪闪一番后，再出其不意地猎住他，给对方一个惊喜，这是恋爱学的最高境界。一旦生活厌了，也无须向对方多说理由，只要找一两件事来吵一吵，闹一闹，就此分手，尽快忘掉对方，日子久了伤痕自然痊愈。

“婚姻不和谐，大家一拍两散，这有什么不对？我和理查的分手就是这种情形。”映虹望着颖慧说。

“你们两人一直在嘀咕着什么？”道森这时转过头来问颖慧与映虹。他们四人已来到鱼池。

“我在问映虹是怎样认识你的？”颖慧随口应道。

“哦，非常简单，自前年我前妻离开我之后，我晚餐都在外头解决，卡卡利市有间叫‘樱’的日本餐馆，食物好价格便宜，因此我经常到那儿用餐，映虹是这家餐馆的经理，见面多了，她便邀我出来吃饭，就这样她上钩了。”道森半开玩笑地说。

“胡说，我约你吃饭？是你约我去出席一个晚宴的。”映虹感到自尊受损，分辨着说。

“我是约你的副手，那位年轻的日本女郎，是你自己来赴约的。”道森还是笑嘻嘻地叙述着：“相信我，颖慧、泽恩，我说的是真话。”

“你再胡说，我就离家出走。”映虹真的动气了。

“现在就走啊，我不会挽留你的。”道森还是笑嘻嘻的说。

“看，你们又拌嘴了，别这样！”泽恩担心地说。

“没事，没事，我们几乎天天都是这样斗嘴的。”映虹说。

“我知道，映虹并没真心爱我，她与我结婚要的是申请公民权，只要她今天申请到加拿大公民权，明天她就会离开我。”道森幽幽地说。

“让我来收网，看看有什么收获？”道森用一把长勾从鱼池中勾起鱼网，果然有三尾鱼在网内，其中一尾特别大，道森握在手上掂一掂，说：“约有两公斤重，这种鱼肉特厚又没细骨，今晚可用来烧烤。”

“亲爱的，这尾鱼你来切片，今晚我们办个烧烤会，施先生与施太太，你说好吗？”道森笑着说，他显露出农人收获时特有的满足感。

“我不切，你只出一把嘴，我却得干这种驴子似的工作。”映虹气犹未消，嘟着嘴说。

道森夫妇继续带着泽恩与颖慧，绕着草原走了一大圈，看了牛棚、羊牢、鸡寮后，再回到家来，此时已是下午三点钟，大家都有点疲倦了，便各自回房休息。

二

洛矶山从加拿大逶迤南下美国，气势雄伟。世界最大的冰原坐落在加拿大境内，水源沿着洛矶山脉而下，使加拿大的湖泊瀑布特别众多且壮观，充足的水源美化了山川，也养肥了野草树木，使加拿大的景色显得异常秀丽，在此初秋的多雨季节，树木更出落得标致无比。

这是9月的某日的黄昏，夕阳照在绿油油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蠕蠕而动，在啃吃着嫩草。倦鸟都回来了，有些歇息在牛背上，有些在低空翱翔，构成一幅初秋黄昏的农家乐图。

道森、映虹、泽恩与颖慧经过两小时的小息后，四人此刻正精神奕奕地在准备今晚的烧烤会。

鱼肉蔬菜准备得将妥当时，道森的邻居肯特过来了。

“来，来，肯特，让我给你介绍，这位是从新加坡来的施先生，她是施太太。”道森满脸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肯特紧握着泽恩的手说。

泽恩详端着肯特，高瘦的身材，一身邋遢样，一看就知道他的经济情况不太好。

“我年轻时住在伦敦，十年前才移居加拿大。”肯特自我介绍，他的英语说得十分漂亮。

“肯特先生是工程师，前年才退休，现在住在我家附近，拥有一片草原，他与太太靠养羊养牛为生。”道森继续介绍：“来，大家先喝罐啤酒。”

“施先生在何处得意？”肯特问，他一边喝着枫叶牌啤酒，一边嚼着香炸扁豆。

“我在报界工作。”泽恩应着。

“施先生有意移民加拿大。”道森插嘴说。

“加拿大环境真好，这儿的空气最新鲜，住在卡卡利的人文化水平很高，80%的人是大学毕业生。”肯特很自豪地说：“施先生想在卡卡利找份新闻从业员的工作，那不是难题。”

“不过，施先生是华文报的记者，不是英文报的。”道森转向映虹，说：“亲爱的，把那些牛肉片放到烧烤架上去。”

“华文报，卡卡利似乎还没出版华文报。”肯特说，他啃着一片熏鲑鱼片，并大口喝了半罐啤酒。

“再来一罐。”道森很好客，再递给肯特一罐啤酒，又拿了一片熏鲑鱼给泽恩，说：“这是我的红印地安朋友送的，他用传统的方法熏制的，味道很特别。”

泽恩一尝，淡淡的，有点烧焦味，并不那么好吃。

“你就只懂得喝酒吃肉，实际工作一点也不作。”映虹端上一盘烤牛肉，白了肯特一眼，指桑骂槐地数落道森。颖慧端着一盘烤灯笼椒，站在一旁有点不知所措，还好泽恩赶紧接过来，并说：“映虹、颖慧，你们也一起来吃吧！”

“你先吃，你先吃。”映虹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很欢迎你们。我讨厌的是不请自来的人。”

“亲爱的，别这么说话。”道森一边向肯特和泽恩劝酒，一边打圆场说：“肯特是我的朋友，无需请帖他也会来的。”

肯特说：“我刚好路过你的农场，看到炊烟冒起，我就猜到你们家来了客人了。前几天道森告诉过我，他有贵宾远道而来。”

“为什么你这么讨厌他？”颖慧用华语低声问映虹。

“你有所不知，这家伙时常都来打秋风，又很贪小便宜，而且手脚不干净。上个月我和道森一起出门，忘了锁房门，回来时我的那颗钻石戒指不见了，一定是肯特偷的。我告诉道森，道森却说没亲眼看到，别胡说。”映虹用广东话对颖慧说：“今晚我一定要讽刺他，迫他归还我的钻石戒指，不然我不甘愿。”

等到映虹与颖慧烤完羊肉与鱼肉，并坐下来用晚餐时，天色已暗了，天气转冷，秋风在屋外打转，呼呼作响。

道森打了个喷嚏，他拿着纸巾拼命擤鼻涕，之后转身进入厨房，出来饭厅时笑嘻嘻地说：“施先生，天冷了，我们喝些烈酒。”说着，他转身向肯特，说：“这是我上个月到西雅图时买的白兰地酒，这样的天气喝这种酒最适合。”

肯特拿起半杯白兰地，嗅了一嗅，也不喝，就赞道：“真的好香，的确是好酒，我说道森最懂得享受生活。”

“这家伙就只懂得托大脚，拐吃。”映虹白了肯特一眼，怒视着道森，以鄙夷的神情用广东话这么说。

“你说什么？”肯特问，他有几分酒意。

“我说你只会阿谀献媚，只懂得吃免费餐，喝免费酒。”映虹用英语说道，看来是故意在刺肯特。

“这是你对待客人的态度吗？”道森有点火了。

“这是我对待小偷的方法。”映虹又说。

“你说到哪儿去了？”肯特也动了气，他站了起来，说：“道森，施先生，施太太，我先告辞了。”说完就想走。

“映虹，你闭嘴。”道森生气了，他猛灌了两口白兰地，拍着桌面直呼太太的名字说。

“坐下来！坐下来！”道森拉着肯特的手，说：“她的嘴就是这样胡说，别睬她。我们继续喝酒。”

“别再这样讽刺他了。”泽恩对映虹说。

“是哦，大家高高兴兴聚在一起，机会难得，别把场面弄得太僵。”颖慧也用华语附和着泽恩劝导映虹。

空气凝住了好一会儿，气氛沉闷，秋月悬挂空中，满天星斗，今晚的天气晴朗，牛羊鸡都入睡了，草原上一片宁静。

大家低头吃菜喝酒，都不谈话。此时厨房外突然乒乓一响，似乎是垃圾桶的铁盖掉落地上，五人都吃了一惊。

道森赶紧推开厨房的门探看，进来时他笑笑道：“是黄鼠狼来偷吃垃圾桶的东西。”

“又是另一只黄鼠狼，我们的家可成为黄鼠狼窝了。”映虹又影射肯特。

道森不答话，只喝着白兰地，肯特在道森的劝酒下，也边喝白兰地边吃烤牛肉，泽恩夫妇也不语，只彼此对换眼色。

映虹看众人装傻，就不甘罢休地说：“道森，我的钻石戒指在哪儿？我想让施太太看看。”

“改天才看吧！”颖慧说。

“我也不知道你把钻石戒指放在哪儿？”道森有点沉不住气。

“我明明放在梳妆台上，上个月我们出远门前，我想戴着，后来忘了，出门时我们又没把房门锁，回来时钻石戒指就不见了。”映虹望着肯特说：“莫非被黄鼠狼衔走！”

“映虹，你跟我闭嘴，你这不知感恩的华族妇女，你和其他华人移民一样，都是来加拿大捡现成果实的人。你们华人最现实，最无情，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去定居，赚够了钱就回乡。不然就在居留国设中华文化中心。”道森转向泽恩说：“对不起，施先生，你这次是来出席卡卡利唐人街的中华文化中心大厦落成典礼的。你知道吗，华人在多伦多、温哥华已经有唐人街，有中华文化中心了，他们又在卡卡利设中华文化中心，以后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中华文化中心吗？华人有大汉沙文主义的倾向。”

“加拿大不是提倡多元文化吗？”泽恩觉得自己非插嘴不可了，他说：“每个民族在异国定居下来，在取得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后，都有权利谋求发展本身的文化。”

“加拿大是我们白人开辟出来的。华人是后来者，他们进来享受我们垦荒

的成果。”道森提高声调说。

“在伦敦的苏荷也有唐人街，我最讨厌那地方，肮里肮脏的。”肯特帮了道森一腔。

“你黄鼠狼最干净。”映虹用广东话插嘴说：“这满身腥味的黄鼠狼。”

“别再骂他啦，看他瘦巴巴的，怪可怜的。”颖慧用广东话劝映虹。

“他是在‘扮野’，这黄鼠狼很阴险的。他非常妒忌我这个黄皮肤女人所拥有的一切物质享受，而且常常在肥佬面前搬弄是非来陷害我。”映虹边说边瞪着“黄鼠狼”。

“你闭嘴，别老唠唠叨叨的。”道森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说到移民问题，这是世界各国都须面对的问题，即使新加坡这么小的岛国，其国民也要面对外来移民的问题。”泽恩再把话题引进，以免道森与映虹又斗嘴。

“我们加拿大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华人移民一入境，一拿到公民权，就把年老的父母也带来，教他们领取福利金，过着舒适的生活，过了不久什么表哥表妹的也一个个申请过来。你去唐人街看看，驾着大汽车横冲直撞的就都是华人。在烈治文尤其多见，华人的势力开始渗透到这个城市了。他们就是这样贪婪，无情无义。”道森说，他吞下一片熏鲑鱼，又喝下半罐啤酒。

“道森说的都是事实，”肯特又帮了一腔。充分显现出他“托大脚”的本性，这一特性映虹倒是看得很准，虽然有时她小器了些。

“是有些华人较贪小便宜，但大多数华人都很勤劳工作，日子也并不过得多写意。我去年在温哥华唐人街呆了一星期，我看到华商所贩卖的东西，由新鲜水果、蔬菜到罐头食品，都比其他商店便宜。”泽恩说，他去年的确曾到温哥华采访新闻，回国后写了几篇有关华裔移民生活问题的专稿。

“泽恩说的都是事实。”映虹模仿肯特的语调对道森说：“你自己不是经常为了节省几毛钱而特地弯去唐人街买啤酒、买罐头食品吗？”

“说到唐人街，这也是只有华人才有的现象，他们为什么不融入我们的主流社会？你看，我祖先是爱尔兰人，肯特是英格兰人，我们有设爱尔兰街、英格兰街吗？华人心胸就是这么狭隘，移民到哪一个国家都要设唐人街。”道森对着泽恩与颖慧说。

“华人在加拿大自设唐人街，主因是白人排挤他们。我读过好些论述移民问题的文章，加拿大的华裔移民所遭受的排挤程度并不比他们在其他国家的来得小。华人大量移入加拿大，是在建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时期，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拥有丰富的建造铁路的经验。他们所领的薪水只及白人的一半，我从资料上知道，你们还为华人竖立一个牌坊，叫做最后一口钉，纪念加拿大华人对建筑太平洋铁路的贡献。”泽恩有点激动地叙述着。

“华人到哪儿都要把自己圈起来，设立唐人街啦，开办华文学校啦，真奇怪！”肯特喝了整晚的白兰地，情绪高昂，放胆说话，忘了映虹刚才对他的羞辱。

“设唐人街办学校有什么不对？”映虹白了肯特一眼说。

“是呀，华人自己出钱办学校，学华文，并不犯法嘛。”颖慧也有点生气了。

“华人移民到英语国家就应该学好英文，这样才能融入主流社会。”道森反击说。

“这话没错，但华人也应学习本身的语言文化，才不会丧失掉自己的根。”泽恩说。

“我们白人从来就不担心会丧失掉自己的根。”肯特又插嘴说。

“因为你们是统治者，你们把整套统治机器、整套语言文化、整套生活方式都搬进移民国家，以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来说，那不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英国吗？”泽恩非常激动地说：“白人移民到一个地方是在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华人只是在白人所建立的新国家中设一个小社区，这有什么

不对？

“所以说华人很难融入白人国家的主流社会。”肯特说。

“美国黑人不都是只会说英语，他们融入了主流社会吗？这里面不是有种族歧视的成份在吗？”颖慧反驳道。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全人类都只学英语，只接受英国文化与英国人的生活方式，那文化将是多么单调乏味！”泽恩想就此结束这场争论。

“我讨厌华人。”道森说：“韩战时期我在汉城当兵，那年我十六岁，在一次肉搏战中，我遇到五个中国兵，我刺死了其中的三个，但最后我被另外两个中国兵打倒了，他们用刺刀刺我的身体，我伤痕处处，血流如注，我倒下去装死，那两个笨蛋真的以为我已死。我的命就是这样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后来，因为我的伤太重了，我被送往东京疗养。我倒比较喜欢日本人。”

“你看，施先生，这儿，这儿，都是刺刀刺的伤口。”道森继续说。

“你不能凭自己的经历，而憎恨一个民族。”颖慧说。

“我也不喜欢华人，在伦敦，我就从来不去苏荷的唐人街。”肯特又插话。

“道森，既然你这么不喜欢华人，那你为何又与映虹结婚？”颖慧问。

“是映虹先提出结婚的。”道森笑笑地说：“我知道她的目的，她一拿到公民权，就会离开我的，对吗？亲爱的。”

“你放屁，呸！臭臭。”映虹生气了。

“明天我们几点出发？”泽恩觉得相当疲惫，就又开辩题。

“七点钟，好吗？”道森答道。

“那我们应该歇息了。”泽恩说。

“我先告辞，打扰各位了，道森太太，真对不起。”肯特说完就走。

“小心黄鼠狼咬你。”映虹又刺了肯特一下。

“我才不怕黄鼠狼呢。”肯特说。

“我也相信它不会咬同类的。”映虹又再刺肯特一下。

“你这把臭嘴，就只会骂人。”道森说。

“我专骂该骂的人。”映虹说：“明天的路程你要怎么走呢？”

“先到班芙公园，在那儿喝杯咖啡，拍几张照片，然后才到周围的路易斯湖，在那儿吃午饭，下午再继续上山，看一看最后一口钉纪念馆，晚上就得寄宿在旅馆。”道森回答道：“游洛矶山脉最好是七八天，但施先生工作要紧，我们用四天时间来游山玩水，是太匆忙了点，不过，也无所谓，名胜地如莫琳湖、踢马河、路易斯湖、弓河，自然也包括哥伦比亚冰原，我们都会去走一走。”

“去不去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拍摄影片《大江东去》的那个瀑布？”说到游山玩水，颖慧就神往了。她此时正帮着映虹收拾碗碟刀叉。

“弓河就是《大江东去》的景点。”道森说。

“那牛、羊、鸡谁来照料？”泽恩也边帮大家收碗碟刀叉，边问道森。

“肯特会照料，所以我说映虹不懂得做人。”道森说。

“又不是没付他酬劳。”映虹应道。

“那是另一回事，邻居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洛矶山麓草原地带，人家少，邻居是很宝贵的。”道森说。

碗碟刀叉洗完抹干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雾气很重，天气更为寒冷了。泽恩提了一袋垃圾到外面放置，抬头一看，上弦月皎洁地高挂蓝空，满天星斗闪闪发亮；再往草原一看，树木野草牛羊栅都模模糊糊一片，浓雾弥漫了整片大地，洛矶山麓的草原宁静得像是邈无人烟的远古时代的地球。

三

农场的清晨也是宁静的，牛哞羊咩声时断时续，偶而有只公鸡在啼叫，撩破了草原的沉静。

“早安！”泽恩与颖慧六点起床，道森与映虹已泡好咖啡与红茶，烘好面

包，他俩习惯了农场的早起生活。

“早安！”泽恩与颖慧回答，有点不好意思：“这么早你们就起身。”

“我们每天五点出就起床，然后喂牛喂羊喂鸡，再挤牛奶，坐下来用早餐。”道森招呼道：“肯特五点就到，工作都交待好了，他在喂家禽。”

“来，泽恩你要咖啡还是茶？颖慧是要喝咖啡的，她早上不喝一杯咖啡会整天没精打采，我知道她的习惯。”映虹说，语调轻松快乐。

“亲爱的，给我一杯鲜奶。”道森说。

“在这儿。”映虹笑嘻嘻递上一杯鲜奶。

泽恩与颖慧看在眼里，心里道，这对冤家似乎也有琴瑟和鸣的一面。

“亲爱的，车辆都收拾好了吗？泽恩与颖慧的外楼都带了吗，哦！对了，施先生，施太太，你们有带墨镜吗？到冰原一定得戴上墨镜，免得被雪的反光刺伤眼睛。”道森关心地问道。

“带了，带了。”泽恩与颖慧答道。

“亲爱的，你一切都准备好了吗？”道森今早特别罗嗦，但语气很兴奋。

“我办事，你放心，我才不像你那么糊涂，记得这件事，忘了那件事。”映虹微嗔道。

“我糊涂？是的，我就因为糊涂才要你。”道森笑哈哈地说。

“是我糊涂才嫁给你。”映虹假装生气说。

“你不是说你很精明吗？你怎么也变得糊涂起来呢？”道森说完，笑得更大声了，声音很是爽朗。

“我们走吧！厨房的门不用上锁。”道森喊一声，四人就往道森的车子停放处走去。

初秋的加拿大的清晨天气相当冷，但四人精神焕发，谈笑风生。颖慧特别高兴，看到沿途的落叶乔木的叶子或转红或转黄，就赞叹不已。映虹则不时向颖慧提起四年前她与理查同游洛矶山的感受，显得有点回味无穷的样子。

泽恩坐在道森旁边，静静地聆听道森讲述每个景点的发现与开拓史。

他们在早上十点到达班芙国家公园，这是洛矶山脉南端最负盛名的公园，与北边的杰士伯国家公园同样出名，两个公园以哥伦比亚冰河为界。班芙公园周围名胜特多，道森选定了路易斯湖、硫磺山等为主要观光景点，其他湖泊瀑布，则随兴所至，或看或不看，全凭其时的心情与时间而定。

道森以识途老马姿态带着三人进入班芙温泉城堡饭店小息吃茶点。此饭店坐落在山中，建筑仿苏格兰和法国乡村城堡的形式，绿色屋顶矗立云霄。馆内装饰古朴而堂皇，站在馆内可俯瞰弓河谷全景，玛丽莲梦露拍摄的电影《大江东去》取景所在地，弓河瀑布就在眼前奔腾而去。

四人进入一间咖啡座，各个角落悬挂的盆花盛开如春，道森与泽恩要了一杯生啤酒，映虹与颖慧则品尝着意大利咖啡。

“我与理查四年前在此旅馆住过一夜，我最难忘的是黄昏时分夕阳映照弓河的迷蒙绚丽景象，那时我与他情意正浓，我们竟然从这旅馆漫步到弓河岸边去看晚霞。”映虹用广东话低声地向颖慧述说往事。“其实，我与他的相恋是甜蜜的，但他为人的确是太古板了，我只好与他分手。分手后，我却又有点舍不得。总之，我的心很乱。”

“你别这样又喜新又恋旧的，你会死在感情的泥淖中的。”颖慧也用广东话轻声劝告映虹：“现在你跟着道森不是很好吗？”

“那会好？你可知道？他多么现实，他与我结婚之前，先与我立一个合约，规定万一他死了，农场的拥有权归他的独子，其他财产也不会分给我。”映虹斜看道森一眼，道森正和泽恩讨论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映虹因此就继续向颖慧述说心事。

“哦，竟然有人在婚前就立遗嘱，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颖慧感叹道，她偷看了道森一眼，心里暗骂，你这肥佬，竟把婚姻当作一笔生意来处理。接着，颖慧禁不住拉着映虹的手，轻声问：“他对你还好吗？”

“对我还不错，他每个月给我二千元加币当零用钱。”映虹低声道：“我的过去你都很清楚，我跑遍了半个世界，遇到不少男人，在感情的道路上一再摔倒，又一再毅然站起来，我很疲乏了。离开理查后，我觉得孤零零的，我要找个家好好歇息歇息，他年纪是大了点，但很健康，在那方面我倒有点穷于应付。我倒不是想要他的财产，说真的，农场给我我也无法经营，我嫁他是因为他还老实，他的过去我都知道，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映虹斜睨了道森与泽恩一眼，他俩继续在谈论班芙公园的开拓史，很是全神贯注，对她的谈话并不注意。

“他曾经经营一间建筑公司，前年经济不景破产了，太太带着独子离开他，他伤心绝顶，差点走上绝路，过后，在朋友的劝导下，他变卖汽车、房子，买了这片农场，生活才安定下来。”映虹继续说。

“既然他对你不错，就与他白头偕老吧！”颖慧安慰道。

“我想我会的。”映虹说：“但我受不了他的邋遢样，他每晚都在家喝好几罐啤酒，喝到醉醺醺的，有时连澡都不洗就上床，又几乎天天都要那回事，我真有点受不了。”

“是吗？”颖慧无法劝慰映虹，在这么短短的对话里，这已是映虹第二次提到闺房的事，看来他俩在性生活方面是不协调的。

“你俩老用广东话在说些什么？”道森此时终于插嘴问，他的啤酒已喝完，看来是想再喝一杯。

“说我们俩人的私事，不可以吗？”映虹故意这么说，玩弄虚实的游戏。

“我看我们应该走了，都已经十一点了，我们还要赶去路易斯湖呢！”映虹说。她这么做的一个目的是，不再让道森再喝啤酒，她知道他的作风，一喝起啤酒非到醉意浓浓他很难停手，只有在他的瘾发作前阻止他，才能教他罢休。

“也好，我们走吧！”泽恩附和着。

“我还想喝一杯啤酒。”道森也站了起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看你的啤酒肚，都这么大了，还想喝。”映虹摸着道森的圆肚子说：“多少个月了，道森女士？”

“七个多月，医生。”道森装得很认真地说：“这孩子真调皮，时不时都在踢我，生出来一定像我。”

“走吧，别再发酒疯了。”映虹拉着道森的手，四人嘻嘻哈哈一齐走出班芙温泉城堡饭店。

“他俩倒是生活得蛮风趣的。”上车前，泽恩向颖慧耳语。

“这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面。”颖慧含意深深地说。

四

路易斯湖距离班芙温泉城堡饭店五十多公里，道森慢速驾驶，抵达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其时天气晴朗，秋阳高照，四人办完住进路易斯湖城堡饭店手续后，才十二点半，颖慧建议先到湖畔走走才进午餐，道森、泽恩与映虹都同意。

路易斯湖长两公里四，宽五百公尺，最深处九十公尺，湖水是由冰块融化而来的，非常清澈，且颜色非常青碧，沿湖而建的散步道异常整洁，道旁广植香花异草，鲜艳夺目。

“这景致太迷人了。”颖慧赞叹道。道森随着颖慧的手指指着的方向一看，说：“哦！这是维多利亚雪山，终年积雪不融，它很少露面，今日因为天气晴朗，我们才有机会观赏到其真面目。你们真有眼福。”

维多利亚雪山横亘在湖的那一岸，与左右的诸山峰相连，像是一座桥梁，诸山峰倒影湖中，绝似一幅图画。四人经不住此美景的吸引力，就坐在湖畔的木椅上欣赏。秋风吹来，漾起湖面点点涟漪，也送来阵阵花香，四人默不作声，

沉醉在秋风送爽中。

“我们到湖的左边走走。”道森说。

“好啊！”泽恩也站了起来，他比较喜欢边散步边欣赏风景。

四人来到供游人划船的湖面的走道上时，由于是秋天，天气较冷，划船的游客不多，显得有点冷清。

“湖的对岸走着的那个人像是他。”映虹这时用手肘碰了碰颖慧的腰，用广东话轻声对她耳语：“好像是理查。”

“哪一个？”颖慧问。

“就在那对洋人夫妇前面走着的，那个戴着黑色帽子的，高高瘦瘦的中年人。”映虹竭力形容着。

“我看不清楚。”颖慧近视相当深，她只看到一个轮廓，那男人确是高高瘦瘦的，但看不到他的脸的样子。

“我们用午餐去吧！”道森说。

“我也饿了！”映虹附和着。

于是四人倒头走回饭店用餐。餐后颖慧与映虹决定再在饭店内周围走走，才去莫琳湖看看。道森不想走动，就拉住泽恩一道喝啤酒去。

颖慧与映虹来到饭店的购物商店，两人被琳琅满目的小纪念品迷住了，频频叫好。颖慧更是兴奋，接连买了两样纪念品。

在签署信用卡时，颖慧突然发现墙的那个角落有一个男人在凝视她俩，就低声对映虹说：“站在项链摆设橱旁的那个男人好像一直在盯着你。”

映虹抬头一看，神情惊讶，啊的一声，说：“他果然是理查王。他为何也来这儿？”

说着，理查王就走过来了。他大方地伸出手来，与映虹握手，说：“怎样，带朋友来这儿游玩？”

“是的！这位是周颖慧，随她先生来出席卡卡利中华文化中心开幕典礼。

你一人来游玩吗？”映虹点头说，表情有点不自在。

“这么巧，我也是来参加中华文化中心开幕仪式的，我是代表美国华侨精英协会来的，一团共有五人，他们四人在喝咖啡，我独自掉队出来走走看看，没想到竟然遇到你。”理查说：“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映虹犹豫着，没答话。颖慧看在眼里，心想，这理查倒是相当有情，就说：“前面有间轻食店，那儿有卖饮品，也清静，我们到那儿坐坐。”

三人坐定，各叫了饮料后，理查先开口问：“映虹，你近来生活快乐吗？再结婚了吗？”

“结了。我先生道森与颖慧的先生施先生在前门处的小酒廊喝啤酒。那你好吗？找到对象了吧？研究有何进展？”映虹问。

“我结婚了，她是我所指导的研究生，来自北京，比我年轻十岁。我已换了工作，现在波士顿大学教书，我们都搬到波士顿去了。”理查说。

“祝福你。”映虹说，心里有点不好受。

颖慧看在眼里，心想映虹在爱情上的抉择总是犯错，丢掉这么正派的男人，去找一个六十二岁的洋人为伴，这是明智之举吗？

“你几时加入美国华侨精英协会的？”映虹转换话题。

“前年与你分手后，有段时期我生活很枯燥，有一天遇到李思白，他拉我入会。”理查说：“这协会平日并没有什么活动，会员遍布全美，一年只聚餐一次，但我们办了一份刊物，分析华裔美国公民所面对的课题。我们遇到重大事件时，例如布斯总统访华，我们也会聚头讨论，把大家对世界局势、中台统一问题的看法与期望，写成意见书提给总统，作为他处理中台及世界问题的参考。”

“你们所作的事很有意义嘛！”颖慧赞扬道。

“他就是这么关心别人的事。”映虹说，隐隐透露出对他的不满，也间接暗示颖慧他们分手的原因。

“这也不能说是别人的事，关心华裔美侨的利益是个大课题嘛，如果知识分子不关心这些课题，一般民众的利益谁会理睬呢？”颖慧说。

“我的想法跟你的一样，我从大陆走出来，并不是为贪图美国的物质生活，我对广大的同胞的幸福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对我的居留国的同胞的利益总不能不关心。”理查有点激动地说，显出一副读书人的天真。

“我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怎么去关心别人的利益呢？”映虹插嘴道：“就因为这世上有不少知识分子自以为在关心大众的问题，以致忽略了家庭成员的重要性，才会产生这么多家庭悲剧。”

“我们不谈这话题。”理查说：“我们在中华文化中心开幕典礼上再见。”说完话后，理查起身就走，显得有点不愉快。

“再见！”颖慧轻握着理查的手，说：“我们9月27日在文化中心再见。”

映虹与颖慧回到小酒廊时，道森与泽恩还在对饮，两人的脸儿红红的，道森涨着脖子在大声说话，似乎与泽恩在争辩着什么问题。

“你还喝不够吗？”映虹白了道森一眼，微嗔道：“都三点了，还喝！不想去莫琳湖散步？”

“我们现在就走。”道森笑笑说：“半小时内就可抵达。”

“你也喝够了吧？”颖慧也微嗔地问泽恩。

“够了！够了！”泽恩答道，他合着右手掌，用鼻子呼一呼气，闻着酒香味，很满意足地回答。

莫琳湖座落在峡谷中，周围耸立着十个山峰，像刀锋一样并排着，湖水澄静透澈，银色冰河的山峰倒映湖面，胜似仙境。湖的面积并不大，湖畔几株青松，叶子依然翠绿绿的，周遭一点声音也没有，环境宁静得很。四人分为两组在湖畔散步，道森与泽恩继续谈论他们的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话题，映虹与颖慧跟在两个男人后头，用广东话闲聊家常。

“你对理查的印象如何？”映虹问颖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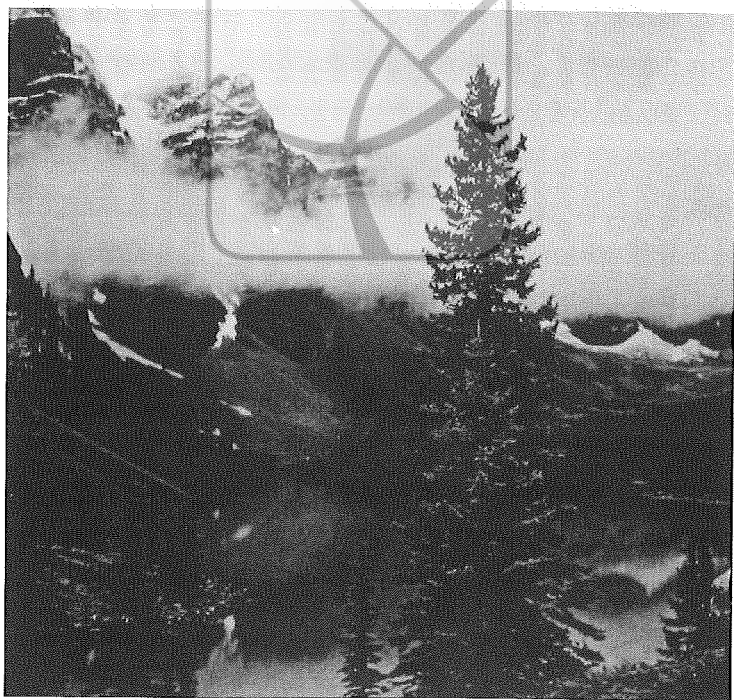
“不错呀！顶老实诚恳的，不过，他的确有点古板。”颖慧笑笑说。

“何只是古板，他简直就是个书呆子，跟他在一起生活，一点乐趣都无。”映虹开始数落理查的不是：“他生活中只有电脑、研究，对太太一点也不体贴。”

“学者型的男人都是这样的，但口太花的男人是不太可靠的。”颖慧说：“这就要看你的人生观罗！我倒是喜欢学者型的男人，这样的男人规矩。”

“我看得出你与泽恩很恩爱，他有学者的风度，可他也很活泼健谈呀！如果理查有泽恩一半的活泼，我就不会离开他了。”

“泽恩也不是你想像中那么完美，他一写作起来，也是什么都忘掉的。”



细雨如丝飘落湖面，把平静的湖面漾起点点涟漪，浓雾也自山顶慢慢飘落湖面，为湖的四周笼上一派神秘色彩。

“至少他还会体贴你，理查是除了电脑、研究之外，还搞东搞西的，什么关心美国华侨的权益啦，发扬中华文化啦，时间都花在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上去了，只剩下一点余暇给我。”

“这点我的看法又跟你不一样。”颖慧说：“我认为爱情生活也应掺进时代色彩，才会永恒，二人世界的生活方式容易变得淡乎寡味的。”

“为什么你的看法总和理查的那么相似？”是有点不高兴地说：“如果你和他一起生活，一定很快乐。”

“这也是泽恩的想法。”颖慧也有点不高兴地说：“我和泽恩并没忽略两人的相处的重要性，但我们的话题较宽阔。夫妻天天见面，总不能一直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话嘛！”

“哟！下雨了。”映虹喊道。

四人抬头一看，真的，十个山峰已隐去，细雨如丝飘落湖面，把平静的湖面漾起点点涟漪，浓雾也自山顶慢慢飘落湖面，为湖的四周笼上一派神秘色彩。

突然一阵寒冷的山风吹来，颖慧的嘴唇颤抖着，她断断续续地叫着：“好……好……好冷啊！”说完就快速地钻进车里。

看颖慧冷到这样子，道森用慈父般的声音说：“你这来自热带的女孩真是耐不了冷呀！”接着，他摸了摸颖慧的头，对大家说：“我们回去路易斯湖城堡饭店喝咖啡吧！”

众人再看莫琳湖一眼，只见迷迷蒙蒙一片，雨丝与浓雾把湖面装点得像个梦幻世界。

五

洛机山脉周围的秋天的清晨冷瑟瑟的，道森四人起得特别早，草草用过

早餐就出门，今天他们要游遍路易斯湖附近的瀑布与其他湖泊，非得赶路不可。

四人一踏出旅馆的门，颖慧就频频喊冷，其他三人也不例外。四人一看湖面，只见苍茫一片，众山峰都被浓雾笼罩着，像是个梦境那样遥远。

道森对道路非常熟悉，今早他高速驾驶，不多说话，只偶而提醒大家看左边或右边的名山胜水与美丽的草原。

洛矶山脉一路是宝，湖泊山川比比皆是，没人可以一一遍览，四人只能挑着来看。维米里翁湖在清晨的朝阳朗朗照耀下，湖面清澈地投映出朗德山的美姿；塔卡考瀑布落差达254公尺，长水直泻的轰轰声不绝于耳；天然石桥的流水之湍急，也实属世上罕见；翡翠湖湖水在艳阳下呈现蔚蓝色，像幅明信片图画；这些湖光水色，都教四人赞赏不已。

最后来到弓河瀑布。四人下车来参观，道森介绍说：“这儿就是当年玛丽莲梦露拍摄《大江东去》的取景处，她因此影片而一举成名，弓河瀑布也因此而名声更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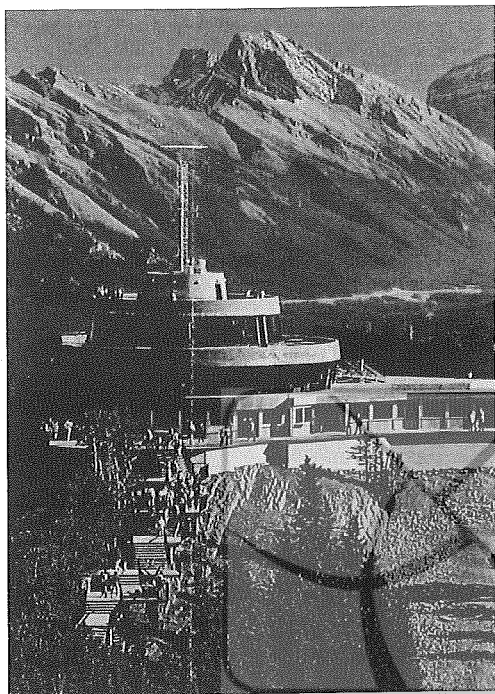
颖慧抬头一看，那瀑布如海浪般汹涌奔流，到达悬岩处，因落差不小，大量瀑布急速冲下，声响如雷，水花四溅，壮观极了。颖慧看了拍手叫好。

“好看吗？”映虹向颖慧耳语。

“好看极了！”颖慧凝视着弓河瀑布。

“我第一次看这瀑布，是与理查在一起的。那是黄昏，夕阳在瀑布的源头悬挂着，晚霞映得瀑布周围一片红彤彤，那也是初秋季节，树叶都转红了，我们坐在这石椅上默默无语，肚子饿了，我们啃着面包，喝着矿泉水，直到夕阳西下，晚风频刮，我们冷得无法忍受下去，才回旅馆。”映虹用华语向颖慧低声细说往事。

颖慧心不在焉地听，也不答腔，这时泽恩走来了，他接着颖慧耳语：“怎样？冷吗？你沉迷在这瀑布中了？”



这餐厅的座椅如歌剧院般的舒适，墙壁全用玻璃建造，坐在椅上可远眺山光云彩。

“改次我要和你一起再来这儿度假。”颖慧笑笑地说：“我们应该再来，在路易斯湖和弓河瀑布一带徜徉徘徊，慢慢享受这大自然的美。”

“好的，我们数年后再来。”泽恩轻声说。

“我们拍一张四人合照，然后就到附近用午餐，餐后就得赶路上硫磺山。秋天天暗得早，我们最好下午四点左右到达硫磺山。”道森近乎命令地说道。

四人到达硫磺山麓时刚好四点，天气阴晦，道森赶紧带着三人去排队买票，以乘缆车上山。

硫磺山高2285公尺，山顶筑有木板步行道，供游人步行至展望台眺望远景，弓河与弓河峡谷隐然可见，周围的群山、河川、溪谷历历在目。道森指着远方说：“那隐藏在针叶树林中如城堡般的建筑物，便是班芙温泉城堡饭店。”

三人循着方向看去，班芙温泉城堡饭店真的历历在目，但小得像个玩具城堡。

四人夹在游客中在山顶步行道绕了一圈，天又下起毛毛雨来了。秋风猛刮，四人赶紧跑回缆车站处的圆型餐厅喝咖啡。这餐厅的座椅如歌剧院般的舒

适，墙壁全用玻璃建造，坐在椅上可远眺山光云彩。四人一踏进餐厅，映虹眼尖，远远就看到理查王与另四位华侨，坐在出口处的座椅上。映虹赶紧对颖慧使了个眼色，便拿着咖啡往入口处的座椅走去，道森与泽恩不知就里，也随着映虹与颖慧走去。

四人刚坐下喝咖啡时，有一个年纪颇大，外表斯文，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老华侨走来，对着泽恩说：“你是施先生吧？”

“我是！”泽恩应着，看这人甚面善，但老想不起在哪儿见过面，只好强装笑脸相迎。

“我是张毕辉，美国华侨精英协会的前会长，我六年前的那个晚上，与《华侨日报》的总编辑倪再华在华盛顿与你见过面。”那人说。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张毕辉博士。”泽恩紧紧握住毕辉的手说。

“想不想过来我们那儿聚一聚？”张毕辉问泽恩。

“好的！好的！”泽恩说。

“四位都一起过来吧？”毕耀问。

“我看不必吧？”映虹反应特快，说：“我看颖慧与泽恩过去就好。我们在这儿只坐一会儿，我还想到精品店买些纪念品，待会儿你们到精品店找我们。”

“也好！”道森不疑有他说：“我们最迟五点半离开硫磺山。”

颖慧跟着泽恩走到毕辉的桌子去，她心想，这映虹反应倒是蛮快的，避开了道森与理查见面时可能会发生的不愉快的局面。

泽恩与颖慧入座后，毕辉就逐一介绍：“这是理查王，电脑专家，他是柳维利，妇科专家，南大毕业生。他叫杨怀林，是法拉盛的名律师。最后这位叫钟英胜，是《东亚日报》的总编辑。”

“我们何须你来介绍。”柳维利笑着说：“怀林，英胜和我六年前已与施先生见过面了。”

这倒是真的。那年施泽恩奉报馆之命撰写一系列有关美加华侨的生活情况的文章，他先飞去华盛顿，在新加坡大使馆的安排下，他会见了张毕辉与倪再华，又在使馆的介绍下，泽恩采访了住在纽约的维利、怀林与英胜等等华侨。

毕辉出身世代书香，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当年当局筹办燕京大学时，他父母尽了好大的力量。毕辉在中国解放前就到美国留学，学的也是工程，后转去哈佛修读历史，获博士学位。六年前与泽恩见面时，毕辉已退休。

因为生逢乱世，看过人民在战乱中经历的种种苦难，毕辉终生都想为民众做点事。那年与再华遇到泽恩，闲谈之余，发现彼此志向相近，遂引为知己。但人各一方，甚少联系，每年大概只在圣诞节与新年各寄祝贺卡报平安，但想不到今日竟然相遇在世界上最高的餐厅里，毕辉与泽恩自然高兴得很。

柳维利是南大第三届生物系毕业生，人长得矮矮胖胖的，挺着个大肚脯，裤子总穿不上腰部，因此总爱穿着吊带，以系着裤子。维利南大毕业后就到东京医科大学深造，60年代中期获得学位，在虎之门医院行医数年，就移居纽约，再也不回出生地印尼。

维利深爱中华文化，家藏明清二胡多把，明清名画也不少。他为人非常豪爽，当年泽恩独自从华盛顿飞去纽约，在机场通过电话联络上维利。维利二话不说，就驾着他的林肯轿车到机场接泽恩。当晚，维利召集了九位好友，连同泽恩十人在湘园中菜馆大吃一顿，酒也喝得不少，大家坦诚相待，无所不谈，也因此泽恩交上了怀林与英胜。

杨怀林来自台湾，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律系，数十年的执业经验，使他成为唐人街的名律师。怀林为人沉着，口才一流，谈话逻辑性强，为人讲义气，经常免费为唐人街的华人打官司。

钟英胜是台大高材生，修心理学，与当局格格不入，十年前移居法拉盛，自办《东亚日报》，惨淡经营。他最欣赏泽恩，在读完泽恩所赠的著作后，就

更为泽恩的才情与驾驭文学的高超技艺折服。

因为除了理查之外，五人都是旧交，泽恩一下子就与他们高谈阔论起来了，倒冷落了理查与颖慧。

“毕辉兄正在筹建一所太平洋战争纪念馆，要让年轻人与后人知道日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英胜说。

“我都七十出岁了，来日不多，在有生之年，希望大家做点有意义的事。”毕辉谦恭地说：“其实，美国华侨精英协会的会员都有理想，我们不随意招收会员，能入会的都是积极分子，都是想为大家做点有意义的事的专业人才。”

“会员须缴会员费吗？”泽恩问。

“哦！要的，要的，一年至少一千元美金，有些会员除了缴会费还捐款给协会作为活动基金。”毕辉说：“我们这些人都不需要名声了，我们只想做些有意义的事。不过，我们每年也只聚餐一次，我们的会员分散全美国各州，要订一个大家都能到齐的时间很不容易呀！”

“我们搞协会活动是业余性质的。”英胜说：“大家都很忙，实在不容易抽出时间来，但我们认为，大家既然有点能力，就应该为全美华人做点事。”

“我们的活动不多，主要是办一份刊物，发表会员的文章，内容广泛，有探讨华裔美国公民的权益问题的，有讨论华人处境问题的，也有研究中华文化课题的。”怀林说：“华人的陋习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很不好，另外一点是，华人也很爱搞小圈子，筹办了一个组织后，总有许多派系，每个派系都有一些支持者，于是党同伐异，内斗纷起，且都只求名乎，实际工作一点也不做，教人失望极了。你看唐人街的那些血缘、地缘组织，有哪一个不搞帮派的，有哪一个的活动能与时俱进的？”

“就是嘛！”理查终于开口说：“在这世纪之交，有些自称是知识分子者，也还不是眼光如斗，他们搞组织为的是谋求个人的名利，我看得多了。也因此，

我始终都不参加任何组织，两年前，我遇到李思白，他一再劝我加入美国华侨精英协会，我也一再拒绝，最后才加入。两年来，我看到协会的活动与会员的高素质情操，我以成为这协会的会员为荣。这才是我希望看到的，与时俱进的组织。”

“布斯访问中国前，我们号召全体会员共商中台统一问题，我们草拟了一份报告书，针对中台统一问题与中国人权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强调，中台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人权问题不能操之过急，须尊重中国的内部问题。”毕辉说，“我们把报告呈给布斯，也交一份给国会，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工作。”

“你们的组织确是严密，会员的素质很高，所办的刊物刊登的文章针对性强，在华人社会中，这样性质的组织是罕见的。”泽恩看惯故乡的一些组织的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不无感慨地说。

“我就常常劝导泽恩，好好利用闲暇读书写作，作点研究工作，别去搞那种浪费时间，会员们又只为利己的组织的工作。”颖慧这时也插了一句。

“对了！我倒忘了问你们五位，你们这次是特地联袂来游洛矶山脉吗？”泽恩又开话题。

“哦！我倒忘了告诉你。”毕辉说：“我们五人代表协会来参加卡加利中华文化中心开幕典礼的。你和太太也是为此而来吧？”

“是的，泽恩是受邀的，我是自费而来的。”颖慧看着理查说。

理查会意，静静不出声。

此时播音机传来播报员的广播，提醒旅客，最后一批下山的缆车是六点钟出发。

“现在几点了？”颖慧紧张地问。

“五点三十一分了。”泽恩说：“映虹与道森大概急坏了。”

泽恩说完，又一一告别众人，就与颖慧要离开餐厅。

“泽恩，我们开幕典礼再见，我们留座位给你们。”维利喊道。

泽恩用食指与中指比了个V字，急急走向餐厅入口处。映虹与道森真的正在那儿焦急地东张西望。

六

道森带领三人按原定计划到杰士伯，办完住旅馆手续后，已是黄昏六时半。初秋的暮色来得早，只见冰雪封盖的山岭苍茫一片，仅有些大意，比水墨画还要迷朦，他们住进阿斯多利亚旅馆，很平常的酒店。杰士伯虽是洛矶山面积最大的公园，人口只有班芙的一半，也没班芙的繁华景象，餐馆不是很多，四人草草用过晚餐便回旅馆。

旅馆设备差强人意，没设雪柜，晚上九点左右，泽恩嘴馋想吃点东西，加上有点酒瘾，便与太太颖慧出来宵夜。

“应不应该约映虹与道森一起出来。”泽恩征求太太的意见。

“我看不好吧？道森驾了一整天的车，太疲倦了，让他们早点休息吧！”颖慧说。

夜凉如水，四周相当沉寂，杰士伯真的有农村的宁静美。泽恩与颖慧不敢走得太远，看到不远处有家叫“东京坊”的日本料理店，两人就趑了进去。刚刚坐定，泽恩正与颖慧讨论要吃什么东西时，突然闻身后有一人喊泽恩的名，泽恩回头一看，是前同事赵思明，不禁叫道：“思明，你怎么也来游洛矶山脉？”

“来参加卡加利中华文化中心开幕典礼呀！顺道到洛矶山玩玩，怎样？近况好吗？”思明问。

“还可以生存，没被整死。”泽恩道：“这位是我太太，叫周颖慧。”

思明一看，颖慧长得倒是很端庄，心里忖度，难怪泽恩这么顾家，有这

么贤淑的太太，自然要珍惜。

思明说：“泽恩，施太太不介意过来与张景望聚一聚吧？”

“张先生也来了吗？”泽恩喜出望外。

“来了！我们代表《珠港时报》来。”思明说：“张先生很想念你，在深圳时常提起你。”

“你们坐在哪儿？”颖慧问。

“就在靠近出口处的那张台座。”思明指着那边说。

泽恩一看，张景望果然坐在那儿，他一看到泽恩，便站起来招呼。

张景望的容貌没变，皮肤倒是更白皙了，他依然戴着副黑框眼镜，外表看来比五年前更年轻了。

那是五年前的事，《淡马锡日报》高层管理人员发生大地震，张景望被震出报馆，赵思明因与景望关系密切，被迫辞职。施泽恩也被当作同一派系的，他处境很艰难，编辑部主管人多方为难他，使他日子过得很辛苦。

“泽恩胖了，有点容光焕发嘛！”景望握着泽恩的手说。

“泽恩守得云开见月明，心旷神怡，自然会发福嘛！”思明说。

“其实也没什么。”颖慧说：“那家伙死后，泽恩日子算是过得较安稳些而已。”

“我当时是很想拉泽恩来深圳的。”景望对着颖慧说：“但想到他的子女还小，还有施太太你的专业收入，一再犹豫，至今还未行动，现在那家伙既然不在了，泽恩也就无须来深圳了。在中国作事困难重重，很不容易呀！”

“不说那些倒霉事，我们干杯！”思明说：“施太太也来点日本米酒吧？”

“不了，我不会喝酒。”颖慧推辞着说。

三人对饮了几小壶日本酒，有点酒意了，谈兴更浓了。

“那一夜，我还在香港工作时，我从报馆出来是凌晨一点半，我望着太平山上，看到一丛红花在万家灯火闪烁下发着红光，我想起泽恩你来了。我对自

己说要是泽恩这时也在香港，我们去痛饮几瓶，该多痛快。”思明说：“泽恩，你知道吗？一个人在异乡生活，有时真寂寞呀！”

“这点经验我倒是有的。”泽恩说：“当年我一人在日本工作，每晚回到偌大的家，就寂寞得发慌，尤其是下雪的夜晚，一个人瑟缩在被窝中，更感到身只影单，不过，我倒往往拿出一些古书来打发闲愁，在那几年里，我就是这样啃完明清小品文的。”

“哎！思明与泽恩你们两位这样说就不对了。男儿志在四方嘛，更何况这已是地球村时代，国界模糊了，距离拉近了，还有什么乡愁可言。我本身还不是单独一人在深圳工作，我女儿在香港当律师，太太在新加坡工作，小儿子在墨尔本念书。”景望笑笑地说：“像泽恩这样，儿女还小，是应该与他们一起生活的。但儿女一长大后，就无须把他们绑在身边的，否则就会误了他们的前程。”

“《珠港时报》办得怎么样？”颖慧问景望。

“还好，我们正争取到全国各省去销售。”景望说：“万事起头难呀，更何况，中国才刚开放十多年，很多机构行政效率都不理想。”

“我们在深圳办报，也不只为拿个薪水。”思明说：“其实，我前年已55岁了，公积金局来信问我想不想提出存款，我去查询一下，共50多万，一时也没特别计划，就不提了，继续存在公积金局生利息。”思明说：“在故乡既然欲献身而无处，我这余生总想为中华民族作点什么的。泽恩，你说我这50万元公积金该怎样用呢？我没儿没女，孑然一身，万一有什么不幸，不是白白给了当局？”

可能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思明竟然非常伤感起来，一反平日理智处事，似乎不带一点感情的作风。

“捐一点给教育基金罗！”颖慧说。

“那你可以回去梅县盖一所学校呀！”泽恩建议：“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只开间药铺，数年前捐了三万元在大埔兴建一所小学，他的同乡像迎接名人那么隆重地接他还乡，他的演讲稿还是我父亲代为书写的，还教他怎样用客家话念出来。”泽恩兴奋地说，他的酒意颇浓。

“泽恩的建议，与我父亲的一模一样！”思明看着颖慧与景望，指着泽恩说。

“你们为何总想为中国做事？”颖慧问。

“我们是一群在故乡欲献身而无门的精神浪子。”思明悲伤地说：“泽恩常说，凡人都有选择居留国的权利，但却没选择民族的可能，这话很有道理。我也同意泽恩的另一套理论：一个人活着若是曾做了促进全人类进步的工作，他就是一个好人，我们何必计较他是为哪一个国家做事呢？”

夜渐渐深了，已近十二点，餐馆的客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们四人，餐馆异常冷清，室外的寒气渗透进来，使餐馆内的热气失去效用。思明打了个喷嚏，人清醒多了。

泽恩向周围一看，几位女招待正聚在墙的一角窃窃私语，与泽恩的眼光一接触，其中的两位露出很牵强的微笑。泽恩会意，她们都希望最后的这四位客人早点走，以便打扫餐馆回家。

“我看我们该走了。”泽恩说：“明天我们再谈。”

“明天你们的行程如何？”思明问。

“我们一大早就从旅馆出发，沿途看看山水看瀑布，中午到冰原。”颖慧代泽恩答道。

“那我们会在冰原上再碰面的。”思明看着景望说：“张先生，我看我们先走吧。”

景望没异议，四人步出“东京坊”时，已过午夜十二点，天下着微雨，四人连奔带跑赶回旅馆。

七

杰士伯公园的迷人之处在于其地点刚好与阿塔斯卡河和梅耶特河的汇流处，站在旅馆外向远方一看，长年冰封的山岭在朝阳映照下隐隐闪闪，神秘极了。

经过一夜的熟睡，道森今早的精神特别旺盛，他一看看到泽恩与颖慧就笑嘻嘻地叫早安。映虹站在一旁，也笑吟吟的，一扫昨日睹物思情的忧郁神情。

四人用过早餐就上路，道森今早也不多语，一直哼着爱尔兰民谣。映虹与颖慧坐在车后座位，用广东话低声在说话。泽恩边看路旁的树木野草及经常出来的大角羊，边思索着一些问题。他一向以为江南山水是天下最为优美的，这几天看到加拿大的洛矶山脉的崇山峻岭与湖泊瀑布，才发觉这儿的山水是兼具美国山水之雄伟与江南水乡的秀丽二特点。比较起来，上苍给予加拿大的山川湖泊，似乎是世上最为丰盛的，难怪联合国连续三年列它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道森缓缓驾着车，逢到他认为该下来仔细看看的山川湖泊瀑布，就停车让大家去方便与漫步名胜。四人因此沿途看了世上最狭窄、连松鼠也可跃过的玛琳峡谷，每年会消失一次的魔法湖，以及湖水深沉宁静得教人不安的玛琳湖。因为在班芙公园一带已看过那么多名山胜水，泽恩与颖慧再看杰士伯的山水，就不再那么激动了。道森此次已是第三回游洛矶山，映虹是第二次，他俩自然更不那么激动。

“再过二十分钟就可到哥伦比亚冰原。”道森说，语气相当兴奋。

“都十一点三十五分了。”颖慧说。

“还早呢！”映虹说：“今天天气好，即使午后四点上冰原也不成问题。”

“哪！前面就是冰原！”道森说。

“哇！这么雄伟！”颖慧惊叫着。

“的确很雄伟！”泽恩附和着说：“我还没去过中国的五岳，不知道它们有多雄伟，但冰原真的教人精神为之震撼不已。它与美国的大峡谷的雄伟又有所不同。”

“大峡谷具有干燥性的雄伟，冰原具有水灵灵的雄伟。”道森形容着。

哥伦比亚冰原由八条冰河组成，这八条冰河汇集在一起，溢出山谷使众山谷如平原那样平坦。冰原面积达325平方公里，足足有半个新加坡那么大，平均厚度365公尺，形成年代已有二万年。

道森停好车后，四人便走进游客中心。他们向售票处一看，万头攒动，游客特别多，便决定先用午餐再去冰原。

因为好几天没吃到中餐，泽恩与颖慧排队买中餐，道森与映虹则到另一处排队买西餐，大家约定一点钟在购票处会合。

餐厅也是闹哄哄的，颖慧拿着盘香菇凤爪面，泽恩则端着盘牛腩面，两人挤呀挤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空桌，正想坐下，泽恩的左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一看，原来是东京的旧相识谢文浩。

“施样，久违了，还好吗？”谢文浩用日语开玩笑地问候泽恩，又转向颖慧说：“奥样，你好？”

“真巧，我这次来洛矶山脉游玩，一路上遇到不少旧友。”泽恩对文浩说。

“这不奇怪嘛！”文浩与泽恩面对面坐着，说：“你们是专程来玩的吗？”

“我们主要是来参加卡加利中华文化中心开幕典礼的，顺道上来玩玩。”颖慧说。

“这就好了，我也是来参加典礼的。”文浩说。

“你的《太平洋经济》这杂志还在出版？”泽恩问。

“当然罗！我就是代表此杂志来参加典礼的。你是哪一年离开日本回国的？”文浩说：“你回国的第二年，《太平洋经济》就增设日文版，结果销路大增，现在的每月销售量是三万本，盈利增加了。”

“我是1980年底回国的。”泽恩说。

“那已是12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文浩感叹道。

那是1975年的初冬，泽恩初到东京工作，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这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的柬埔寨华侨谢文浩。文浩为人幽默活泼，很会说笑话。泽恩与他初次见面在一个夜晚，文浩带了另一位柬侨伍夫之，三人在银座的一间小餐馆吃鱼生，喝日本酒。文浩娶日本人为妻，但很反日，酒喝得七七八八时，他说了这么一个笑话。

“话说唐代有个日本和尚，在浙江某寺庙跟中国和尚学道，他在寺庙呆了三年，中国和尚什么道也没传给他，只天天叫他砍柴、烧饭、洗地。这日本和尚很生气，但道还没学到，也无可奈何，只好呆下去。

一天，中国和尚对日本和尚说：‘明天一大早，我将到西北各省去主持多个婚礼，须一个多月才回来，你得好好看守寺庙。’

当晚，中国和尚彻夜翻阅经典，很迟才睡，翌日黎明就出发了。

日本和尚一思忖，师父昨夜所翻经书，必与婚礼有关，且必是放在各经书之上的，就偷了上面几册回去日本。

那知中国和尚正好猜中日本和尚的心态，故意把丧礼的经书放在最上面，因为日本和尚误把丧礼之书当婚礼用，因此日本人结婚穿的是黑色和服。”说完后，文浩大笑。

泽恩也笑得前仰后伏的，频按肚子叫痛。

“你别听他胡扯。”伍夫之义正辞严地说：“这笑话太离谱了，明明是反日分子编出来的。这样的笑话没意思，侮辱到日本人。”

“还有一个笑话，这是真的。你知道日本的鸡为何一天生两个蛋？”文浩微醉，指着泽恩问。

泽恩没答话。

“是这样的：日本鸡养在鸡寮里，见不到太阳，周围都是灯光，但都熄

着。12小时一到，工人就扭开所有电灯，鸡寮通亮，群鸡乍醒，心想一天又到了，该完成今天的任务，于是都下了个蛋。之后，工人就喂群鸡饲料，一吃饱，工人又熄灯。12小时后，再开灯，群鸡以为另一天又到临，于是又下蛋。所以我说日本人只会骗鸡生蛋。”文浩笑嘻嘻地说，泽恩与夫之也大笑不已。

谢文浩就是这么风趣活泼好动，他所到之处，笑声不绝。此时他坐在泽恩与颖慧面前，正口沫横飞叙述这十多年来东京的变化。

“这几年东京来了好多中国人，包括留学生、学者、商人，我最近遇到一位北京人，他在北京搞文化出版工作，计划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卡通影片的形式加以推广。他有意搞日文版，要与我合作，负责翻译与行销工作。”文浩笑嘻嘻地说：“我已答应下来了，下个月就飞去北京签合同。”

“有出息！”泽恩拍着文浩的肩膀说：“这些年来，欧美日次文化在亚洲各个角落无孔不入地侵袭我们的青少年，这位北京人真有眼光与抱负，在世界各个角落发扬中华文化，确是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程度的成长后，必然要进行的工作。”

“我听说该公司的主脑人物是新加坡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前此在国立大学教书，看来你们这批南大生真了不起，到世界各国去施展才华。”文浩说。

“你也不赖呀！”泽恩调侃着说：“你这家伙从金边逃出来，就此不再回乡，竟然在世界大都会东京生活下来，而且生活得意气风发呢。”

“见笑！见笑！”文浩转向颖慧说：“我与泽恩太熟络了，我们说话都是疯疯颠颠的，你不介意吧？”

“不会，不会，泽恩也是顶疯的。”颖慧说。其实，她与泽恩有时也会彼此互相调侃，以增添生活乐趣。

“说正经话，我们到中国去搞个出版社，如何？”文浩突然转换了话题。

“改天再详谈。”泽恩说：“我在报馆工作还算不错，手头又有两三个研究计划在进行，一时怕挪不出时间来搞生意的。”

“时间差不多了，我看我们在卡卡利中华文化中心开幕仪式上再聚谈吧！”颖慧被广播员提醒游客上巴士到冰原的广播惊醒，一看手表已是12点55分，便催促泽恩与文浩到购票处去找道森与映虹。

三人一到购买处，但见人山人海，颖慧眼尖，一下子就找到道森与映虹，泽恩稍微介绍一下，五人就一起排队买票。

“现在东京的情况怎样了？我五十年代曾在那儿呆过一阵子，是疗伤。”道森问文浩。

“好奇怪！五十年代的东京是什么模样？”文浩用日语对泽恩说，并扮了个鬼脸：“这家伙有点山龟样。”

稍息，文浩就用英语对道森说：“哦，现在的东京非常漂亮呀！”

购得票后，五人就前往山中小屋乘搭巴士到冰河中段；再在那儿改搭雪车，前往冰原。

五人在转搭雪车车站碰到赵思明与张景望，于是七人就一同上雪车，一路嘻哈谈笑。

哥伦比亚冰原浩瀚无边，远望过去，苍茫一片，人们灵魂都被慑住。就近一看，一大片白雪向无边无际的天边漫延开去，一望无际，人几乎要离开地球似的，实在教人心惊胆跳，这漫漫雪原，真教人领略到大自然的伟大与奥妙！

“真神奇！真美妙！”泽恩道。

“它的浩瀚，可比美西伯利亚的冬景，也因此，名片《齐瓦哥医生》的西伯利亚场景就在此冰原上拍摄的。”道森说。

“你小心点，别到处乱跑。”颖慧看到泽恩蹑手蹑脚到处走动，担心地喊道。

“小心哦！泽恩，别掉进冰窖里。”文浩开玩笑说：“不过掉进去也好，这儿的冰窖万年不化，你施泽恩掉进去，就可成为万年男尸，一万年后人类考古

学家可把你当作标本来研究，他们会惊讶，20世纪90年代的人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啐！啐！大吉利市。”颖慧微嗔道。

“呸！呸！”映虹也说：“别说些不吉利的话，在这天外天的地方，怎可开这样的玩笑？”

“真的，这儿才叫天外天。”思明说：“我真的有一种会被其他星球吸过去的感觉。”

“哦！下雪了！”景望抓到一把小雪花，说：“这雪花真纯白。”

“好冷！好冷！”颖慧靠着泽恩喊冷。

众人一看雪越飘越密越大，都赶紧躲进大雪车。

洛矶山脉沿途的名山胜水湖泊瀑布，可分为东西两部分，道森四人因为从卡卡利郊外农场出发，时间又只有四天，就只好沿着西部的班芙公园与杰士伯公园一带观光，没法转去英属哥伦比亚省那一带去。因此，加拿大以出现水怪闻名的奥卡娜根湖，以及那一带以盛产各种水果与葡萄著名的农场，他们都无缘参观。

不过，洛矶山的主要名湖都在亚伯达省内，四人看过莫琳湖、路易斯河、弓河瀑布，登上硫磺山，走过哥伦比亚冰原，也算是把加拿大西部的山水泛览一遍了。

第四天一早，道森四人就从杰士伯赶路回家，到家时已是黄昏六点，众人饥肠辘辘，因此，一到家映虹与颖慧便忙着准备三文治填肚子。

道森打开冰柜，拿出啤酒与乳酪，先与泽恩对饮。

“道森，你看，你看，我的钻石戒指在这儿。”映虹惊叫着。

“在哪儿？让我看看。”道森只说着，也不站起来，依然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与泽恩谈话。

“在这碟子里。”映虹端来碟子与钻石戒指，对着道森说：“所以我说黄鼠

狼很狡猾，我骂了他，他就把戒指送回来了。”

“没证据不可这么乱套人家罪名。”道森说：“也许是你自己在洗碗碟时，怕碰损钻石戒指才脱下来放着，事后忘了戴上去呢？”

“不和你争吵了。”映虹说：“你总是为他辩护，等到有一天你的猎枪被他偷了，再用来打死你，你才会醒悟。”

“找到就好了。”颖慧说：“别再拌嘴。”

“大家坐下来吃晚餐。”泽恩说。

四人正在享受晚餐时，肯特来了。他在屋外探头探脑地观望。道森这时看到他，就招手道：“肯特，进来一起喝啤酒。”

“不了，不了，我只过来告诉你牛、头号、鸡都喂饱了，并把这串锁匙交还你。”肯特说，斜眼偷看了映虹一下，就快速离去。

“黄鼠狼是来探看我有寻回我的钻石戒指吗？”映虹对颖慧说。

夜很快就吞噬了整个农场，因为整天赶路，四人吃饱后，洗个热水浴，便都休息去了。

八

卡卡利别名牛镇，人口只有近七十万，华人五万，这城市原本是牛只集散地，后来发现了石油与天然气，带来大量财富，卡卡利才迅速发展起来。卡卡利市中心摩天楼林立，但都是银行、投资公司及石油公司办事处，没制造业与工业区，空气清新，气氛宁静。

中华文化中心大厦座落在卡卡利市中心第4道，仿天坛祈年殿的设计古色古香，蓝色琉璃瓦在夕阳下闪闪发亮。此大厦林立于众高楼之间，有点鹤立鸡群之概，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这是1992年9月27日晚上，卡卡利中华文化中心大厦在举行开幕仪式，

场面非常盛大，中外嘉宾共2000多人。最大的捐款者香港实业家霍英东以及亚伯达省省长、卡卡利市长都来了。

席开200多桌，学者、名流、世界各地报章的记者云集。

映虹、颖慧与泽恩三人与张毕辉、柳维利、杨怀林、钟英胜、理查王同桌；在登记处泽恩遇到谢文浩及十多年没通信从东京过来的旧友王向海。泽恩因此也把他两人拉来共席。道森不来，他说卡卡利中华文化中心的成立，是华人在加拿大扩张势力的象征，他反对这种文化扩张现象。

张景望与赵思明坐在泽恩他们的邻桌，他们与港台记者同桌，不过因座位靠近泽恩，偶而想交谈也很方便。

晚宴在几位要人的致词后就开始，台上有歌舞、相声、曲艺表演，诗歌朗诵等等节目，台下则人声鼎沸，场面闹哄哄一片，充满着喜气洋洋气氛。

菜过三道，大家问起张毕辉筹建太平洋战争纪念馆的进展情况。

“蓝图已设计好，款项正在筹募中。”毕辉说：“我们在日本方面没代表，好不好冒昧恳请谢文浩先生与王向海先生帮我们向日本华侨筹款？”

“义不容辞，这次我回东京便进行工作。”谢文浩开口说，他今晚挤在好多位陌生人面前，没什么机会说话。

“也请张先生给我一些筹款表格。”王向海也答应了。向海在庆应大学教书，他来自台北，泽恩在东京那几年，不时都与向海吃饭喝茶，两人交情不坏。

“张先生，请你也给我一些表格。”泽恩说，接过表格后，他起身向思明说：“景望与思明，张毕辉先生在筹建太平洋纪念馆，需要一笔大资金，你们帮他筹一筹吧。”

“我尽力而为。”张景望说。

“一定帮忙，一定帮忙。”思明也说。

“这笔血债，日本鬼子一定得偿还。”文浩激昂地说：“我最了解日本右翼分子，他们把日本投降称为终战，把侵略中国写为‘进出’，把屠杀中国人人

数与华侨人数减到最低最少。日本蝗军在二战期间到处奸淫屠杀妇女、婴孩、民众，还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研究，这种滔天大罪，世人都不会忘掉的，也不会原谅他们的。”

“我正是担忧我们的下一代会不知道日本人的罪状，这样再过一两代人，整个事情的真相就会模糊起来，慢慢地世人就会淡忘掉。”毕辉说。

“毕辉兄真的是有心人，他这一生就都只为大家做事，自己的事情却不太关心。”理查王说：“毕辉兄离婚都快三十年了，却还没续弦，唯一的儿子又在新加坡工作，毕辉兄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美国生活，我们看了都于心不忍。”

“理查兄，谢谢你的关心。我都七十多岁了，不续弦也无所谓。我若想续弦，二十几年前我与爱香离婚后，我就另娶了。”毕辉冷静地说。

张毕辉与王爱香三十年前结婚，婚后生个儿子名为远洋。毕辉从年轻时代起就搞组织美国华侨的工作，有点公而忘私，有时也会忽略了家庭的事，爱香来自香港，当年她嫁给毕辉，多少有点爱慕他的社会地位。其时毕辉已获得博士学位，在加州任政府部门要职。婚后两人发现对方都不是自己理想的对象，经过几场争吵，终于在1964年离婚，儿子远洋归毕辉领养。经此婚姻后，毕辉心灰意冷，更专心投入侨务工作，不再对爱情存有幻想，一晃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听完毕辉的爱情故事，颖慧说：“张先生其实是应该找个伴侣的，起码生活起居有个人互相照顾。”她心想，这样出色的男人没对象，实在教人惋惜。

“像理查前年不是又再娶吗？”柳维利说：“人是应该有伴侣的，尤其是男人。”维利从没见过映虹，也不知道理查的前妻就在同桌。

映虹听了这些话，有点不高兴，就起身假装去洗手间，回来时也不回原桌，倒反到处走动，与她所认识的朋友说长话短，甚至坐在别桌与人共餐。她今晚穿了一套浅红低胸晚装，戴着那枚钻石戒指，像花蝴蝶般满场飞。

映虹的行动，颖慧看在眼里，不禁恍然大悟：这位称得上是她的红颜好

友，原来还有特别爱慕虚荣的特点，也难怪理查与她格格不入，终致于离婚。

宴会临近尾声，映虹才回到原桌。她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抱歉！抱歉！我遇到好些老朋友，都是洋人，与他们多谈了一会，竟忘了时间。”

“坐下来。”泽恩说：“这碗龙眼豆腐，特别留给你的。”

映虹坐下，也不吃甜品，只说：“这开幕典礼办得好隆重啊！我那老公道森就是不来，我也拿他没办法。他很反对华人设中华文化中心。”映虹故意提起自己的老公，有点向理查示威的意味。

“华人设文化中心，只为保留与发展本身的文化，这有什么不对？”钟英生说：“我们华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那像洋人到处去侵略别人的土地，去建立新国家。”

“其实，中华文化中心只能略为纾解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思恋之情。”杨怀林说：“我倒觉得在这地球村时代，全世界的华裔知识分子是应该联系起来的。”

“这点我们新加坡倒是个先行者，我们办了首届世界华裔大会，我们的好些地缘与血缘会馆，也在不断地主办世界宗乡恳亲会。”颖慧说。

“我比较悲观。”泽恩说：“即使全世界的华裔知识分子都串连起来，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也有限，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谁是如来佛呢？”映虹插嘴问。

“如来佛就是美国。你不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国在操纵着吗？从消费文化到高科技，从肯特鸡麦当劳到可口可乐，美国在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各国。”泽恩感慨道。

“泽恩是太悲观了！”向海说：“中国因为历史悠长，它的任何历史高峰处在长长的X座标上，都会被拉平的，美国历史浅短，也就是说它的X座标很短，因此它的任何成就都会异峰突起，这就是我的抛物线论。我不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会输给美国的。”

“好比喻！”众人不约而同地赞道。

“我的看法与向海的一样。中国历史悠久，许多该做的事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文浩笑笑地说：“美国则不然，到现在还被黑人问题困扰着。”

“依我看，美国会垮在黑人手上的。”杨怀林说：“黑人的嗜毒问题很严重，他们又大多处在社会低层，这个问题是美国最大的隐忧。”

“这是现世报，美国当年到非洲绑架黑人，叫他们作粗工、当奴隶，欺压他们。现在黑人嗜毒、贩毒、打劫、制造各种社会问题，这不是报应吗？”柳维利说。

宴会厅的灯光慢慢暗淡下来了，宾客逐渐离去，只剩下施泽恩、赵思明等三几桌的贵宾还在话别。这时赵思明拿着杯白兰地，步履歪斜斜地走过来，对着泽恩说：“来，来，小饮一杯，小饮一杯，明日又天涯，相逢在何日何地？”

说完，他一口喝下半杯白兰地，众人鼓掌，泽恩手头没酒，就接过思明手上的酒杯，一连喝下好几口白兰地，众人又拍手叫好。

“大家唱首歌告别吧。”张景望建议。

“唱什么歌呢？”谢文浩用潮州话说。

“唱《龙的传人》吧！”杨怀林建议。

“好！”大家异口同声说。

于是大家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她的名字就叫……

九

1993年3月的一天，周颖慧收到姚映虹的一封来信，信是这么写的：

颖慧姐：

你好！你们寄来的感谢卡，及其后的两封信都收到，我因心情很不好，都没给你回信，非常抱歉。

自你们离开卡卡利的那天起，道森几乎每个星期都与我吵架一至两次。主因都是因为他特别不讲究卫生，季节一进入冬天，他可以一个星期不冲凉，又夜夜喝得烂醉，浑身臭味四散，而且又要那活儿，真教人受不了。

有些事情是难以启齿的，我当你是我亲姐姐，便坦率告诉你，我觉得道森简直把我当作泄欲工具。

我上个月搬离道森的家，回到温哥华，恢复单身生活。上个星期，我在温哥华唐人街的一家古董店找到一份工作，薪水并不高，但足以维持生活。

我现在一切都好，只是寂寞点。

来信请寄温哥华本比那X号。

祝好

映虹

看完信后，颖慧思潮起伏不已。映虹二十余岁离开故乡古晋，辗转流浪，从新加坡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又从美国到加拿大，十多年过去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婚姻结过四、五次，到如今四十出岁，却还是以失婚告终，怎不教人感叹。

“上苍对映虹太不公平了！”颖慧对着泽恩感慨道。

“这也不能怨天尤人。”泽恩说：“映虹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七十年代，又羡慕虚荣，她总想嫁个名牌老公，因此屡试屡败。”

“什么名牌老公？新名词吗？”

“我的定义是，既有钱又有地位的男人。”

“那又不尽然。”颖慧说：“道森都六十二岁了，也没多少钱。前此，她跟

那位丧偶的李先生结婚，李先生做的也是小本生意，并不那么有钱。”

“我是指她年轻时候的择偶条件。”泽恩说：“现在她都四十多岁了，已没条件找名牌老公了。”

“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认为映虹对待婚姻的态度太草率，才是她婚姻失败的主因。”颖慧说：“但她一个人孤单单在温哥华生活，也是顶可怜的，有机会我倒想去看她的。”

是年十月，旅游局在温哥华主办东南亚逍遥促销会，周颖慧被派往主持展销会，她很高兴，决定顺便去找映虹叙叙旧。施泽恩因数年前到温哥华采访新闻时无机会前往维多利亚市观光，很是遗憾，因此就乘此机会跟着太太前往，以畅游这富有英国风情的维多利亚市。

十月的温哥华是雨季，连绵秋雨数日来下个不停，把枫叶滴得红彤彤的。这是清晨八点，映虹、颖慧与泽恩撑着伞在赶路，他们要走去渡头搭渡轮过去维多利亚市。

这是星期天，游客很多，映虹走在前头，连奔带跑地赶路，颖慧与泽恩共撑着把大雨伞，落在后头，老赶不上映虹。

“快点！快点！”映虹频频回头来催促：“慢了我们就搭不到八点半的渡轮，九点的那趟搭客会更多。”

映虹说着，心里却在暗骂，这泽恩也真是老婆奴，都老夫老妻了，还像麦芽糖般的粘着老婆，连赶路也老在说悄悄话，说什么呢？

渡轮准时出发，搭客满满，雨势渐小，但秋风频吹，维多利亚海峡苍苍一片，波涛汹涌，三人瑟缩在座位上，喝着热咖啡御冷。这是四十五分钟航程，渡轮航行了十多分钟后，雨停了，许多搭客都走出船舱，到船舷旁看风景。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映虹拉着颖慧的手说。

“你想不想一起去走走？”颖慧望着泽恩。

“你们去，我在这儿读报，也看着座位。”泽恩回答。

秋风渐小，太阳出来了，把海面映照得闪闪发亮但浪涛依然滚滚，气势颇为骇人。

“我上星期去西雅图找那位老华侨章先生，他还在经营着餐馆，对我依然很热情，一再要求我与他结婚。他并不知道我和道森的事，我想我应该有个老伴才对。”映虹说着，有点征询颖慧的意见的意味。章先生比道森早认识映虹，这点映虹在过去给颖慧的信中曾提到。

“你这样做会不会急了点？章先生多大岁数？”颖慧问。她真为这位女友担心。映虹的四五次婚姻都失败，都是因为她做事太草率。

“六十三，比道森大一岁，但很健康。”映虹说。

“六十三岁，是大了点。”颖慧说：“你自己的前途，你自己要好好深思熟虑，这也算得是终身大事。”

“我真的太累了，我要找个避风港。”映虹望着滔滔浪涛说：“我羡慕你与泽恩的恩爱，如果你们是在时代的巨浪中打滚前进，我却向往在小溪畔看流水潺潺，看野草的倒影横斜，看小鱼在清冽的溪水中游来游去。”

“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那是个人的自由，也无所谓对与不对。”颖慧说：“我也能体会到你这些年所遭受的生活波折，你是很想好好地歇息的，但做事应该三思。”

“章先生是真心爱我的，他说他愿意先立遗嘱，把餐馆当遗产赠我，然后我们才注册结婚。”映虹申辩道。

“章先生的妻子儿女呢？”颖慧问。

“他太太前年去世，两男二女都已长大，在香港做事，甚少见面。他说儿女跟他的感情不怎么亲密，他需要找个伴侣陪伴。”映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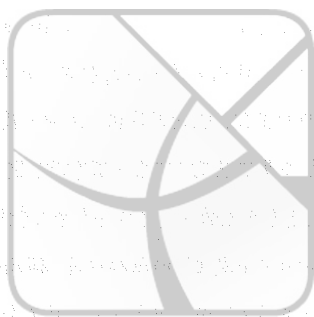
“那你自己看着办罗！”颖慧说：“我真的希望你有个好归宿！”

“你们在谈些什么？”此时泽恩走出船舱来了，他说：“快到维多利亚了吧？”

“快到了。”映虹指着远方说：“哪个有好多若隐若现的建筑物的远方就是维多利亚市。”

渡轮快抵达渡头时，天气又阴晦了，秋雨开始飘洒，并逐渐变大。三人上岸时，秋雨细细密密飘着，映虹撑着伞一路带头，颖慧与泽恩手牵手共伞走在后头。

雨中的维多利亚市景致非常迷人，各色菊花盛开，树叶绿油油的，枫叶红彤彤的。远远望去绝似一幅春色无边的仙境。映虹回头看颖慧与泽恩，他俩正谈笑风生，映虹心里一酸，一滴眼泪无声掉下。在这异乡的秋雨，映虹突然感到前途茫茫一片。



附录

三声清啸醒文苑

马阳

经过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风雨如磐的历程之后，中华终于复兴崛起，以其取得的非凡成就，赢得全世界的高度赞誉，即使是固执偏见的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看来超越祖先创造的强汉盛唐，不是能否的问题，而是指日可待矣！有幸与共和国同路，虽遭逢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饱尝巨大的欢乐和痛苦，但劫难洗礼过后，毕竟仰首得见红旗映耀日月。平生壮志，或奉献，或消磨，都无怨悔，一掬山河泪，清清凛凛，源自汨罗。

对中国复兴崛起的辉煌业绩，在海外汉语作家中，最先怀着耿耿心志、甸甸情怀给予歌吹的，首推新加坡的努山塔拉、风沙雁、流军等几位作家。在他们创作的《岸海蒙蒙》、《追逐阳光的人》、《归去来兮》等中短篇小说中，以“效忠居住国，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独特视角，既满怀激情地礼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批评在“反而胡思”失误中给国家民族带来的严重恶果。一股浓浓的忧患意识，比我们国内知识分子文化人还要强烈，尤以努山塔拉发表在1997年新加坡出版的《艺术天地》杂志的10万言之《岸海蒙蒙》最为突出，作家以充满哲思的诗笔，描写了一个在混浊世局中“独清独醒”，内心世界却又十分“孤独孤愤孤寂”的高级记者“我”，和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女工程师，而此时已沦为“花园之国”酒店酒吧捞金女侍者陈艾宁的“言情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异国情调非常浓郁浪漫，但深层却蕴含着极为严肃的政思。

《岸海蒙蒙》（下称《岸》）可谓题旨遥深，作家无限感慨于中国在大改大开大放的空前宽松环境中，竟飞出来如此众多的视国家民族为无物，而只顾捞金捞银的一代“精英”！在金钱面前，国格族格人格都通通不要了，灵与肉全

都成了“商品”。这简直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极大讽刺。倘若“反思”至今，仍分不清辨不明谁扭曲谁，天塌东南，地陷西北，就绝不只是杞人之忧。“前先锋”、“后冷战”、“后现代”、“解构”、“建构”等等或引进或自造的“术语”，在讲坛文坛教坛上满天飞，一如“文革”时期的“语录”，谁不挂在嘴上，谁就不是“改革派”、“革命派”似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非常正确。然而，领导往往只兴趣盎然劲头十足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大抓特抓物质文明，“数字出政绩”、“数字升官”、“数字有一切”。精神文明这一手呢？却软得很，软得一塌糊涂。以至班主任团组织不敢在学生面前做思想工作，讲爱国主义教育都怕学生嘲笑。文教战线被“反思”得如此软弱无能，怎叫“四人帮”倒后曾以“天之骄子”自傲的一代大学生，不被夹带着一股妖气扑进门来的西风所扭曲异化？这就是《岸》女主角陈艾宁女工程师成长的时代背景，尽管陈艾宁出身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也难免不被蛊惑得失了对正气与邪气、爱国与卖国的甄别能力。

《岸》的作者为了刻划男女主角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吸取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但努氏毕竟是一位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时代的主旋律决定他的创作动机，不允许他把陈艾宁写绝，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又和江泽民同校，作家让她在“我”的眼中，仍幻化出“凤凰涅槃”的光环，“在我身畔坐着的，似乎是一个远在北方的‘中国’，一个同我有种族血缘，文化血缘的亲人”；“我对遥远的中国依然怀着特殊的感情呵，甚至可以说，这感情是很深很深的，绝不愿意它受伤”。可是，当“我”这种感情遭到陈艾宁的嘲讽取笑时，“我”不禁愤慨和惊讶，“我不明白，你们这一代，为什么对国家那么淡泊？”可见《岸》不是一般的“言情故事”，也许陈艾宁确是真心爱着“我”这个在海外难得一遇的正直正义值得信任的同族同文的知识分子，而“我”对陈艾宁的爱，就决不是那么简单，最少它令人想起郭沫若的“炉中煤”、闻一多的“红烛”、戴望舒的“残损的手掌”，同掏山

河泪，歌哭都源自清清凛凛的泪罗。

所以，当“我”无法劝喻陈艾宁回到中国去回到上海去的时候，“我”深受刺激，不会喝酒的“我”，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我”在大醉中和陈艾宁的一番对话，简直让人撕心裂肺：“‘我’用几乎半瘫痪的手撩起她的长发，‘你回上海去！回去，不要再来了！’‘搞什么？你这个人！想不到你喝酒多了这么混的！’‘大学生，工程……干部……回……去，这……不是你……的地方！’‘我晓得我是要回去的……但是，我不会留在上海，不会留在中国！’‘伟哉中华！危哉……中华！’‘中国不缺我这么一个人！’‘……哦嘴，黑暗与……光明一色……淫邪与……崇崇高齐……齐飞！……不要离弃祖国！’‘我……在减轻祖国的重负！……你懂吗？生存才是祖国！’”如果《岸》是一首诗，那么上述引文就是“诗眼”，是点破和照应开篇借一位教授的口“告别革命”之世纪末心理态势的。《岸》的男女主角思想感情激烈碰撞的心路历程，反映了本世纪下半叶大时代进展中的辉煌与挫折。“我”要把陈艾宁被扭曲的灵魂“矫正”过来，然而，他却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软弱无力。历史都显得如此无奈，谁还有这种能耐？作家用充满孤愤焦灼的笔墨，来凸显海外赤子企盼中国非常严峻的大环境能实现“四化”。海外炎黄子孙对于中国命运的那份殷殷耿耿的关注之情，比起我们国内某些文化人的思想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们眼下一些“独领风骚”的作家之“杰作”，和《岸》放在一起，不能不自惭形秽！

风沙雁发表于1997年11期《艺术天地》的三万来字的小中篇《追逐阳光的人》（下称《追》），则从更广阔的时间空间的角度，来关切中国的命运。《追》描写一群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留日留美留英的炎黄子孙，尽管他们性格各异，但同样都有一份跃然于纸上的“中国情结”。李世雄、薛春生、瑶岗等人，表现得尤为突出。台湾官家出身的薛春生，以优秀成绩留日攻读“东大历史系博士学位”。“美国某机构一名要员”以一百万美元收买他，要他“鼓

吹台独言论”，薛春生不但回绝，而且改变了台独倾向，还乘在日本某大公司当翻译之便，暗中告诉中方要员，在谈判中“怎样与日本人讨价还价”，并一再表示“要做促进中国统一的事业”。

曾在夏威夷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的李世雄，又是另一种爱国类型。他在台湾上大学时，就已参加地下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被台湾当局逮捕下狱，被打断肋骨。出狱后留美不改初衷，学成即到香港某大学任教，不时回到大陆考察做报告，“希望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的前进有点帮助”，他的“人生道理”是：“只要没卖民族，没卖国求荣，虽然身在国外，若所作所为都是会促进民族，甚至全人类前进的，那就应该无愧于天地了”。瑤岗则是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留洋的华族青年，“效忠居留国，认同民族文化”。他们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在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奔波谋生之余，仍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命运。“它对海外华族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冲击是何等巨大……我们看到它的丑陋处，也看到它的长处，它像一片汪洋，呈现着万顷碧波，在这片碧波中既有携带垃圾的浊流，也有一尘不染的清流”。他们自许为“清流”的一分子，在洋人面前表现得尤为自尊自强自豪，较之从大陆出去的“精英”，他们道德操守，人格力量强多了。

《追》中没什么情节故事，是甲乙丙等篇大散文式的组合。作家以清丽飘逸的文字，着力描写了日本大石寺、上野、新宿御苑等地樱花盛开的景色，十分吻合少年学子风华正茂的心境。无疑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但过份渲染扶桑景色，便冲淡了作品的题旨。

以描写当地历史与商界题材著称的流军，继《浊流》、《赤道洪流》两部长篇小说之后，又在新加坡“胜友出版社”出版了别开生面的中篇小说《归去来兮》（下称《归》），《归》写了徐向东父子和一个新加坡商人。徐向东，从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位非常“革命”的侨生，50年代回到中国，历次运动深受打击，如陷“地狱”；80年代后期，托儿子小徐被新加坡某大公司聘任之福，乐滋滋

地回新加坡探亲，仿佛逃出“地狱”重返“天堂”。可是，当他在“女皇镇”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母亲几乎沦为乞丐时，又如遭当头棒喝。怎么大哥二哥们的“天堂”竟没有母亲的份。当儿子把蓝炽洪这亿万富人企图以区区三两千坡币月薪收买为他推行“以华制华”的新殖民经贸计划告诉父亲时，徐向东才晓得这位当年的“左翼战友”要帮助自己全家移民新加坡，不过是狼子野心罢了！他只好又随着不愿签订卖身合约的儿子，情绪消极闷闷不乐地从“天堂”回归“地狱”。归国侨生中患“左倾幼稚病”的不在少数。他们从“极左”滑向极右，走极端的结果便成了心灵中无国籍的“东方犹太”，流军写出这一大时代的“红色畸形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徐向东们的致命弱势和盲点，乃忘记了历史长河中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从产生、完善到消亡，都得有数百年起伏反复的曲折过程，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中突围而出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例外。“反思”后的文化界，也不乏这样的“盲点”、“盲文”。

小徐是《归》中的正面人物，他的成长成才，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大学生，并不都患“出国热”、“下海热”、“拜金热”。他受聘赴新加坡大公司工作，志在学好本领报效祖国，这就是他迟迟不签定卖身合约的原因；并不是小徐瞧不起小小的新加坡，而是深深认识到唯有泱泱神州祖国大陆，才是充分施展自己聪明才智的广阔大地。中华儿女，生当盛世，怎不欣欣然跃跃然！这人物是可信的，他的不丰满，在于作家不熟悉中国大陆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

蓝炽洪则是一个烙着强烈新加坡印记的角色，从搞工运学运起家成为商界“红人”。口袋装着一本袖珍《唐诗三百首》，偌大的书店厅堂摆满了豪华精装的世界名著，以及当年新马出版的大批“左翼刊物”。可是，他公司推行的却是一套比老殖民主义者更加敲骨吸髓的“新经济殖民政策”，在中国大陆挑肥拣瘦地搞“国中之国”式的所谓“工业园”，企图把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作家塑造这么一个“红皮黑心的经济动物”，最为深刻生动，有血有肉，有着特殊的警世意义。在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尤须提防这种国际经贸

的“吴三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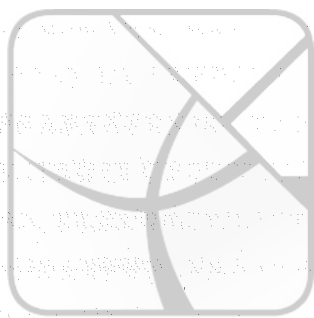
新加坡处于中西政经文的交汇点，既有根，也无根，优劣互显，新加坡作家倘能不被“小岛心态”所困所惑，对于世事文情，可以有很敏锐的感知，努山塔拉、风沙雁、流军，便在不同程度上化解了“小岛心态”的干扰，倾听大时代的足音，怀有更高的执着追求：身在商海，心离商海，思艺境界便能高出同辈一筹。所以，他们写出在题材与技法都有创新的作品，应是顺理成章，毫不足怪。《岸》、《追》、《归》，不啻为新时期新华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收获。《岸》淡化故事情节，有选择地以“意识流”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增强了现实主义表现的时代精神，思想内涵也就更见深刻；充满哲思的诗般的绚丽文采，也大大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追》也不重故事情节的安排，采取的是甲乙丙（也许还有丁，似未发完）三大篇式的散文结构，游离而不散慢，正与其表达的内容相符；萍踪般留学四方的学子，易聚易散。其语言，也多写景抒情的段落，异国情调的文化氛围比较浓重。《归》较注意经营故事情节，久别重逢，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安排得很是吸引人，题材新颖，技法稍旧，但并不影响其品位。

正当海外汉语文场被西风聒絮得目迷十色，一批洋大人门下的黄皮“食客”，忙着向曾经养育过自己的中国喷唾沫，泼污水之际，《岸》、《追》、《归》三部中篇小说在新加坡的发表出版，无疑给海外汉语文学创作注入一股清流，一声清啸，一阵清风，也许能消除几许令人窒息的混浊气味。感谢在思想艺术上颇为智勇的努山塔拉、风沙雁、流军三位新加坡作家，他们有所坚持有所扬弃有所“拿来”，最后才有所创新。真正关注新华文学的中国学者专家，除了知道有《新加坡文学》、《新加坡文艺》、《赤道风》、《热带文艺》、《海峡诗刊》、《锡山文艺》等刊物外，还应该晓得尚有一本大16开厚达96页的半年刊《艺术天地》，只要略为翻阅，你便会掂出它的份量，至今已出版了十二期。其刊登的文字，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都足以代表新加坡甚至海外汉语文学的水平，

有些作品拿到中国大陆来比较，也毫不逊色。如若不信，请不妨读一读努山塔拉君正在《艺术天地》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柏斯布狄岛》，那手法的稔熟、思想的深刻、文字的酣畅、人物的话现，以及那结构的恢宏等等，令你不得不惊叹，小小的新加坡竟然也有一流的汉语大作家！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1，

该刊为中国江苏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专业杂志。）



这部小说全面描写了侨居海外的南大生的生活境遇与理想抱负。作者在海外生活多年，接触面广，又爱游山玩水，足迹遍及欧亚美澳洲，看尽名山胜水，尝遍世间辛酸苦辣。

小说中的人物众多，境遇各异，有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的大专教育工作者，有钻研生化尖端科技者，也有悬壶济世者，众多人物的复杂多彩的生活，构成小说画面特别丰富感人。

南大生生活在英、美、日、澳、加与香港等国家与地区，故事背景自然脱离不了生活环境，作者文笔优美典雅，举凡日本的春樱秋叶，加拿大的湖泊山川冰原，美国的名山胜水，澳洲的蔚蓝湖河，都一一展现在小说中的人物的聚散中。

蕴藏在这部小说背后的不仅仅是南大生的悲欢离合，作者所寄寓的是在这人类理想幻灭的年代，知识分子应如何探讨人类的前景，从这角度看，这部小说既是南大生的一篇生活悲壮史诗，也是时代知识分子追求阳光的一曲高歌。

S\$12.00

